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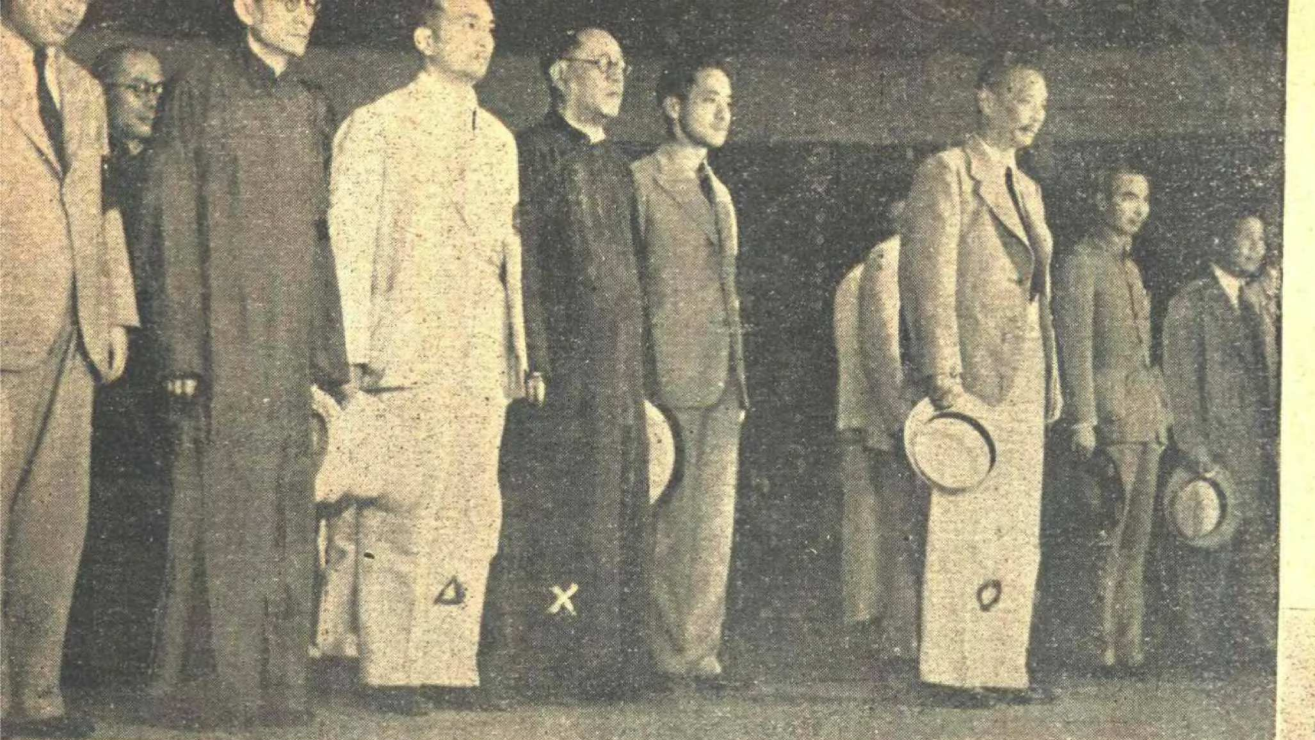
第十三卷 第二十一期

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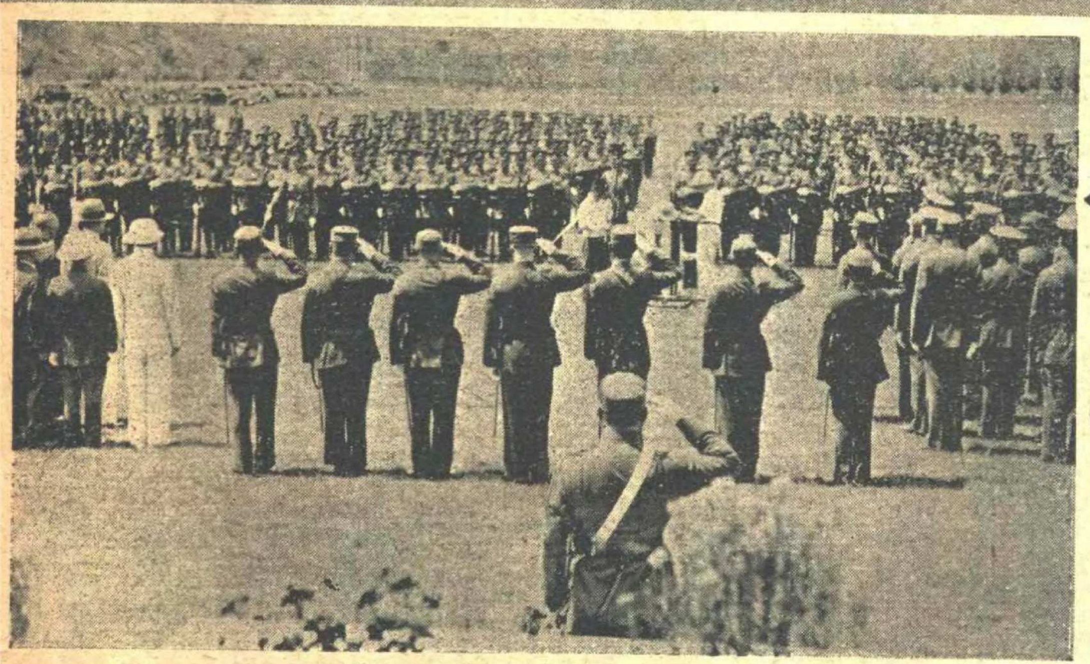
（本報業於民國二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呈請登記）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八中委抵粵祭胡情形有(○)者爲主祭居正後排爲陪祭葉楚傖(×)褚民誼(△)等



←向來賓答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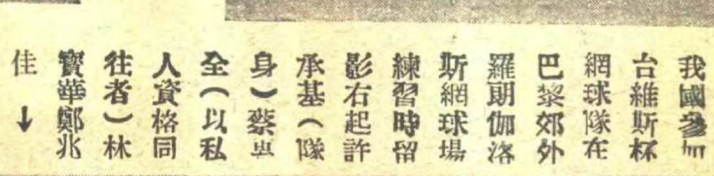
→劉培緒等師旅長八人由武漢警備司令陳繼承代蔣委員授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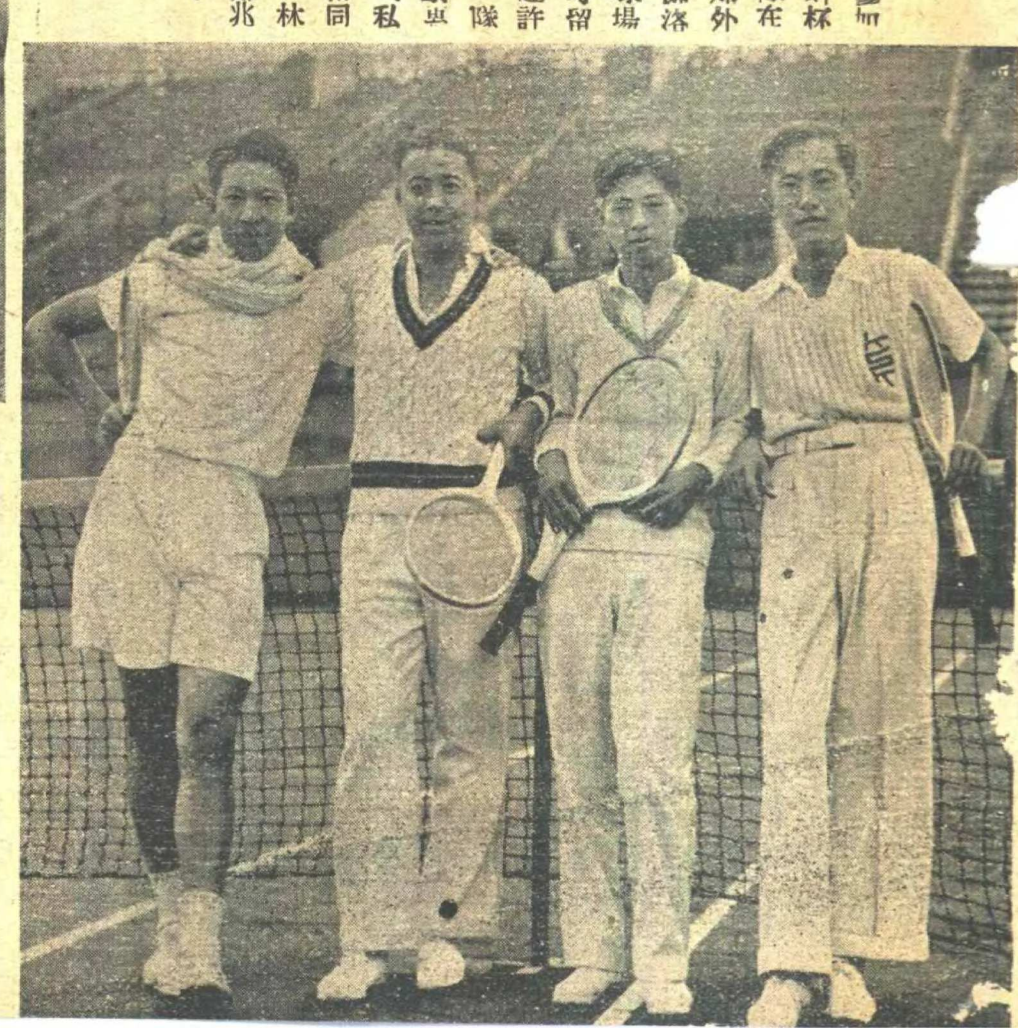
↑天津日駐屯軍新司令官田代(×)與前司令多田(○)會見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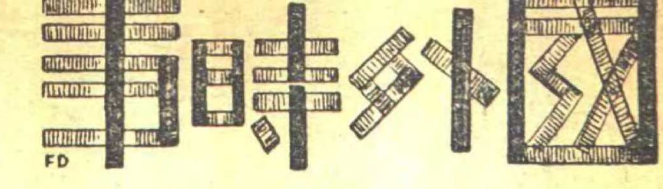


↑日本增兵北平列隊遊行情形



我國參加台維斯杯網球隊在巴黎郊外羅朗伽洛斯網球場練習時留影右起許承基(隊長)蔡惠全(以私人資格同往者)林寶華鄭兆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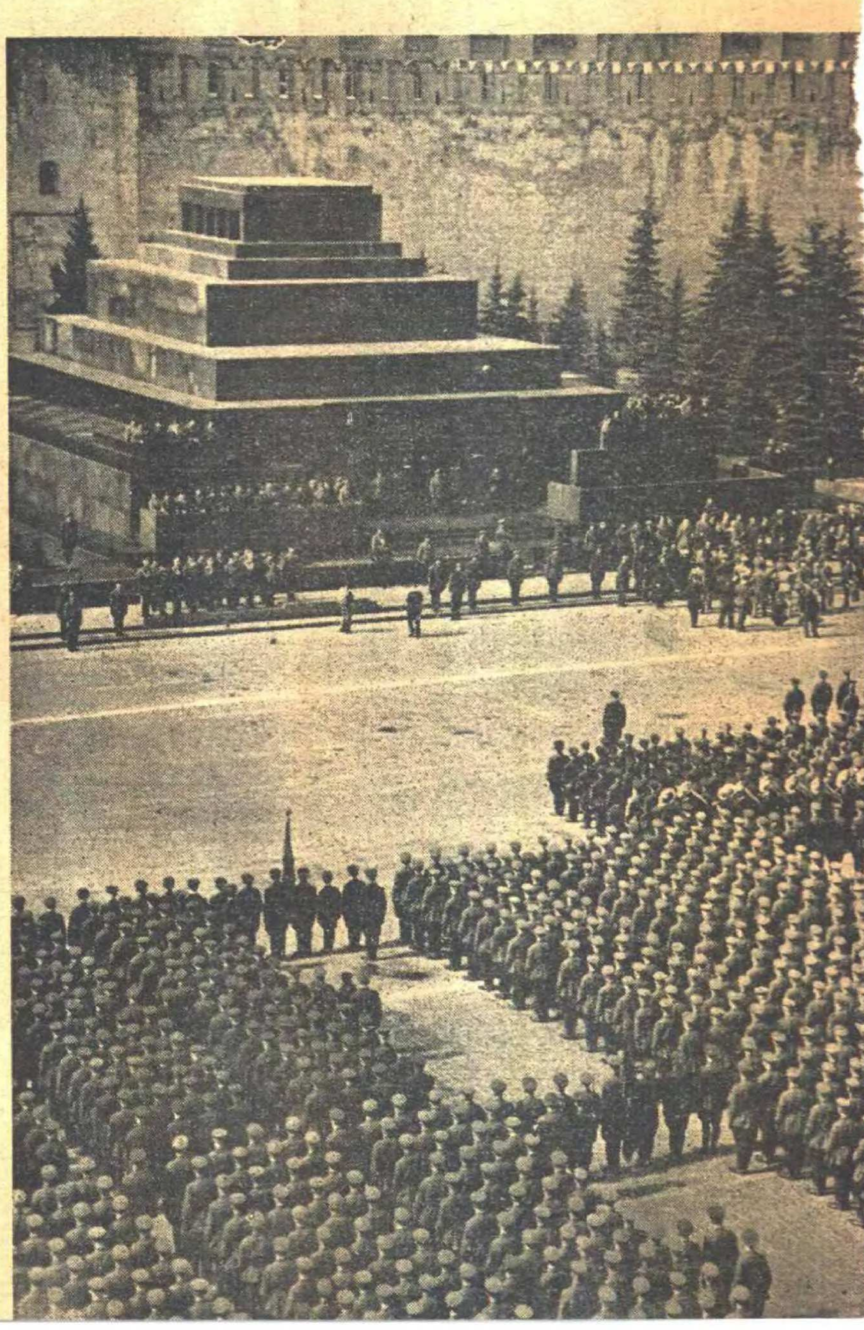


法總統賴伯倫投票之一瞥。

↓法國總選舉，圖為火十字會首領洛克投票。



↓五一節蘇俄當局在莫斯科紅方舉行宣誓情形。



←埃及新王法魯克，現年僅十六歲。

←為埃前王福德舉殯盛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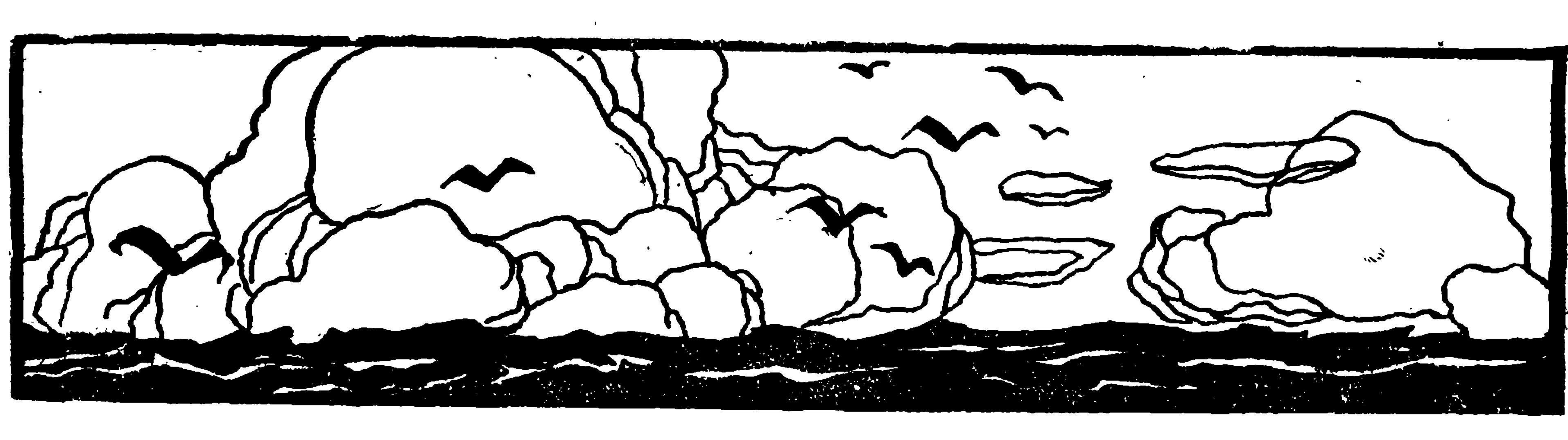
國聞週報

第十三卷第二十一期目錄
民國廿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插圖

一週簡評

書評



一周簡評

中日關係

近來中日關係頗有又見惡化之象，因中政府抗議的走私問題，尙未得復，質問華北增兵，也無結果。一方面華北新增日軍到達之後，豐台須駐多人，北平南苑營房，亦被要求借用，喧賓奪主，其勢已成，更足使民心軍心，同感不安；同時日本走私深入內地，規模益形擴大，尤令中外商民，爲之憤慨。在這樣環境之下，兩國交誼，當然要受不良的影響。

還有可慮者，內蒙德王受人挾持，幾失自主能力，近來察北已成『僞』蒙軍活動之場，綏東前途，異常危險，萬一綏局動搖，碩果僅存的西二盟一片乾淨土，恐怕也有點難保，屆時外蒙古包圍之勢一成，日俄滿蒙的戰爭，立可爆發。現在遠東已是大戰的前夕，中日問題，宿命的要在國際大戰中去結賬，但不知我們的政府與國民有甚麼準備來應付非常？

祭胡與合作

中央派赴廣州恭祭胡漢民先生的八大代表，已於二十三日由港到省。連日除舉行祭典外，迭與兩廣諸領袖商洽合作問題。李宗仁在胡氏逝世之時，尙在廣西，至二十日方由南寧到粵。二十五日公祭胡氏之期，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提早致祭，隨卽至西南執行部開會，當然與合作事有關，下午又與孫科等會見，也當然有所商榷。

本來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一家人還有什麼合作不合作的問題，我們希望兩廣方面的領袖們，要顧全大局纔好。

川陝軍事

蕭克賀龍，果然到西康與朱徐合股了。康邊交通不便，國軍進剿困難，匪部久駐也是不易結局，不是再竄甘靑，便是馳入川滇，一面是消滅不了，一面是成功很難，徒多犧牲，眞是可惜。

陝北匪軍自由晉西竄回，一時無甚活動，但因此行擄刼甚多，物資頗見補充，元氣恢復之後，當然還要竄擾。國軍二十一日在西安會開剿匪軍事會議，如不分路兜剿，一兩月後，必然又成難制之勢，適與朱徐蕭賀遙遙相對，無獨有偶，實可令人痛心。

日議會閉幕

日本自東京二・二六政變之後，廣田登台，迭發宣言，庶政一新，內外屬望，但曾幾何時，人望墜落，迥異於前，可見在積重難返的局勢之下，想要改造，也眞不易。卽以議會言，除掉衆議院議員齋藤隆夫有過一場的痛快演說之外，惰氣充溢，了無生象，結局不過懷遵軍部意旨通過了空前的二十三億元龐大預算案，此外財政經濟，毫無徹底改造辦法，似此內政上的矛盾，無術解消，祇有向國外求發展，移轉目標，所以日本政治越失敗，外交便越強硬，這是灼然可覩的事實。（一記者）

歐局新展望

法國新閣的上台與英政府的局部改組，俱將在六月初旬方可實現，所以本週的歐局，仍未脫醞釀時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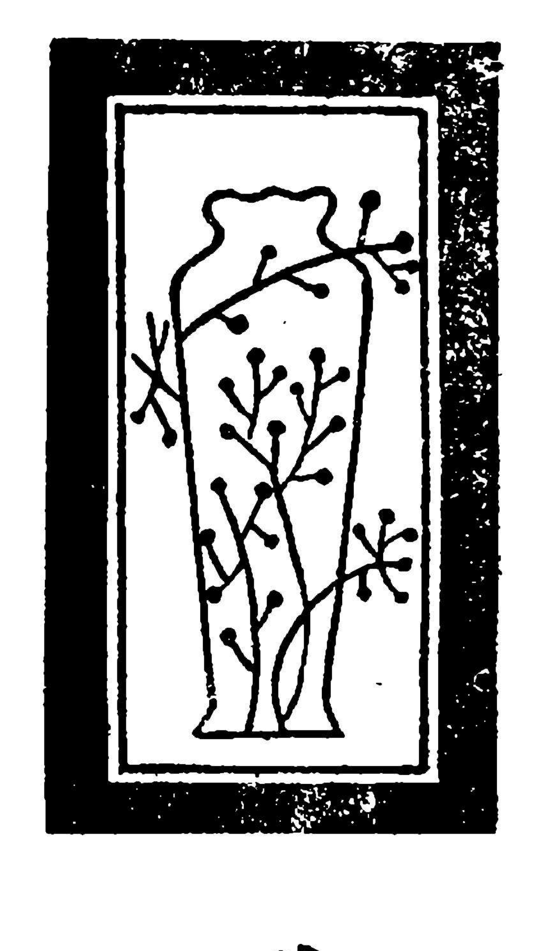
目前最惹人注意的，是英義關係的趨向如何，簡單地說，在英政府一方面，對於撤消制裁一舉，深恐引起輿論的反對，自不便出爾反爾，所以大致將以責任委諸國聯，但是最後辦法如何，英政府究亦不能不謀解決。亞皇現已啓程赴英，當局對此事，頗現窘態。據稱比王赴英，亦與調和英義有關。總之，英國對義，目前不得不予周旋。而另一方面，則一意整軍經武，擬積極發展航空，和建立大西洋上的海軍根據，以爲未雨的綢繆，最近英方有擴充南非角城海港的計劃，卽爲一證。

至於義大利方面，對英現正採取威脅利誘的手段。一方揚言如制裁不撤消，卽將退盟；另一方面，却表示願談判地中海協定和保障英屬東非與埃及的權利，這是在外交上和緩對方反感的應有之義。義方現正力謀鞏固在東非的地位，衆院已通過鉅額軍費與殖民費，並謀排除英法在亞的勢力，於請求撤兵一舉已有見端。同時義大利與阿爾巴尼亞經濟協定的公布，更可見義國對東南歐野心的一斑。由此可知英義在地中海的鬭爭，方在開始，實際無妥協可言。

法新閣現正在組織中，社會黨與急進社會黨合作，形勢業已判明。預料法國新閣，對英義仍將盡力充任調人，以免德義法西斯集團的結合。就一般觀察，歐局的新發展，當在六月中旬。

奧政潮的嚴重性

本週奧國又發生國社黨襲擊史泰漢堡府邸的不幸事件。內衞團對抗政府的態度，頗爲可慮。這個具有重大國際性的奧國政潮，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因爲它的變化，可以直接影響歐局。況且它目前潛在的嚴重性，幷無輕減形勢。（素）



政治現狀如何打開？



張佛泉

憲法修正草案及國民大會組織法與代表選舉法，均業已由國民政府公佈。關於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我已迭有評論。現在仍覺有不得已於言者。但祇能涉及犖犖大端。

第一，先總論憲草。此次所製憲法即所謂五權憲法。而此五權憲法之最大弱點，便在基本體系不簡括明白。其所以然之故，又在一方面想嚴守孫中山先生的政治計劃，一方面在實際上又感覺理論未盡適合。此種矛盾在文體上的表現即爲牽強支離。

我深信我國欲求得一個能運用的政府，五權分立說須先決定從違。我曾有數次爲文致疑於五權制。注意政治問題的亦頗多有此同感。清華大學陳之邁先生有一段話很值得徵引在這裏：

『我們熟知所謂五院制度究竟是怎樣的政制，現在完全沒有定論。王寵惠先生曾和孫中山先生當面討論過這個問題，討論之後寫過一篇「研究五權制度述略，」其中顯示他們完全沒有得到具體的結論。其它闡發「遺教」的人更是各人有各人的主張，莫衷一是。過去五年之經驗告訴我們，五院制度是簡直不能行使的制度：直隸國府的現在何止五院？軍事委員會比之考試院權力優越何止百倍？主計處那能比得上行政院下的一個部會？講法理現在有十數個同是直隸國府的治權機關；講實際現在只有行政院和軍事委員會兩個眞正有力的機關。這樣的政府稱之百十數權的政府也可，稱之爲兩權的政府亦無不可。五院制度表見了嗎？』

『五院制度脫胎於孟德斯鳩的分權學說。孟氏學說的出發點在保障自由，在厲行放任主義。爲自由爲放任他不惜把政府弄得軟弱無能，唯恐怕政府太過熱心做事。分權的目的在牽制政府，使得政府不能做事，欲做事而不能。五院制度把權力更分得仔細：治權與政權分開，治權拆裂成五，政權割劃成四。但是國民黨並不講天賦人權，更不談放任主義。我們要實行的是集體主義的民生主義。我們不能忍受一事不做的政府，我們希望政府發揮最高的行政效率。然而我們的政府機構是最笨重的，近年來政府效率的特低正是五院制度達到了它本來的目標。國民黨制憲的目標

如在產生有效率的政府，那麽唯有放棄死守五院制度的精神（形式無關宏旨。）』（獨立評論第一九九號論政制的設計。）

我引陳先生這段文字，爲是使讀者注意這裏所提出的問題。

我們要知道孫中山先生的政論是在對專制制度反應期中形成的。這時期的通病是畏忌政權。革命成功之餘，定要設盡防閑，不再使濫權政治有出現的可能。但這反應每每成爲一種矯枉過正。幾年前我曾爲一文，根據歷次的憲法，指出我國自民元來在政制上始終犯着一種防杜政權的弊病。此病中山先生亦未能免。但及至中山先生容共之後，蘇俄專政觀念似又佔了相當優勢，至少北伐成功後的國民政府是頗含有專政色彩的。專政最重集權。此一觀念本與權力分立觀念不相水乳。此種複雜觀念之反映於憲法條文者仍爲混沌議會（立法院）之上，更有太上議會（國民大會，）此點與蘇俄制度相倣。修正案中之總統，權力可與美國總統倫比（依第七十條規定，「總統對於立法院之議決案，得於公布或執行前，提交復議，立法院對於前項提交復議之案，經出席委員三分二以上之決議，維持原案時，總統應即公布或執行之，但對於法律案條約案得提請國民大會複決之。」此種提請更高議會複決權，且爲美國總統所無。）但有兩級議會之牽制，却又形成絕大阻礙。再中山先生以「國民大會」（我們不要忘記這實是國民「代表」大會）爲國民全體之化身，錯誤便由此叢生。國民代表大會與國民大會之差別，甚於雲泥，決未能混爲一談。國民如不能直接行使創制，複決，罷免等權，即是不能行使，在此祇能放棄直接民權說。由代表替人民行使創制，複決，罷免，使不能再稱爲創制，複決，罷免。此種名詞意義已很固定，未容再加濫用。吾人須明白，政權制衡說係來自對行政領袖之不信任，而直接民權說係來自對立法機關之不信任（後者爲歐戰後各國比較普遍的趨勢。）中山先生之五權分立說，係對付行政的；其四權說，係對付立法的。兩者之目的與功用，全在限制政權的運用。

我始終以爲憲草無庸細評，原則先有問題，詳目更無從說起。我們如想打破近年政治局面，首在屏除畏忌政權心理。政權定須是有力的政權。「無力的政權」便是名詞上的矛盾。無力的政權決稱不起是政權。人類政治方面的問題，從來不是在抑制政權，而祇是在防範政權之濫用。抑制政權自身與防範其被濫用，乃截然兩事。理想的政府，誠如梁任公先生所言（見「憲法之三大精神」）其條件有二，一曰善良，二曰強固。選舉與設立議會不過在求強固政府之善良，是方法，不是目的，不是爲限制而限制。所以理想政府首先使牠做到強有力，同時再求牠不爲惡。亦即運用政權應爲常態，控制政權之自由行使應爲變態。政府如無力，即根本失去其功用與意義。

政權須爲有力的，不祇是空的理論。政治上的無能，永要啟發

暴力政治。統制力如不能由正軌表現，便要由非常方式表現。譬如民初軍閥之干政，可以說實由於當時國會想從各方限制袁世凱，各方逼得他不得不求助軍人。義大利及德意志之轉入專政，亦大有人以爲是當時無能的憲政政治的必然結果。我想歷史家可以舉許多這類的例證。

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是雄厚有力的政府，是簡單明晰的政制。英國式的內閣制便很合乎理想。近來有一種保守主義的反動，對於我們很無好處。有許多人以爲中國有長處，是外人所不如的，所以應當保留。（政府三權外再加兩權，便由於此。）民族主義的情緒容易使我們堅持此種信念。實則此種態度並不健全。我國今日之病決不在學西人，乃在學西人之未能徹底今日之問題決不在西人應學不應學，乃在能學不能學。如有人能爲我證明西人不能學，不能徹底學，那時我立即放棄從根本處西化論。不然，我以爲西方文明之面面均可學，政治亦決非例外。初學未必成功，然不能在未學前，先斷其不成功；初學亦未必盡似，然不能在未學前，先求其不似。模倣即是創造，創造亦唯有從摹倣中來。

次論國民大會問題。月前我曾依中常會所訂原則對國民大會問題有所討論。立法院通過之國民大會選舉法大體與中常會原則無違，我的批評仍能適用。今祇願再就一個重要問題略加以探討。

我曾提出一種對民主政治應有的理解。民主政治的精神在不斷地解放一社會內的動力（或在更積極方面說，使力量得到最多的發揮可能）凡是勢能，立刻使牠變成動能，動能再化成勢能，這樣成爲一種圓轉邁進不息的拓殖力量與利用力量的過程。這才是理想的政治。這種理解，在實際政治設計方面，大有用處。從這一條原則，我們可以知道，凡已存在的政治力量，不應棄而不用，凡非政治力量，便不必強當爲力量。有一分民治力量便祇施行一分的民治，正用不着強求形式上的新穎。

此次國民大會的選舉法，依我們上面的原則看來，便有一個最大的缺欠。國民力量的分配便不均勻。譬如說加在農民身上的責任若比起自由職業團體來便過重。無疑地農民是佔我們人口的大部，爲實現他們的利益，他們便應得到多數代表。但是我們要明白參與政治，如同選舉，不祇是一種權利，同時還是一種義務。如果他們沒有盡選舉義務的能力，表面上所得的權利亦不會給他們甚麽實際利益的。實言之，在農民政治能力尙未發展到擔負某種義務時，而必勉強其擔負，則結果必成被刼持之局面。去年我曾遇見一位與國民黨有相當關係的人，他說代表大會的選舉，是要採取職業制的，因爲這樣容易控制。依此次選舉法的規定，恐怕果然有這種嫌疑。區域代表大多數將爲農民代表，同時職業代表中農民代表又佔去三分之一，是農民代表已可得大會代表之過半數。這樣，表面上似是很公平，但實際却未必如此。

我們以爲實事求是的辦法，在於加重受過新式教育的人的責任。羅隆基先生曾指出這次職業代表中不應忽略了學生團體。我以爲所有受到新式教育的人，都未得到應有的重視。以目前情形論，改造社會的動力，無疑地須求諸受過新式訓練的人們。政治上的困難，應由這些人共同解決。興學幾十年，亦無非是這樣的一種準備。

依我們這裏的方法，選舉人的資格，應以入學程度爲標準，譬如，以小學畢業爲限制。有些資格之後，其他可暫不究問。去年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何爾康先生曾有過類似的建議。

然則何以受新式教育人有如此之重要？此問題不難回答。祇有受過近代學校教育的方有新的頭腦，方有新的人生哲學，新的社會觀念，知道甚麼是現代國家，甚麼是現代政治，同時能有一種民族的意識與情緒。教育程度低的，於上面所舉的條件也許未能具備。但爲採用新式政制，這種新的基本觀念（無論牠們是如何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沒有這些基本觀念與訓練，新式政治決無希望運用。近年的新式教育總是傾向培植這些觀念的。所以我說今日之政治責任應多由受過新式教育的人來擔負。

或謂上面所講是否爲一種智識階級專政論？我答曰：否。這不是狹義的專政論，因其論證並非建築在任何敵對的觀念上。雖在實際上有限制，但在目的上並無所排除。民治國家須施行強迫教育，先提高未來主人之能力，然後再授予責任，我們前面的原則正不與此相反。時常有人指出民治主義須有牠的經濟基礎，一國必須工業化至相當程度時，方能採用民治。詳究此說之理由，實亦不外：唯有工業化後，國富方能提高，人民受教育機會方能普及，人民教育普及後，方利於民治之推行。此點與我們上面所說亦適足互相發明。

或以爲受新式教育份子過於激進，政治上的重責若放在他們身上，內政外交問題之處理亦必將出以過激方式，而其結果必反致僨事。當局恐亦多持此種心理。果爾，則又係對現實之一種錯誤認識。出校之知識份子不論，即就最激進之在校學生而論，實際亦非人人激烈，大多數亦非激烈。祇以平時不許任何學生以不激烈方法表現其意志，所以凡有表現，亦唯有出以激烈方式耳。我敢謂大多數學生並不激烈，如許以常態表現機會，其情緒之發散更不必藉助過激方法。在校份子尚且如此，出校份子更較洞識大體。

最後略論國民對改造目前政治局面應有之態度。邇來極値得注意的，即爲國民對公布憲法與定期開國民代表大會等問題之緘默。或以爲國民之如此冷靜，係認爲此一問題之嚴重與急迫，遠不如外交問題。果如此，自係一種錯誤。外交問題之威脅，全來自內政之不修。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今日之基本問題自在內政方面求生路。又或以爲國民之所以觀望，係由於一般人認爲國民黨之無誠意。此固又係錯誤。有人稱此次國民黨係半開門。我們須知，門雖緊閉，當可闖開：今既半開，祇須一擠，便可完全開放。

我以爲國民對此次政治局面改造問題之所以冷淡者，係更有原因在。此原因爲何？即未能將與問政治一事看做應盡之義務是。我們大家都有一種錯誤觀念，以爲選舉或被選等機會，完全是一種權利。這固然是一種權利；然而同時還是一種義務。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是富強的，如果她的國民不將參加政治看成一種責任。更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是民治的，如果她的國民沒有積極參加地方及全國政治的熱情與習慣。英國思想家格林氏曾指出，一國的國民祇是「順民」還不夠，國民還須是愛國志士；他說羅馬帝國之所以崩潰，便因她祇有「順民，」少有愛國志士。中國也正是如此，累次異族侵入時輒如摧枯拉朽，也正因國民平時祇是帖順的百姓。現在我們既以現代民治爲理想，我們便須澈底改變對政治的態度。我們要明白，參與國家政事，不僅是一種特殊權利，那還是一種義務。權利似可放棄，義務却不容辭。吾人今日之應完納政治義務，尤如昔日之仰須事父母，俯須蓄妻子，作人之道在此。國民不積極參與政治，類似今日之無民衆基礎之政治局面永無希望打破！目前參與政治之方法爲何？曰：先在組織政黨。



華北之現階段

記者

這幾天，因為大批日兵開到平津，大家都感覺華北又快嚴重了。其實兩年以來，華北問題便始終沒有脫離他的嚴重性，對方沒有一刻不緊一步鬆一步的向着他們預定計劃進行。祇是人家雖着着進逼，我們却步步苟安能了。

從去年冀東傀儡登場，中央軍隊退出河北，冀察政委會成立，以至察北六縣之失陷，這可以說是一個階段。此後華北問題，表面上似乎解決了，實際對方正在利用已造成的形勢，以着手進一步的開展。其路綫很明顯，一條是從經濟上利用冀東偽組織和所謂「梅津協定，」努力於包庇走私，破壞我關稅制度之完整，進而破壞我法幣政策之統一，以造成華北之特殊地位。一條是從政治上高唱「聯合防共」以誘致冀察當局「明朗化；」換句話說，就是叫冀察組織「冀東」化，以促成我分裂。我們從海關報告華北走私經過的文件，以及日方的歷次表示，多可以證明一年以來，他們在這兩條路上絕沒有放鬆過一步。

這幾個月內，國人對於華北問題，祇注意其表面的發展，而忽略其內含的實質。因為二二六事件發生，整個中日外交之停頓，以至有田對華不拘泥三原則之含糊聲明，大家以為日本對華政策，將轉變方向，專就經濟一點上，以求開展。其實那時關東軍正在努力造成對俄之種種恐怖，以使其北進政策，在國內日漸抬頭。

當我們還在期待華北形勢好轉，冀東偽組織撤消的時候；日方軍部正在着服於關東軍和駐華軍隊的協調和強化。日本駐津司令改為親任式，以田代易多田，便是這個計劃業經成熟的明證，也就是華北問題走入新階段的開始。

所以對於走私問題，我們的抗議，不為不嚴厲；國際的反響，不可謂不大；對於緝私的種種佈置，不能算不周密；但實際並未觸及問題的核心。所得的答復，祇是要我們減低關稅，促成關政的破裂。對於冀東偽組織，不僅沒有取消的誠意；他們還正在充分利用這條穿鼻子的繩索，把這大象牽着走呢！（大連滿洲評論之譬喻）

現在，平津已充滿日軍。南苑，豐台，亦均在交涉駐兵，其人數，範圍，早已超越辛丑和約之規定；而且還在陸續開到；究竟總數將有多少，駐兵的地點將擴展到什麽程度，日方既尚未明白表示，我們也未有正式的質問。

我們懷想美麗的故都，懷想數千萬慷慨而豪爽樸質的冀察同胞，眞不禁涕淚交流。

今後的華北問題，究竟將發展到什麽程度？對於關政和法幣兩問題的如何開展？其對冀對察，是否爲單純的想控制華北，在軍事上造成對俄之大包圍，而以華北爲其給養資源？冀察當局的睦鄰辦法，能否繼續適用而有效？政府方面將如何應付？這些問題，多是國人所應特別注意的。我們願將最近有關華北問題的各種事實和文件，一一介紹在下面，至於將來的結果，還是讓讀者諸君，自己去判斷罷！

華北之近況

據大公報天津專電，報告最近北方近況如下：(一)日本增兵後，各界咸感不安。駐軍司令田代到後，蕭振瀛曾一見，尙一切未談。各地日本武官日內在津有會議。海關法幣俱爲所注意之問題。至經濟事業，華方願積極合作，而日方漫無頭緒。(二)張垣日僑突增，平綏特快車平張段每日往來者日鮮旅客占多數。(三)自冀察迄綏，蒙，均在嚴重環境中，今後恐嚴重日甚。(四)平津各界感不安，政界亦然。咸料其至少今後將遇事更持強硬態度。取銷冀東事，現談不到。關東軍不主取消，日方對冀察政會屢表示冀更明朗化，眞相費解。(五)察省張口以北，全成日僞軍事根據地。近張海鵬等部增駐沽源一帶，正做工事，一說有二萬人，一說無如此多。(六)綏省全境安謐，惟環境日增艱危，平地泉距察境只百餘里，綏當局雖盡職防範，但此後情形殊不可測。(七)德王行動，失自主能力，前途大可慮。

交涉無進步

自日軍大批開到平津，人心咸覺惶惶，冀察當局，究將如何應付，亦未有明顯表示。蕭振瀛謂曾訪田代永見等，似未得結果，據日方傳出消息，日駐屯軍增加額數，將逸出辛丑條約範圍，將來增駐地點，日方迄未向我官方正式提出，並嚴守祕密。聞距豐台北五里之羅家莊，前軍分會原有倉庫一座，約五十餘間，已被日軍借用，加以修葺，經當局交涉，並無結果。將來在此地可駐日軍三百至五百人；日方並要求將南苑營市街之二十九軍營房借用，當局因恐激起士兵間之其他事變，正設法處理。又據路透社電，日當局現擬申請或要求將北平南門外南苑之中國營房，讓交日軍駐用；該營房現駐有宋哲元之軍隊。其旁爲中國航空公司與歐亞航空公司飛

行場，近若干月來，日軍用飛機隨意用此飛行場，雖經中央與地方當局抗議，毫無效果。衆信中國當局將應日當局之請，其故有二：（一）避免日軍強佔該營房，（二）避免日軍駐於城內。又宋哲元二十三日病愈，到政委會及綏署辦公，上午八時，偕張自忠劉汝明馮治安三師長，赴南苑檢閱駐軍。

紙幣之統制

冀察政委會廿三日訓令經濟委員會云：爲訓令事，查國家發行紙幣，例應統一，中國情形因向未施行統制，紛亂不堪。近自法幣推行以來，市面各項鈔劵，驟行增多。所有各該發券行號，準備金是否充實，發行額有無溢濫，均屬未敢深信。誠恐日久弊深，券價慘落，影響人民生活。本會總核冀察政務，在所屬區域之內，不能不先籌一完整辦法。茲特指定河北省銀行爲本會統治之發行鈔券統一機關，除此之外，無論何人何處及何省市政府，均不准再有新紙幣發行。至於具體條款，應如何規定，並環境如何調劑，方爲適宜，應即由經濟委會詳細計劃，以憑核辦。合行令仰該會遵照議復，此令。

僞組織問題

冀東僞組織撤銷之說，近來雖時有傳聞，實際已成泡影。據某關係方面人稱：冀東問題之不能解決，實因應付極感困難。如談外交，現日方在華北辦交涉者，均係軍人；一切均以口頭，而不用書面。允諾我方者，可任其拖延，我方如有所允，則終不能不辦。此應付者大感棘手之主因。例如日軍佔用南苑棚廠，及豐台之營房，幾經交涉，終無結果。而豐台方面並有日兵二十餘名駐守，監視車運，如有北甯車皮過軌赴平漢綫，則平漢綫亦必須有車皮轉來北甯綫。其藉口即爲防止車皮南運充軍用。

張外長演講

外部二十五日晨十時紀念週，張外長演講最近國際情勢，分析各國關係極爲詳盡，關於中日邦交，演述尤爲透澈，大意略謂：「中國之於鄰國，願以最大之努力，輯睦邦交，乃勢所必然。而中日兩國間，以同種同族同文化之關係，亟應互相提攜，共謀發展，更不待言，乃自九一八以還，歷史上罕見之國際風雲，紛至沓來，致兩國國民間之感情，漸形疏遠，刺激愈多，而疑慮愈深，其情勢錯綜複雜，往往不能衡之以常規。兩國有識之士，莫不引爲深憂，而亟欲設法恢復兩國政府與人民間應有之情感。自日本廣田前外務大臣，於六十八屆議會創導對鄰國不侵略不威脅主義年餘以來，雖其實施改善之計劃，未見十分明確，實際上亦未收若何成效；而其維持和平之苦衷與努力，一般人士深爲了解。月前廣田大臣升任首相，駐華有田大使調任外相，日本對外政策，似未有根本變更。最近有

田外相在第六十九屆議會揭櫫之策略，乃欲確保東亞之安定，以貢獻於世界之和平。由國際信義之確立，以增進人類之福祉，此不獨爲日本帝國之國策，亦爲我東亞人民共同之願望。中日兩國處於今日之情勢，若不速謀國交之澈底調整，不獨爲兩國本身之不利，卽東亞和平，亦將受其影響。故本人受任外交部長以來，卽具有充分決心，主張由外交途徑調整中日關係。日本對此主張似具有同樣決心，惜乎調整之方法與調整之問題，兩方迄未進行具體討論。就中國方面言，任何問題，苟以增進兩國福利鞏固東亞和平爲目的者，均在設法調整之列。任何方法，苟以互惠平等互尊主權爲基礎者，均得認爲調整之良策。總之，所謂調整，以地言，不限一隅，以事言，不限一事，以時言，非爲目前之苟安，而爲雙方萬世子孫謀永久之共同生存。中日間縱不幸而有嫌怨，則世上無百年不解之仇，其間自有恢復和好之道，而解仇修好，其責任在於今日雙方之具有遠大眼光與富有毅力之實際政治家。深望雙方負責當局，就大處遠處着想，各用最大之努力，樹立善意的諒解，袪除敵意的禍根；尤須相互明瞭其立場與困難，迅速經由正當途徑，開誠協議。若僅指陳空泛原則，互相評論，或以威脅報復之手段，互相傾軋，於事必無裨益。不若就互有利益之具體問題，從長計議，以謀適當而公平之解決。日本對外貿易之願望，非欲打開現代所謂經濟集團與經濟武裝，而謀日本國民經濟之發展乎？日本旣以發展自國國民經濟爲目的，則對于經濟上脣齒相依之中國，遇有可以摧殘其經濟基礎之情勢，自必深感同情，而樂見此種情勢之改善；譬如現在中國北部因受大宗漏稅貨物輸入之影響，中外正當商人，無法從事貿易，致市場日漸衰落，經濟基礎爲之搖動，而國庫之重大損失，猶其餘事。我國海關當局，雖已盡其全力防止私運，而阻礙橫生，未能收效，倘日本眞欲與中國提攜，則一轉念之間，一舉手之勞，此種情勢立可改善。中國一部份地方受共匪之侵擾，日本常引爲關心之事，以近代國交之密切，一國安寧之變動，其影響每及於鄰國，是爲我人所深切了解者。故數年以來，中國政府已竭其全力從事剿共，現大部份共匪已告肅清，所餘殘匪爲數無幾，中國自信此項殘匪，稍假時日，必可完全消滅。中國處於任何情形之下，決不能須臾放棄勦共政策，亦決不能容忍主義相反，而欲以暴力推翻現有政體之任何組織，在國境內任何地方從事活動。最近數年內，我國人的努力，亦惟於自救自助中謀國家之更生，與民族之發展而已。我人不談合縱連橫之說，不圖遠交近攻之策，在本國求自存，在國際求共存。我人不獨欲以最大之努力謀自身之安全，並願有關係各國共同努力，確保東亞之和平。」

桑島將來華

據同盟社廿六日東京電，新任駐華大使川越茂，自回國以來，

研究對華政策，準備赴任；待議會閉幕後，與陸海軍當局協議，由有田外相受政府訓令，定於六月二十日乘淺間丸赴任。有田決定遣派東亞局長桑島主計赴華北視察實狀。華北方面現有走私問題，駐屯軍增加問題，及內蒙問題諸案錯雜。日本「對華三原則」創製人桑島之赴華，行動頗堪注目。又川越茂就任駐華大使後，天津總領事之職未見補任，有田最近決將起用外務省書記官田尻愛義，預定日內正式發令。田尻暫以領事資格，代理總領事事務。又日本駐滬大使館一等參贊兼駐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此次奉其外務省電，急召回國。於二十四日由京抵滬候輪，勾留二日，除會晤日代辦若杉等人外，並曾晤及使館陸軍武官喜多，談商一切，彙集關於我國之情報。至廿六日晚十時許，登日本郵船會社之大洋丸，該輪於廿七日早七時啟椗離滬，直放神戶。尚有日使館三等參贊兼駐京副領事朝海，奉調回外務省任職，與須磨同行歸國。

走私愈嚴重

關於緝私問題，尚多困難；津海關無法執行。最近私貨由冀東運至楊村站起卸，該處私貨，堆積如山。故天津市收入減少，津英美商人甚爲焦灼。各國領事尤關切。又糖業所受影響最大，此間糖商多叫苦連天。刻爲照例來貨時期，而潮汕閩三幫糖商，因國糖有行無市，均拍電制止以免損失。

我財政當局對此曾表示態度如下：自華北走私之風猖獗以來，中外正當商人，均受重大損失，紛紛要求日方覺悟。而日人則諉謂係由我國關稅稅率過高所致，近更揚言減低關稅，實爲防止走私之有效辦法。其實關稅政策，不僅在充實國家財用，尤重在保護本國實業。我國以前關稅稅率值百抽五，稅率之低，爲世界各國所僅見。自關稅自主以後，始分別情形，酌予增加。但較其他各國仍相差甚距。一方面固因人民購買力太差，未便加稅，再增人民負担。一方面亦因經濟政策不宜加稅。如我國非重工業國家，需要機器甚切，故對機器進口稅率規定較低者是也。至稅率較高者，如白糖人造絲等，其所以提高亦有提高原因，我國本來產糖自洋糖大量進口賤價傾銷，土糖業日就衰落，政府爲維持國糖起見，不能不提高洋糖進口稅率，以謀挽救。況在我國今日人民生活情況之下，白糖並非人人日常必需品，提高關稅亦含有提倡人民節儉之意。至于天然絲更爲我國名產，數年以前，幾獨霸世界市場，近年來因受人造絲傾銷影響，絲廠相繼倒閉，產絲最富的江浙農民，甚且斫除桑株，毀棄蠶具，絲業之慘落，江河日下。政府爲維持國產絲業，只有提高關稅，以限制人造絲之大量進口。凡此均爲經濟政策所不得不爾者，並無政治作用夾雜其間。若謂關稅提高卽可引起走私，則此項稅率之規定爲期已久，孔部長長財部後，並未再行增加，何以去年八月以前，並無大規模走私之事；而八月以後走私之風愈演愈

劇，此中關鍵，明眼人自可看出，非宣傳技術所能一手掩盡天下人耳目。况走私者之企圖在于偷稅，稅高固不願納，稅低亦不願納，欲減低關稅以遏止走私，是猶削足適履，履未適而足已跛矣。故政府目下對於走私問題，惟有依法嚴行緝私，爲有效辦法，減低關稅，實至愚之舉，我當局决不至出此下策也。

附錄一　稽查進口貨運銷辦法

財部爲防止走私，保護正當商業起見，對於運銷國內各處之進口貨物，除法令別有規定外，特擬具「稽查進口貨物運銷暫行章程」，呈准行政院施行，該院二十二日晨公布該章程如次。

第一條　財政部爲防止走私，保護正當商業起見，對於運銷國內各處之進口貨物，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依照本章程之規定稽查之。前項應行稽查之進口貨物種類，由財政部隨時查明規定之。

第二條　凡商人將規定稽查之進口貨物裝載內河輪船，民船，汽車等，由進口口岸轉運各處銷售者，應向海關繳驗納稅證據，請領運銷執照，方得起運。

第三條　凡商人將規定稽查之進口貨物裝載火車轉運各處銷售者，應向海關繳驗納稅證據，請領完稅路運憑證外，並加領運銷執照，方得起運。

第四條　所領運銷執照，于貨物到達指運地點時，應由商人送交當地同業公會（如無同業公會者送交當地商會）收存。

第五條　當地同業公會或商會於收到前項運銷執照後，應設立簿冊將所運貨物之名稱，數量，來源，到達日期，運銷執照號數，起運日期，及運銷商人之姓名，住址等項，詳細登記，以備查考。

第六條　凡經同業公會或商會登記之貨物，如再運向其他地方分銷時，應由商人向該同業公會或商會報名，經查核與原登記名稱數量相符，在登記簿內註明，並發給分銷執照，方得起運。

第七條　前項運銷及分銷執照之有效期間，應由發給之海關或同業公會或商會按運銷路途遠近分別規定，其運銷執照用過後，應由同業公會或商會截存，按月彙交原發海關，其分銷執照應由原領商人于限期滿後三日內寄還原發之同業公會或商會註銷。

第八條　凡應領運銷或分銷執照之進口貨物，在轉運時，得由沿途軍警查驗，如無運銷或分銷執照，應即扣留，通知附近海關照章處理。

第九條　本章程內所載之運銷及分銷執照式樣，由財部規定頒行之。

第十條　凡躉銷購用轉運本章程所定進口貨物之商號工廠及轉運公司，均應向財部指定機關註冊領照，其領照辦法另定之。

第十一條　凡商號工廠及轉運公司躉銷購用，或轉運本章程所定之進口貨物，均應分別將其來源，銷售，存儲，轉運各情形，備具簿冊，詳細記載。

第十二條　所有同業公會，商會，商號，工廠及轉運公司設備之簿冊，由海關或財部指定之機關隨時派員稽查之。

第十三條　凡商人違反本章程第四條第六條之規定者，應按情節之輕重，處以所運貨價二成以下之罰金。

第十四條　凡商人違反本章程第十條之規定者，應按情節之輕重，處以二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五條　凡商人不依本章程第十一條之規定設簿登記，或爲虛僞之登記者，應按情節之輕重，處以一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六條　凡內河輪船民船汽車及火車運輸未領執照之貨物，應分別處罰如左，（一）商業者吊銷其執照，停止營業。（二）官營者撤懲起運地點之負責人員。

第十七條　凡由同業公會或商會舉發之漏稅私貨因而緝獲者，應按關章於充公或罰款項下提出四成給奬，其查明商人有違反本章程第四條，第六條，第十條，第十一條規定之行爲，而向海關或財部指定之稽查機關舉發者，應將按前條規定處罰之罰金全數給予該會。

第十八條　凡依本章程之規定查獲未經繳納關稅之貨物，應按照海關緝私條例處理之。

第十九條　凡依照本章程應行處罰事宜，由海關或財部指定之稽查機關辦理之。

第二十條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施行。

附錄二　懲治偷漏關稅條例

中政會二十日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暫行條例，原文如次（第一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死刑。（一）持械拒捕殺人，傷害人致死或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之爲首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爲首者。（四）勾結外人或叛徒者。（五）組織祕密團體者。（六）漏稅數額在國幣五千元以上者。（第二條）凡因偷漏關稅，而有左列行爲之一者處無期徒刑。（一）持械拒捕傷害人未致重傷者。（二）公然聚衆持械拒捕，在塲助勢者。（三）公然聚衆威脅緝私員警之在塲助勢者。（四）漏稅數額在國幣一千元以上者。（第三條）明知是犯前二條規定之漏稅貨物，而爲之運送銷售或藏匿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第四條）本條例之未遂罪罰之。（第五條）偷漏關稅行爲，爲本條例所未規定者，依刑法並海關緝私條例及其他關於漏稅之法令辦理。（第六條）犯本條例所定各罪者，在戒嚴區域內，由該區域最高軍事機關審判之，呈由上級軍事機關核准執行，其他區域由地方法院或兼理司法機關審判之，呈由高等法院核准執行，（第七條）本條例有效期間爲　年。（第八條）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附錄三　防止私運施行細則

財部以防止路運走私辦法及其施行細則，均已會同鐵部制定，呈准照辦，切實執行。現特設防止路運走私總稽查處，二十六日以部令派安斯邇爲處長，即將組織成立。防止私運施行細則，經財政鐵道兩部會同制定，呈奉行政院核准照辦，並轉飭海關路局切實執行，全文錄次。

（一）洋貨由鐵路運輸，必須領有海關完稅憑證，（甲）凡向鐵路託運之洋貨，路局須憑海關完稅憑證，方可允予託運，（乙）發給海關完稅憑證章程，應由海關規定，在各路車站揭貼布告，俾便週知（丙）海關完稅憑證樣張，應由海關送交各路局轉發各車站查照，（丁）凡須呈驗海關完稅憑證始准運輸之洋貨種類，應由海關開列清單，送各路局查照，此項清單，得隨時修改之。

（二）起運車站辦理手續，（甲）領有海關完稅憑證之洋貨向鐵路報運時，應由商人先將憑證交由駐站關員查驗無訛，即於憑證上簽字蓋戳，交還商人，持向路局託運，鐵路人員應將完稅憑證粘於鐵路貨票或包裹票上，以備到達站關員查驗，各該站並無關員駐在，凡領有完稅憑證之洋貨，即可由鐵路驗證，准其託運，（乙）如遇有未領海關完稅憑證之洋貨，鐵路應拒絕承運，並通知駐站關員，直接處理，（丙）路局如因特殊原因，承運未領海關完稅

憑證之洋貨時，該局應即通知駐在該站之關員，如無關員駐站，應迅即通知該貨到達站轉知駐在該站之關員，或就近駐有關員車站，轉知關員直接處理，同時並在貨票或包裹票上，註明該貨並無海關完稅憑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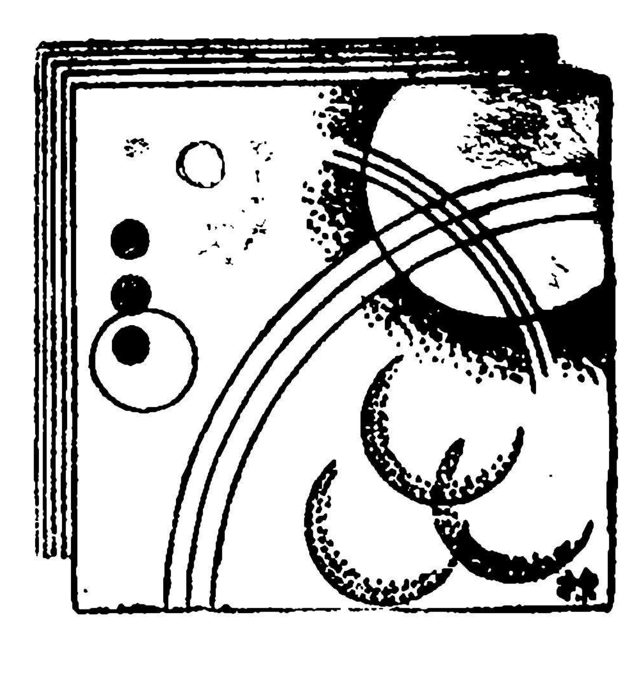
（三）到達車站辦理手續（甲）貨物或包裹到站時，應由駐站關員向站長取閱貨票或包裹票，凡附有海關完稅憑證者，應由關員在貨票或包裹票上簽字後，將完稅憑證取去，其註有並無海關完稅憑證者，關員亦應在貨票或包裹票上簽字後直接處理，如到達站並無駐站關員者，應按下列辦法辦理，A貨票或包裹票所附之海關完稅憑證，應由該站代為收存，轉送就近駐有關員之車站轉交關員，B貨票或包裹票上註有並無海關完稅憑證者，應由附近海關於接到起運站通知後，派員前往該到達站，在該貨票或包裹票上簽字後，直接處理，（乙）凡海關充公貨物之運費，保管費，及其他雜費，應由海關按路章照付。

（四）檢查旅客行李，遇有必要時，關員得在各站或隨車檢查旅客隨身攜帶行李。

（五）沿鐵路各站設立海關稽查處，（甲）海關得於各鐵路沿線重要車站設立稽查處，（乙）關於擇站設立稽查處事宜，應由海關察度情形決定，并與路方會商後實行之，（丙）凡設有海關稽查處之車站，應由海關列表，送交路方轉知各站，（丁）在設有海關稽查處之車站，其關員辦公處所，應由海關與關係路局商定之，（戊）鐵路所設之電話（除行車電話外）及電報，應准關員使用，但以不妨礙路務為準，並應照章核收電報費。

（六）關路兩方合作辦法（甲）凡路運貨物或旅客行李，如經海關查明按海關緝私條例應予扣押者，鐵路方面經海關請求，應即將該貨移交海關處理，（乙）鐵路警察對於在各處車站及列車上執行職務之關員，應予妥為保護，（丙）鐵路人員如自動扣留私貨移送海關，或向關員報告消息，因而將私貨緝獲，或與海關合作緝獲私貨者，均由海關照章發給獎金，以資鼓勵，所發獎金數目，悉以當時適用之章程為準，（丁）扣留車運貨物因而發生商人抗議情事，均由海關負責辦理之，（戊）關員在站或隨車執行緝私職務時，不得妨礙站內及行車秩序，及延誤行車時刻，（己）海關得在各處車站，不分晝夜派員駐守。

（七）本細則得由任一方面徵得對方同意，隨時修改之。



日議會論戰的檢討

子修

日本第六十九次特別議會，五月一日在戒嚴令下召集開會。在這廿餘日的會期中，除通過二十三萬數千萬日金之龐大實行預算與政府提出之四十餘種法案外，貴族院與衆議院並議決其本身之改革問題。且在質問戰中，政府方面，頗能開誠布公，說明問題之眞像，而議員方面亦能消除從前之以黨利黨略爲前提的腐化現象，而具愛國的熱忱，這種舉國一致，共同努力的精神與態度，是很值得注意的。

日本這種改造意識是發動於軍部，尤其是軍部之少壯派軍人，而軍部少壯軍人所主張的改造方案，異常急進。但是特權階級之改造意識，既非自動，當然不甚堅決，故廣田內閣在議會中所發表之政綱政策，仍帶保守性與融通性，換句話說，就是一方雖然在順從軍部之意而法西斯化，一方仍在以維持現狀爲目的。這種緩進的改造政策能否滿足軍部少壯軍人之意，尙是一大問題，恐怕日本政局的安定，前途尙有不少的障礙。茲就日本特別議會中論戰最爲激烈且爲其立國根本之肅軍安內與財政外交問題，略加檢討，以觀日本整個國家此後的動向。

一　肅軍問題的前途

九・一八之東北事變，乃日本軍人干政現象顯明化激烈化的楔機。第一因爲不戰而奪獲中國東北四省的廣大領土，養成軍人志高氣傲事事邀功之心，第二因爲占據東北之後，日本在國際上形成孤立之勢，正在揚揚自得的軍人，忽然受到此種刺戟，乃變本加厲，將其對外橫蠻之態，用以加在內政外交上面來了。第三因爲所謂「滿洲」的開發，不特沒有減少其國內的各種危機，反因之發生很多經濟上的矛盾，軍人乃遷怒於國內的各特權階級。於是三月事件之後，又繼以十月事件，十月事件之後，又發生五・一五事件，五・一五事件之後，又繼之以二・二六的大叛變，使其全國陷於恐怖狀態。這幾次事變還是業已實現的，其在事前發覺得

以阻止於未然的，尙不知有若干。所以我們由另一方面看來，日本大陸政策之得計，在其國內反更種了不少的禍因，而肅軍安內乃成爲日本目前最大急務。陸相寺內六日在貴衆兩院的演說，認爲現役軍人以文字口頭公表政治意見，卽爲干政行爲，違反法紀，此後軍人如對政治上有意見，只能呈經陸軍大臣提出，不許擅自發表主張，而表示其肅軍的最大決心。

關於日本二·二六事變的因果關係與責任問題，七日民政黨議員齋藤隆夫的一篇質問演說，講得痛快淋漓，切中肯要。他首先指陳軍人干政，實爲違反日本憲法與聖旨的不法行動，且政治經濟財政外交各種問題，實在軍人知識經驗範圍之外，如許可軍人參加政治運動，則政爭的結果最後必用武力以貫徹其政治主張，此不特破壞日本之立憲政體，且開國家動亂，武人專政之端，且青年軍人思想雖然天眞，但其頭腦則至爲單純，易受一部不平家陰謀家的言論之煽惑使其對於複雜的國家社會認識錯誤。其次他責備軍部當局對於每次事變的態度，未能採取澈底的處置，以防患於未然。若軍部對昭和六年之三月事件，能剷除其原因而作拔本塞源的根本處分，則決不至發生十月事件，如對十月事件能作有效之處置，又決不至再有五·一五事件之發生。而暗殺國家總理大臣的五·一五事件，軍方的三首犯，初由山本檢查官要求死刑，這是於法於理皆爲正當的，乃嗣後竟因一部人士之反對，而判處十三年或十五年的監禁，並未直接下手之民間被告，反處無期徒刑。因有軍人與平民的不同，其處刑竟有如此不公平的判決，這不特不能發揮神聖的國家裁判權，並種下二·二六大叛變的原因。他又引用山本檢查官的論告，謂軍部上司的態度之曖昧不明，往往使下級軍人誤信爲已得上司的默許。其結論謂二·二六事變的原因，第一是青年軍官之思想問題，第二是事前既監督無方事後又善後無法的軍部當局的態度。他最後說日本的國民，易受外來思想之影響，但是不論其爲左傾或右傾，進行的方法雖然不同，但其欲破壞日本現有之國家組織政治組織則是一樣的。日本的國家組織，建國以來是始終一貫，決無變更的，而政治組織，亦除了君主立憲制度而外，別無他道。軍部的領袖，如能善體此種精神穩健領導部下，則決不至發生不穩思想，如有勾結軍人以遂其政治上之野心的人，應該嚴加取締。希望軍部當局，對於上述各點，加以注意而取斷然的處置云。而據寺內陸相之答辯，則謂對於齋藤所論，實具同感云。

質問者的齋藤，頗具熱誠與勇氣，能言人所不敢言，而答辯者的寺內，亦很光明磊落，能自認軍部以前之錯誤。由這種情形看來，日本現在之陸軍當局，似眞具肅軍的最大決心。不過在寺內表示決心之後，尙有兩件使我們注意的事，第一是軍部的少壯派，貴族院的右傾議員，對於寺內之言，表示不滿。他們認爲由廣義的國防

上說，政治上的各種問題，亦爲主要的研究對象，且軍中包含有多數的農村子弟，研究與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有關之農村問題，在複雜化的現代社會生活上，卽現役軍人亦爲必要，所以卽爲現役軍人，如單以個人關係去研究政治上之各種問題，不能認爲干政行爲。第二是軍部對於貴族院議員津村重舍失言問題態度之強硬。卽津村在十四日之質問演說中謂日本之兵士似較一般將校所抱之大和魂犧牲精神爲多，所以此後對於這種將校不給薪俸，或較妥當。而陸海軍部認爲這是重大侮辱，憤怒異常，翌日竟有多數軍官至貴族院傍聽，一時形勢頗爲緊張，貴族院乃開從無先例的懲戒委員會，擬對津村加以懲戒以安軍部之心。但仍歸無效，卒迫津村辭去貴族院議員之職，問題始告解決。我們就日本軍部這種積重難返跋扈性成的情形看來，恐怕肅軍的前途，還有很多的障礙。

二　馬場財政的本體

日本現內閣既係以軍部爲背景，則其財政政策，當然是以強化國防，擴張軍備的戰時財政爲中心。而其所以必須強化國防充實軍備，則又以九・一八事變爲動因。十六日社會大衆黨河上丈太郎的質問演說中，曾謂「馬場財政今日的課題，實發生於昭和六年之滿洲事變，如無此種歷史的把握，則不能批評馬場財政，」這確是至理名言。

馬場鍈一在就任藏相之初，卽對其所抱的新財政政策，有所發表。據他的宣言，其特點有四，卽（一）增發公債，實行膨脹政策，（二）實行低利政策，以伸張其公債之消化力，（三）實行加稅，以彌補歲出之不足，（四）以強化統制經濟爲其產業政策。再就其六日在貴衆兩院之財政方針演說看來，其第一段在說明十一年度實行預算之內容，斷言此後日本國費有增無減，希望國民負起責任共忍犧牲，以謀打開時局之法，第二段在說明應設法增加稅收，並調整國民負擔之不均衡，第三段在說明公債之消化問題，擬用通貨政策與低利政策以使之消化，第四段在說明政府將設商工組合中央金庫，以謀民間金融周轉靈通。第五段在說明將嚴重取締國外匯兌，以防資本之逃避。最後一段則聲明日本政府對於「滿洲」國債與滿鐵公司債之發行，將與以相當之援助。

他這新財政方針的宣言與演說，內容非常抽象，未曾言及具體辦法，且多矛盾之處，故在七日之衆議院論戰中，民政黨議員勝正憲與政友會議員堀切善兵衞兩氏，對於日本財政安定時期與如何防止因實行增稅低利政策所惹起之弊害，有精銳之質問。我們綜合他在議會中的演說與論戰看來，日本現內閣的財政計劃與稅制方策大體如下。

第一是日本目前的財政計劃，在歲出方面，據馬場（藏相）

寺內（陸相）永野（海相）的說明，此後只有增加之一途，故應就軍事費爲中心之歲出增大爲目標而樹立一種五年計劃或七年計劃，而作成一概算表，但公債之發行決難減少，而財政之安定，實難預卜，且僅以赤字公債，不能支持膨脹之財政，故另有樹立增稅計劃之必要，而加稅計劃，又似爲大衆課稅；一方對於稅制加以整理，謀其自然收入之增加。

第二是稅制方策，由昭和十二年度具體實行加稅，並整理中央地方的稅制，以謀負擔之均衡，作爲增加收入的手段，而其加稅種類，則以所得稅爲中心，而以法人所得爲加稅的目標，對於財產稅亦將加以攷慮，至於消費稅，則亦將實行，但必充分攷慮其與產業政策的關係，而助長產業之振興。

第三是對於赤字公債發行方法，據他說來日本公債之消化問題，現在尙無悲觀現象，不過將來如發生困難，則將採取強制購買手段。

第四是低利政策，現擬以三厘半利爲目前利息的水準，對郵局存款利息，現尙不擬減低。

第五是貿易政策，對於關稅制度，將作全面的檢討而攷慮協定稅率制度，實行輸出補助制度，嚴密的實行匯兌管理制度，防止國內資本因受低利政策之影響而向海外逃避。

第六是租稅以外之增加收入的手段，則爲實行各種國營事業，謀一般會計與特別會計之調整，如提高郵費，用海外之特別會計（如滿鐵）負擔軍事費。

第七是農村對策與地方財政救濟方法，則爲改革稅制，以減輕農村之負擔，使各種工業分散於農村，並實行調整地方財政之補助金法。對於地方金融問題，則仍持從來之信用組合主義，使資金在各地圓滑的流通；並謀低利澈底在地方實行，且攷慮改善不動產金融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上述看來，可以窺知馬場財政的具體政策之大略，由主義說完全是漸進的擁護資本家的統制主義，由目的來說又是以充實國防擴張軍備，遂行其大陸政策爲直接目的。他既是抱的這種主義與目的，而一方又在說要謀目前國民生活之安定與國民負擔的均衡，這種矛盾的主張，將來在其實行上，必將發生很多的困難，所以勝氏說這是「迎合軍部要求的追隨財政，」河上說，「馬場財政是將來日本黑暗時代的前哨。」

還有一點使我們特別注意的，就是日本政府之援助「滿洲國」與滿鐵之發行公債，這雖然是遂行其大陸政策的既定方針，但是竟在議會中公然聲明而無所忌諱，則實以馬場鍈一爲第一人。

三　政治外交的動向

在此次特別議會中的政府提案與聲明，最能表示其爲法西斯化的軍部中心政府的，除財政政策而外，尙有三事。

第一是關於國體明徵問題，首相廣田與文相平生，已在六日答復貴族院議員園田男爵與衆議院議員濱田國松的質問中，完全宣明日本之統治權的主體爲天皇，而採取主體一元論。這個問題，鬧了很久，前任岡田內閣去年雖有八月與十月的兩次聲明，排斥所謂天皇機關說（即美濃部達吉博士之民主主義學說，統治權的主體不在天皇而在國家人民，天皇不過爲國家之機關而已，）但是並沒有否認統治權在天皇又在國家的二元主體論，今廣田竟完全容納軍部的主張，而樹其借神敲搖的偶象。

第二是陸海軍大臣與次官的官制，於四月三十日經過樞密院委員會之審查，復經十三日議院之通過，改爲現役軍人中之大中將。這個問題，在日本已有幾度的變遷，據明治三十三年規定的官制，不限於現役軍人，後來因在明治四十五年之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代，爲節省經費與增加師團問題，曾與當時的陸軍大臣上原勇作發生衝突，上原去職後，陸軍的長老山縣有朋竟拒絕推薦繼任人選，以致西園寺內閣爲之崩潰，大正二年的山本內閣爲矯正此種弊端起見，乃改爲不限於現役軍人，歐戰之後，且有改爲文官制度之議，現在又大開倒車，恢復從前之限於現役軍人的官制，這雖然在想使於澈底實行肅軍，但是亦不能說未帶增加軍部大臣在內閣中力量的意味。

第三是不穩文書取締法案，關於這種法案，據政府方面的說明，處在此種內外非常時的情勢之下，實有必要，不過仍不免帶有實行「民可使由不可使知」政治的意味。故民政黨議員田憲元說這是拘束國民自由的惡法，而政友會議員久山知之則謂怪文書之出現與流言蜚語之發生，實因抑制言論所致，法律決不能掃除人心之不安。田萬淸臣亦謂抑制民衆之自由，所以有非法運動之發生，這實在是含有眞理。不過在軍政府之下，論理是戰不過實力的，卒至稍加修正而予以通過，這也是日本政治之法西斯化的表徵。

至於日本外交政策，仍是以軍部爲主體。所謂三相會議，即其明證，何況其內閣本身即爲準軍政府！故日本的外交一元化的口號確是實現了，即一元化於軍部。不過現在日本一方因肅軍安內的關係，他方又須外交陣綫與國防計劃相並行，所以暫時不能不採用和平順應爲其指導精神，而以積極自主的態度，遂行其所謂善隣主義（其實是懷柔主義）的外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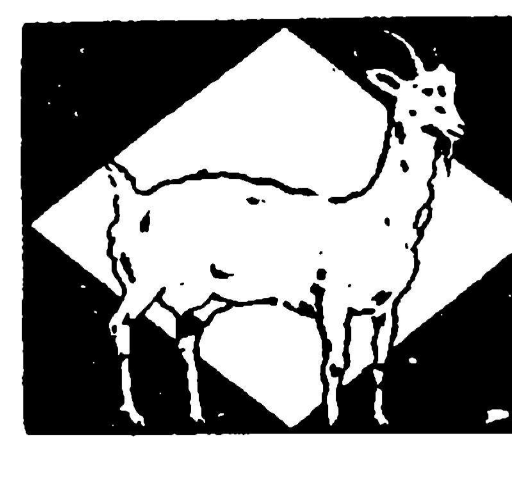
我們試綜合外相有田在議會的演說與答辯看來，仍然是以對我對俄的外交爲主，而以對英對美外交爲輔，即想協調英美關係，以增強其對我對俄之壓力。他說日俄關係之所以不能明朗化者，其根本原因，實因蘇俄當局對於日本在東亞地位的認識不足，

內疑心而生暗鬼，而蘇俄在極東邊境上所置的龐大軍備，使日本不能不對之關心云。他這種話是忘記從前進兵西伯利亞的史實，忘記造成「滿洲國」的原因，忘記現尚抱有組織抗赤十字軍的態度。至於他的對我外交方針，仍未放棄其所謂「三原則」，這也是蔑視我國家之尊嚴，我政府的力量與四萬萬民衆的存在，這種對我態度，如不在其本質上加以更正，則中日關係的前途萬難打開。

四　非常時日本的將來

互為因果的內外危機，造成日本的所謂非常時局。而廣田政府與各特權階級，一時因受二·二六改造運動的刺戟，乃不能不接受軍部之改造意識。在這次特別議會中，軍部提出的四大改造主張，已經實現其三（卽國體之明徵，國防之強化，外交之刷新，）現在只有改革庶政一項，尙待實行而已。不過對於這一項，現在的日本政府與其各特權階級的本身，都是被告，而非原告，都是被改造者，而非改造者，他們一時雖因環境的壓迫，不能不自行檢舉，但在事過境遷形勢緩和之後，恐怕又要回復他們自己保守現狀維持的苟安心理，而不諒其所謂建設的進步的政策之實現，這當然是不能滿足軍部少壯派的急進主張的。且日本肅軍的前途，有如前述之困難，則欲澈底統制少壯軍人，以抑壓其改造政治的欲望，不特尙要大費周折，恐怕不久的將來，還要發生問題，最後非完全成為法西斯化的軍政府不止。所以據此以觀，日本政局之眞個安定化，明朗化，還尙有待吧！

不過目前值得國人注意的，就是日本現又在利用轉移軍心於對外問題的方法，卽積極進行其大陸政策。如最近華北之實行增兵，及操縱外蒙之獨立運動，包庇走私等，這雖然是帶有包圍蘇俄除去資本經濟矛盾現象的意義，一面却也是用以消解其內在危機的手段。總之在現在這種國際內外情形之下，不特日本的政局難於明朗化，卽世界各國的政局，也未嘗有一個明朗化的。要想使它明朗化，或許還要受一次大戰爭的教訓。



亞洲的新長城

季廉譯

中國的萬里長城腐舊不堪了。可是中國及整個亞洲卻有一個新的長城。這個長城是由美國的阿留辛島附近之古利爾羣島(Kurile Islands)起，延長經過日本本部各島，波寧羣島，到日本在國聯委任統治下代管的南洋一千四百個小島展開。這個長城一直達到赤道。整個的亞洲大陸都在這個長城後面就是菲律賓也在這個長城後面。

這個長城的北部業已建築了要塞，南部是否也要建築要塞？鑒於目前日本要求海軍平等，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退出國際聯盟及日本在亞洲的政策，故一般人的疑慮更較普通關切。

爲的對於這個問題多得到明瞭，我（作者自稱下仿此）在這些代管各島上遊歷了四個月。我離開那裏得到一個「是」與「否」的結論。雖然美國有好多謠言，不過我覺得對於建築要塞並無可以懷疑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對於這些島嶼在亞洲將來的重要性卻有可以表示嚴重關切的理由。

國聯委任統治地委員會因爲懷疑日本在南洋代管各島的措施，所以要求日本予以說明。日本能夠代管南洋各島是受國聯的委託。依照委任統治規定的辦法，日本不能在這些島上建築要塞。委任統治委員會在該會提出的報告中指出，日本在其代管各島建築港灣所用的經費與日本商務的活躍顯然不成比例。在國聯方面以及在美國方面關切日本在代管各島建築要塞及海軍根據地的謠言，實有其理由在。因爲從軍略的觀點看，日本代管各島乃南洋中最重要的島嶼。

如果在這些島上建築了要塞，美國派遣軍艦經太平洋赴亞洲時，將受控於日本。這件事的地理事實，普通沒大充分認識。先想像大西洋吧。讓我們幻想自拉布拉多(Labrador)至巴西接連不斷有兩千個島嶼。假定這些羣島的分佈約占二千七百英里寬。幻想這些島嶼都歸美國領有，建築了要塞。他們是不是成爲反對歐洲任何干涉最有效的長城？

這個驚人的八陣圖，是由馬利安羣島，加羅林羣島及馬夏爾羣島等一千四百個小島組織成的，加上珊瑚島水道等共有二千五百五十個小島。計有二千七百英里寬，一千三百英里深。所占的海面比地中海與加利賓海合起來還大。西端是菲律賓，南面是赤道，東邊是國際日線。這個羣島上的飛機飛經荷屬東印度只要三小時，飛往澳洲只要六小時。其最近的隣邦為菲律賓。

不，還有比這更近的，普通忘却完全被日本包圍的美國一個小島。我很驚訝的發現美國與日本的距離只有三十九英里之遙。站在日本洛達(Rota)島的岸上你可看見美國關島(Guam)的蔚藍天色。在橫太平洋航空線勢力日增之下關島現時只有作為航空站的暫時價值。根據華盛頓條約，美國放棄在關島建築要塞之權。以前已有的要塞也被拆除了。

沒有疑義這使鄰國感覺形勢比較舒服。可是這好像美國中部的幾州由外國統治了似的，如果日本感覺外來的刺激而忿怒了起來。不過日本並未這樣表示。關島與周圍日本各島的關係是合作的。

關島是這些島中最大最優美的一個。美國占領該島理由亦即在此。當美國與西班牙戰爭完了時，美國有權選擇西班牙各島。美國選擇了菲律賓及關島，而將其他各島歸還了西班牙。如果美國不這樣作，今日日本却沒有侵入南洋的機會。西班牙在一八九九年將南洋各島賣給德國，德國在歐戰中丟給日本。關島在當時處在戰敗的西班牙羣島之中很感覺安全，現在出乎意外發現他處在遠東最大海軍國的四面包圍之中。

大家都是好朋友。關島是這些羣島中最好的，要不垂涎這個島，恐怕不是人類的性格，尤其不是日本的性格。要說關島的地位易受攻擊也太看容易了。關島是美國放在火中的手指。如果焚燒起來，美國的政治機體立刻要感覺痛苦而咆哮起來，進而作些愚昧的事情。關島是太平洋戰爭中公開爭執的地方。如果在菲律賓成為爭執焦點以前予以解決，認為合適，那麼將和平時候沒有用處，戰爭時候尤沒有用處，不值得化費金錢及流血來防衛的關島早些賣去，是如何的賢明呢？所以日本購買這個地方最合適了。自然如果發生糾紛，日本可以不用代價占領關島。日本要求俄國出賣北庫頁島情形與此一樣。

在新聞紙上不久可以忘却關島。如果華盛頓條約滿期，美國可以自由在關島建築要塞。沒有疑義，美國有很多方面將要贊同這樣作。

還有一個離關島不遠的小島，也很引起了不快。這就是亞普島(Yap)。這個地方沒有什麼重要，就是有一個以前德國的有線電台。威爾遜總統很憎惡這個電台歸到日本手裏，努力將亞普島自日本代管各島中劃開。失敗之後，他與日本發生了長期的微妙

爭論，結果一九二二年締結了條約，保證

美國及其國民在亞普島可以自由來往，與日本或其他國家完全處於平等地位，關於現在亞普關島有線電台之使用，兩國國民亦有同等權力。……美國國民在亞普島有無限制之居住權……美國國民在該島關於個人及財產有完全自由來往之權。

這種明白規定的結果是經過了一年的文書來往才獲得的。而此事則激怒了日美兩國輿論的情緒。一般將要預料今日亞普大致成爲美國的殖民地了。但是目前該島並無一個美國人。其理由有二。第一美國從未有理由埋怨日本之管理該處有線電台，第二亞普不是一個可以居住的地方。

我向各島遊歷。我同一位要回家去的亞普土人作了朋友，他邀我住在他家裏。以後三星期，我每日都在瞠目結舌，不僅在我一方面感到森林生活的驚人，即在土人方面有許多從來也未見過一個美國人。

我走馬看花巡行過這個島，有時我一人，有時有土人跟隨着，但從沒有官方人員跟着我。我並未見到有要塞。在其他各島我也有過同樣的經驗。並未發現有任何實在要塞的象徵，就是任何土人，批評日本統治最厲害的土人也告訴我沒有什麼要塞。

國聯委任統治委員會指示日本在塞班港(Saipan Harbor)用了四十五萬元美金（約合日金一百三十五萬圓）建築海軍根據地。他們一再要求日本在下次報告中詳加解釋。但是每次報告書中（一九三五年秋間的報告書也未例外）只提出一般的聲明。此事加強一般人的印象，日本願意土人及外國認爲這羣島對於襲擊並不是完全沒有準備。

塞班港不能用作海軍根據地。到過那裏的人，都知道這是商業的發展。那裏有暗礁同礁湖，沒有由海角或島嶼掩護的港灣。海岸線很直，海岸之後又沒有崗巒可作大砲的掩護，陸地逐漸陡起上去，岸上各處都是敵人軍艦理想的目標。如果日本軍事專家要想實行海軍「切腹」（即破腹自殺）那他們最好在塞班港建築海軍根據地。

從商業上講，這個港灣也沒有價值。美國商船因爲缺乏這樣的海港，常在離岸二英里外下碇，裝運或卸貨常因海上風濤遲延。有時一隻船因爲等候能平安裝上糖貨停泊十天。是以需要建築一個九十公尺寬一千六百公尺長的海道，才能使船靠岸裝運糖貨。建築海港共用了四十五萬元美金，若看塞班港每年糖的出口超過三百萬元，似乎並不算多。

但是尙有許多旁的海港因爲建築上用錢較少或未用錢，沒有引起委任統治委員會的注意。所以沒有用款者因爲這些海港已經完成，可以作爲商港或海軍根據地用了。日本異常看重這些島嶼，用日本海軍大將末次正信的話，這是他們的「國防前線」。

任何艦隊要去中國，要經過二千五百五十個障礙。有的島嶼

沒有用處，有的島嶼是很好的軍艦潛水艇及空軍藏匿的地方。舉例來說，托拉克（Truck）就是天生來的海軍根據地。該處並未建築要塞，也不需要建築，因爲該島在一個四十英里寬的暗礁之中，各方面都有暗礁，只有少數孔道可以通行，這些孔道很容易用水雷來封鎖，該島有這許多的保障，簡直是上帝的兵工廠製造出來的。波納普（Ponape），枯塞（Kusaie），加留（Jaluit），恩納維杜克（Enewetok）及其他許多島嶼，都是亞洲新長城的有力要塞。

在這個長城很顯露的角上，爲巴洛島（Palau），地位在戰略上極爲重要。離非律賓只有五百英里，現在常有飛機來往在巴洛島上建築航空站，供東京與巴洛間航空之用，已引起非律賓人很多的幻想。當然在目前他們沒有恐懼的理由，但是如果將來菲律賓內部發生糾紛，危及日本在菲島的經濟利益及日人生命時，沒有疑義，這個鄰近的日本前哨就很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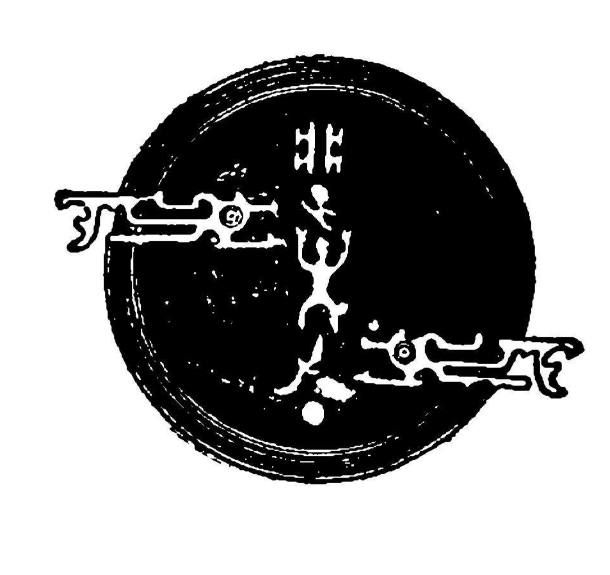
巴洛是日本距離新加坡最近而最重要的地方。距離澳洲也最近。距離荷屬東印度也最近，事實上距離荷屬東印度只有六百英里遠。日本仰賴美國同荷屬東印度的煤油，沒有這兩國的煤油，日本就不能作戰。是以日本必須維持與荷屬東印度的交通。像日本海軍司令佐籐在布拉塞的「海軍及運輸年鑑」一九二七年版上面說，『日本煤油進口的半數來自荷屬東印度，通荷屬東印度海道的自由是日本抵抗力量所絕對必要的』巴洛是這條海道上最後一個重要點。

塞班港不能充作海軍根據地，而巴洛却是具有潛勢力的海軍根據地。那裏海水很深，可以停泊軍艦至少五十艘。這個地方的存在，普通人不大知道，但據我推測，並非祕密。官方人員帶我坐船通過這個長約五英里的海道。日本軍艦有時在這個港下碇。商船則不許停留。這裏並沒有補充原料的根據地或要塞的象徵。自然如果需要，這都是可以作到的。這個海港有一個多山的島亞拉加伯森（Arakabesan）來作屏障，在那個島上也已經建築了新的航空站。

巴洛是日本最西最南一個根重要的島，但是尙有不大重要的小島，將這個長城延長到赤道，差不多可以接近新幾內亞（New Guinea）了。在赤道上日本與澳洲的代管島嶼連接着。若乘海船，離澳洲只是幾天的路程。事實上馬克羅尼西亞（Micronesia）使日本離澳洲近了兩千英里，在東面與美國也近了兩千英里。

亞洲新長城的寬度長度及力量，差不多已使『開放的門戶』比例上小了窄了許多。日本請求西方各國離開中國，因爲這個屏障，使日本的力量無邊的增加了。

註：此文譯自四月一日美國新共和周報，原題爲 Asia's New Great Wall，原作者爲 Willard Price。



正倉院考古記（一）

傅芸子

一 正倉院之由來

正倉院在日本古都奈良市東大寺西北，爲彼國皇室所有之一特殊寶庫。院中主要建築物，僅一素樸無飾之木倉而已。全倉區分北中南三部，卽世所謂之三倉。南北兩倉，均以三棱形木材，橫積而成，下承巨柱，可通往來，初時僅此二倉，中倉則爲後之增設者。故所用木材（普通方板）異於南北兩倉。各倉內分二層，陳有玻璃橱櫃，各種古物，列藏其中。平時嚴扃，止每歲十一月初旬，曝晾展觀數日。臨時設梯昇降，逾期撤去，卽寂然悄立於古木蓊鬱之山林中矣。三倉創建年代，雖不詳悉，然依東大寺略記所載，則天平勝寶八年（西元七五六當唐天寶末至德初）已有南北二倉，原位於東大寺境內，後劃成另一區域，卽今日之正倉院也。

正倉院與東大寺在歷史上極有密切關係。今院中所藏古物，其主要部份，多係聖武天皇御物。當天平勝寶四年（西元七五二）東大寺大佛（注一）舉行開眼供養大會時，上自聖武天皇，光明皇后，下至百官庶民無不參與。厥後天皇升遐，光明后卽以其遺愛御物，供獻佛前，藉修功德。此種物品，咸爲日本皇室珍寶，泰半來自隋唐兩代中土。後卽珍襲北中兩倉。平日封閉，由東大寺保管。南倉亦存儲皇室他種珍品，以及寺中原藏各種古物法器之類。此時三倉物品，雖由東大寺管理，然事實上仍爲國有物品。洎明治時代（西元一八六七——一九一一）三倉盡屬帝室博物館管理，始與東大寺完全無關。三倉物品，以屢經開檢曝晾之故，官物寺物，混淆無分，至今遂成今日之正倉院。

注一：奈良東大寺大佛，係毗盧遮那佛，高五丈餘，可謂亞洲第一大銅佛。鑄造始於天平勝寶二年（西元七五〇）越五年始完成。當大佛開眼供養會時，尙未塗金，蓋恐聖武天皇有不豫之故，乃提前舉行。

二 正倉院之價值

正倉院雖不過一素樸無飾之木倉，然迄今已閱一千二百餘

年之星霜，倉之全體，未見若何殘毀；內藏物品，稽之最初入藏文獻，亦未見多量損失，其管理有方，保存得法，洵爲世界罕與倫比之寶庫！就其所藏品物言之，包含種類，亦極豐富。舉凡衣冠服飾，武備農工，日常器用，以逮玩好諸品，無不賅備，大都爲吾國隋唐兩代產物，經當時日本之遣唐使，留學僧等自中土齎去者；亦間有彼國奈良時代（西元六四五——七八一）吸取唐代文化，模仿成功者。隋唐兩代，尤以盛唐文化，可稱吾國歷史上之黃金時期，既上承南北兩朝育成之文化，復又繼而光大之。盛唐之世，疆宇遠拓，不時接觸外來各民族——若伊蘭若印度——之文化，擷取菁華，孕毓發揚，遂造成超越世界燦然不滅之「唐代文化，」而日本之天平時代（西元七二九——七六九）又爲唐代文化輸入彼國最盛時期。此種唐代優越文物，以及當時日常生活狀態，吾人僅得於昔人載記中窺見一二；至今千百年之下，若欲一覩其日常生活實物，除西陲發見一些之斷紈零縑殘闕品外，其完整無損猶能充分顯示唐代文化之優越性者，至爲罕覯，又况能聚多數完整品物於一堂，尤稱難能。而正倉院所藏諸物，却可彌補吾人此種遺憾，豈非一絕可慶幸之事歟！吾嘗謂苟能置身正倉院，一觀所藏各物，眞不啻置身盛唐之世也。故其在攷古學美術史文學民俗學各方面所予世人之觀感與豐富資料，其價值豈可以數量計之哉？惜乎正倉院參觀資格，限制過嚴，而吾國人之曾入覽者，亦止數人，至爲文記之者尤尠。以吾所知，僅有楊猷谷先生東瀛攷古記一文，刊於往年文字同盟，似惜簡略。此稿乃筆者前歲參觀所得印象，年來復流覽舊籍，對於院中所藏物品於名物上頗有可資印證者，摭拾成篇，聊以紹介國人云爾。

三　正倉院之觀覽

歐美各專門學者之東遊日本者，莫不以一觀正倉院爲幸。蓋正倉院所藏品物，其價值既如上述，而參觀資格，限制復嚴，本國人非高等官及專門研究家，不得入內參觀。外國人亦須經外交長官之介，經宮內省詮衡，審查合格，發給「拜觀券，」屆期始可入覽。其難如此！職是之故，益爲世界所重。余於民國二十二東渡，承乏京都帝國大學講席。來此亟思一觀正倉院，是年因辦理參觀手續已晚，翌年始得如願，實爲余東遊惟一快事！

是歲十一月五日爲正倉院展觀之第一日，晨八時餘，東方文化學院研究員水野清一先生來訪，約同丹麥民俗學家 Smibt 女士，赴奈良市參觀正倉院。九時至京都驛奈良電車站候車，時京大同人濱田靑陵（耕作）博士夫婦暨東大池內宏博士已先至，蓋亦往觀正倉院者。未幾同乘電車，離京都西南行，直趨奈良。時已深秋，丹楓黃葉，景物宜人。惜爲慢車，經一小時餘始達，設爲快車，僅需四十五分。濱田博士乃喚一汽車，招吾等同坐，頃刻即抵正倉院，蓋

步行亦不過十五分耳。

正倉院門前，設臨時官幕，有帝室博物館特派員，辦理招待簽名驗證諸手續。參觀者多着西式或和式禮服，先繳「拜觀劵」然後簽名發還，繼至北室，候集數人，又復點名，一一放入，其鄭重如此。

時同來者，均已散開，余得濱田博士之助，手續幸先辦完，郎隨一行參觀者，魚貫而入，經長林石徑迤邐至倉下。倉東向設臨時木梯，至此易拖鞋，拾級登倉。余先至北倉，招待員關保之助君（帝室博物館員）以余爲華人，頗爲注意，蓋余是日著華服，已引起當時一般人之注意。濱田博士旋紹介余於關君，彼謂極願余以參觀所得告彼。

倉中設列玻璃櫥，古物分陳其中。倉內光線黝暗，非攜電炬，不能審視。幸水野君攜一大型電炬來此，因得假之一觀，然猶未能暢觀，蓋品質既古，光線復暗，實難諦視。僅辨物體而不能觀其表面花紋之優美者殊多。年來暇時翻閱東瀛珠光，正倉院御物圖錄（均爲圖版）二書，始獲領略其妙。以下所述，皆其重要之品，（下文所記陳列品名，悉據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加括號別之。）

四 三倉之概觀

北倉

入門第一觸余目者，即「前棚」（棚，ta na 櫥架類之物，此處係玻璃陳列櫃。）所陳之「金銀平文琴」「螺鈿紫檀五弦琵琶」一「螺鈿紫檀阮咸」三點樂器。琴之表面有金銀平文之人物鳥獸草木花紋，背面龍池旁純爲銀平文雙龍，上下點綴花紋。鳳池文樣相同，但易龍爲鳳，龍口下有銘，即用後漢李尤琴銘，所謂：「琴之在音，盪滌邪心。雖有正性，其感亦深。存雅却鄭，浮侈是禁。條暢和正，樂而不淫」者是也。腹內並題：「清琴作兮□日月，幽人閒兮□□□。」「乙亥之年季春造。」正倉院御物棚別目錄稱：「據獻物帳所載之銀平文琴，弘仁五年十月十九日出陳，後弘仁八年五月十七日，易入此琴。」弘仁八年（西元八一七）當我唐憲宗元和十二年，此琴所題之乙亥干支，最早恐即玄宗之開元二十六年（西元七三八），最晚亦當爲德宗之貞元十一年（西元七九五）自其琴形觀之，與法隆寺所藏之開元十二年造琴相同；又琴之斷紋似即梅花斷，亦爲年代古遠之證。琴之表面，裝飾人物，饒有道教色彩，上端嵌以方界，內作三道士，跣足盤坐樹下，周飾珍禽異卉，中坐者彈阮咸，左撫琴，右飲酒，其上雲山飄渺，下有二道童跨鳳執幡，分列左右。界外山間，又有二控鶴童子，構圖頗具洞天福地之想。按玄宗時代，道教甚盛，玄宗深信之，幾等於國教尊崇。又好音樂，當時蜀人雷霄造琴精品，多收歸大內，此琴製造之精，雖非雷製，亦非凡品。又其裝飾圖樣，並富西域趣味，即界外樹下，別有二胡裝者，一飲酒，一鼓琴，蓋當時長安洛陽兩地，胡化頗盛，其風竟影響及於琴之裝飾，琴本非胡樂而有西域風，苟非唐人恐無此大膽。

至於「金銀平文」之美術工藝與「金銀平脫」兩者之技巧，頗難識別。日本學者，詮釋「平文」「平脫，」亦言人人殊。總之「平文」之名，雖未見於吾國載籍，然不得卽據謂此琴非唐製也。「五絃琵琶」形如琵琶，而五柱五絃，紫檀木質，背之全面，有螺鈿之鳥蝶，花卉，雲形，寶相華文；花心葉心間，點綴紅綠粉彩，以金線描之，其上傳以琥珀，玳瑁，於其淺深不同之透明中，顯現彩文之美，極爲瑰麗工巧！按五絃胡樂，不知造者何人（注二），隋唐九部樂中，均用此樂器，（注三）唐貞元中，有趙璧者，最擅斯技，（注四）元白長慶集樂府中均有五絃彈之諷，觀元氏之詩，尤足想見趙璧五絃之傾倒一世。（注九）今吾國殆已久佚此恐爲天壤間僅存之物矣！又其捍撥，覆以玳瑁，有螺鈿騎駝人物，胡裝，一手執撥，一手按琵琶。西域趣味，甚形濃厚。阮咸長項圓身，四絃十四柱。亦紫檀螺鈿。背面螺鈿以玳瑁琥珀綴成二鸚鵡啣珠之形。其製作技巧，與五絃同一工麗。捍撥綠地，以蜜陀僧（注六）彩繪四女花下團坐之圖，中一女郎彈此式阮咸。阮咸相傳創自阮咸，故名。（注七）其形略如今之月琴而長頸，與前述琴上道士所彈之阮正同，可見此式之古。此外尙有「雕石橫笛，」凡六孔，有吹孔而無膜孔，較今日吾國通行者短，近乎日本雅樂所用之笛。「雕石尺八，」按尺八一物，爲唐呂才所創，凡十二枚，長短不同，（注八）形如今之單管簫而五孔，不似今日本所用尺八之粗重。（注九）正倉院此物，蓋猶具唐代之原型。以上二物吹孔

周以花紋，全管俱有蝶鳥花草浮雕。琴旁尙陳貯絃之「銀平脫合子」及殘絃。按「平脫」本唐代盛行之工藝美術，玄宗及太眞所遺安祿山金銀平脫器物甚多，有金平脫裝具，金平脫鐵面椀，銀平脫五斗淘飯魁，金平脫杓，金平脫合子之目，具見唐人樂史楊太眞外傳及姚汝能安祿山事蹟。平脫技法，係用金銀薄片，斷成各種文樣，以膠漆粘於器上，再髹漆數重，然後細磨之，現出文樣遂成。尙有於金銀片上，更鐫以極纖細花紋者，（卽所謂之毛雕）尤稱工緻。至唐代宗七年（西元一一四〇）杜奢侈，禁造作，（注一〇）平脫技法遂絕，而日本亦未有仿效傳世者！正倉院所藏金銀平脫器物，種類甚繁，且多完整之品。近年吾國河南出土古鏡，雖間有平脫者，惜多殘蝕，且又流於域外，殊堪浩歎也！

注二：太平御覽卷五八四引晉律圖：「五絃不知誰所造，今世有之，比琵琶稍小，蓋此（應作北）國所出也。」（嘉慶刊本）舊唐書卷二九晉樂志「五絃琵琶，北國所出。」（懼盈齋刊本）

注三：隋書卷十晉樂志。（五局刊本）按九部樂除康國外，均有五絃。

注四：唐段安節樂府雜錄：「貞元中有趙璧者，妙於此技也。……近有馮季皐。」（守山閣叢書本）

注五：元稹長慶集卷二四樂府五絃彈：「趙璧五絃彈徵調，徵聲巉絕何淸峭。……衆樂雖同第一部，德宗皇帝常偏召。旬休節假暫歸來，一聲狂殺長安少。主第侯家最難見，搖歌按曲皆承詔。……」白居易長慶集卷四，五絃彈，惡鄭聲之變雅也。（四部叢刊本）

注六：油沸密陀僧（卽酸化鉛）以之調色而作畫。

注七：舊唐書卷二九音樂志「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明，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因謂之阮咸。」太平廣記卷二〇三引國史纂異：「元行冲賓客爲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識之曰：此阮咸所造樂也。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淸雅，今呼爲阮咸者是也。」（嘉靖談刻本）

注八：舊唐書卷七九，呂才傳：「才能爲尺十二枚，尺八長短不同，各應律管，無不諧韵。」

注九：田邊尙雄以日本爲中心所見東洋音樂之變遷：「……尺八自足利時代之末，戰國時代之際爲虛無僧與浪人所盛用，一則爲强大男性之音，一則又爲護身之具，故用粗根堅厚竹管製之，遂成如今日之粗重。」

注一〇：舊唐書卷十代宗紀：「七年六月，詔諴滙葬，不得造假花果及金手（當爲平之譌）脫寶鈿等物。」

次至中棚，內陳「金泥繪新羅琴」「金薄押新羅琴」二點，俱十二絃。其金泥者惜已剝落不堪。惟後一琴其花紋以金薄嵌入，故尙具殘形，然亦黝黑不可辨視。若據弘仁二年（西元八一三）雜物出入帳所云：「金泥繪琴表圖木形金泥畫，以金薄押遠山并雲鳥花草箏形，罰（？）面畫日像。」則千餘年前之輝煌炫麗可知。又有「吳竹笙」「吳竹竽」，均十七管，笙全長四九糎，竽全長九七糎。笙與今式仝，惟吹嘴簧管則較長，其工管長日本尺一尺三寸九分五厘，竽爲笙類樂器，管較笙尤長，其工管長至二尺九寸七分四厘。（注一一）又「螺鈿紫檀琵琶」及「紅牙撥鏤撥」琵琶紫檀爲槽，背面飾以螺鈿玳瑁之迦陵頻伽，飛鳥花紋，雅麗非凡。孟浩然涼州詞所謂「渾成紫檀金屑文，作得琵琶聲入雲。」（注一二）蓋琵琶以紫檀爲槽，施以金屑文，或螺鈿文樣，殆均唐代一時之風尙。而太眞妃所用之邏沙檀琵琶，亦不難想見其製作之美。（注一三）彈者向皆以木撥，賀懷智獨用鐵撥。（注一四）貞觀中，裴洛兒始廢撥用手，謂之「搊琵琶」，迄今無用撥者。（注一五）今日本仍以撥彈之，蓋猶沿舊法。此撥象牙質，表施「撥鏤」技法。所謂「撥鏤」者，亦吾國唐代工藝美術之一，係以象牙染成紅綠諸色，表面刻以花紋，所染諸色，層層現出，或更有傅他色者。極形纖麗精巧。唐中尙署，卽掌進此種技巧物品（詳下。）此物紅牙上鏤白紋山花鳥獸，點綴綠靑兩色，允稱精品。惜此技巧，今亦不傳！

注一一：兩點尺寸，據正倉院御物圖錄第一輯。

注一二：孟浩然集卷四（四部叢刊本）

注一三：唐 處誨明皇雜錄：「天寶中，中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其槽 邏逤檀爲之，溫潤如玉，光輝可見。有金鏤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抱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淒淸，飄出雲外。……」（守山閣叢書本）

注一四：樂府雜錄：「開元中有賀懷智，其樂器，以石爲槽，以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

注一五：隋唐嘉話：「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搊琵琶」是也。」

轉而至西棚，南棚，所陳泰半爲藥品。西棚有「寒水石」「太一禹餘糧」「龍骨」「龍角」「雷丸」「厚朴」「遠志」「人

參，」「大黃，」「甘草，」「丁香」等。南棚有「沉香，」「烏藥，」「沒食子」等，據法隆寺方丈佐伯定胤言：「……入奈良朝，聖武天皇繼續實現聖德太子之理想，復興施療，施藥二院，在彼所使用之藥材，至今尙殘存正倉院中。」（注一六）其由來如此。

注一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佐伯方丈在大阪水曜醫學會之演講「佛教與藥療。」

北棚第一觸余眼簾者，爲「鳥毛立女屛風。」凡六曲，僅陳其一。各描一唐裝美人，或立或坐，姿態不一。衣上原粘鳥毛，今皆剝落，僅存所畫人體輪廓而已。余所見者，係美人小立之像，頤豐體碩，儼如周昉所繪之仕女。翠鈿眉間翳上（注一七），胭脂紅潤雙頰，尤形穠豔之致。證以溫飛卿獻淮南李僕射詩所謂：「舜轉紅迴袖，歌愁斂翠鈿。」及菩薩蠻「臉上金霞細，眉間翠鈿深。」（注一八）者，可知唐代婦女面部化妝「花鈿」之外，尙有「翠鈿」之名，不觀此畫，不知飛卿所狀美人翠鈿化妝之妙也。至於所畫美人風格，豐容低髻，（如溫飛卿南歌子所謂：「鬌墮低梳髻」者是也。與斯坦因在喀喇和卓附近古墓中所獲開元二年（西元七一四）樓樹美人及桃花樹下仕女遊春兩圖中之婦人頗相類。（注一九）其豐頤紅粧（如元稹離思所謂：「須臾日射臙脂頰，一朵紅酥旋欲融。」）與日本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學室所藏河南出土頗能狀其豔麗）及京都畫家橋本關雪氏所藏唐女俑（注二〇）唐女俑無殊。均足爲唐代婦女流行化妝服飾之一絕妙資料。

注一七：此圖美人雙眉間，有綠色花鈿四點，作十形，與勒柯克 Lecoq 氏「高昌」ChotSoho 圖版卅之二貴女圖額上之花鈿同形。其醫鈿係於頰輔上，左右各點一的，亦作綠色。

注一八：溫庭筠詩集卷六，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花間集卷一。（四部叢刊本）．

注一九：見 Aurel Stien: Innermost, Asia，卷三圖版 105，106.

注二〇：見京都帝國大學「考古圖譜」正編

次有「山水夾纈屛風。」「夾纈」一作「夾頡」爲盛唐最流行之染色工藝，法以二板雕鏤同樣圖案花紋，夾帛染之，並能施以二三重染色，染畢解板，花紋相對，左右均整，色彩宜人，此法本玄宗柳婕妤妹趙氏所創。當時甚祕，後遍於天下。（注二一）開元九年（西元七二一）安祿山獻俘入京，玄宗亦有「夾頡羅頂額織成錦簾」之賜（注二二）其爲珍品可知。尙有「鹿草木夾纈屛風，」「鳥木石夾纈屛風，」「鳥草夾纈屛風，」「古人鳥夾纈屛風」四點。文樣構圖，題材所用動植物，多屬中國及當時西域之作風與產物。今日本染織品中有「板締染」者，即其遺法，吾國直至明時，其法猶盛，有檀纈，蜀纈諸目。（注二三）今北方鄉人，尙傳此法，偶於故鄉街頭，見有匠人夾布印染，然文樣粗簡，色彩俗惡，遜昔不啻天壤矣！又有「蘸纈屛風」四曲，各描麟象鹿豕鷄鷹不同之文樣。「蘸纈」之法，以蜜臘於布上描成文樣，浸染料中，及臘脫落，留其文樣，再蒸而精製之乃成。更有施二三重染者。此亦唐代染彩法，惜今不傳！

注二一：唐語林卷四：「玄宗柳婕妤，有才學，上甚重之。婕妤妹適趙氏，性巧慧，因使工鏤板爲雜花，象之而爲夾結。因婕妤生日獻王皇后一匹，上見而賞之，因勅宮中依樣製之，當時甚秘，後出，遍於天下。」（守山閣叢書本）

注二二：見姚汝能安祿山事跡卷上（學深類編本）

注二三：明刊碎金頁五一綵色篇第二十，夾纈條「檀纈，蜀纈，撮纈，錦纈，鹽兒纈，漿水纈，三套纈，哲纈，鹿胎斑。」（故宮博物院影印本）

（未完）



飢餓線上的農村旅行

——從連雲港到海州——

徐盈

到了連雲港，正在四月七號那場從海濱到內地普降春雨的第二天。在船上，遙遠地看着雲台山被洗刷得很乾淨，成爲靛青顏色；黃海的水色也似乎冲淡了，不是那麼耀眼的黃。碼頭上正在起卸着貨，一片吭唷聲喚得對面的山峯頻頻作着回響，這裏的景物，宛然是有點江南的模樣了。

地面上，到處都是鋼鐵，到處都是機械。水泥桶和煤炭堆兩座山似的對峙着。小工遍佈在這地帶裏蠕動着，星星點點地有如燥熱時候佈陣的螞蟻羣。到現在，還是在繼續地開山塡着海。當人走到代替了海水的石路上時，不由得便感到了一種力量；看看那無可奈何的海潮，激起白的浪花，只得捲着那水門汀的大堤來洩憤了。但潮大時候，偶然也會上岸，聽說有一次鐵路上便損失了一貨車赤糖。

隨着朋友們登了岸。

連雲港的街市建築在山窪裏，看起來很簡陋，還沒有什麼夠講「市政」的規模，一條大街像是條洩水溝，已經被山水衝得不成樣子。商店都有不景氣的外貌。

站在街頭，可以望到下面蜘蛛網似的輸運鐵軌，不規則地伸長着。「步步高」式的車站已然完成了外部，最高的是鐘樓這一層，恰好供給街市上的人們對錶。有些小房子正在建築，工人們只是砌起石頭，抹上水泥便完事了，頂子是草的。

據說這裏地皮已經貴得可怕，而生活程度的澎漲尤其駭人，吃的，用的，沒有一種東西是當地的，一切都要從各方面的車船上運來，一斤青菜貴到一角五分，還是供不應求。魚蝦雖有，但是有季節性的。

所以，『這裏能看到的，只有工程，沒有農業。』

一位作工程師的朋友在一所飯舖裏招待筆者吃過六角錢一碗的麵條後，他拿起手杖來說：

「這裏雖沒有農業……山上面還有點樹林子可以看看，你

可以順着這條山路上去到了黃窩，那裏正築壩，工程還不小，說來說去又是工程了，哈哈哈……早點轉回來山裏面總是不十分太平……」

於是，使分了手，我便踏上了爲運輸工程材料而開鑿的山路。這第一個山稱作流嶺，山脚下海在流。

流嶺的植物分佈

青的天，太陽高懸着，海風却吹得使人感到涼爽入骨。

道路很平坦，爲了爬行汽車，所以坡度也就很大，走起來絲毫不費力氣。山根地方看新鑿開的石頭是青色的，但在山路的剖面上由於風化的結果，已然有了紅黃色片狀的表層，作着魚鱗狀的剝落，而變爲極黏的赤土。在當海這面，夾土的石層上面，很艱苦地只掛着一點白茅之類的雜草。民家種的馬尾松也是側枝發達地在我頭頂上當風搖曳着。

這時，可以很清晰地望着海，兩個碼頭是像一雙筷子似的筆直地伸出去，遙指着在對面作屏障的東西連島。據說起初的計劃是想從孫家山築出一道大堤一直通到西連島的，使三面連接着陸地以達到一個良好港口的條件，若是那計劃成爲事實，看起來自然便更偉大了，而人和錢的數量也就會更難比擬的。

繞上大剪刀盤，一片雜樹便在山窪裏展開了。化香樹（Platycaryastrobilaceol S.etz）掛着黑色的塔狀果滿山都是，這時候，大半的樹種還是沒有出葉，就樹皮看起來，有刺楸，山合歡，臭椿，苦楝和還掛着幾片枯葉的（枯葉已被人摘去了）的麻櫟，白櫟，及小柞櫟的小樹。因爲斫伐太甚，所以沒有什麽成材巨株了。

又轉上小剪刀盤，無意中竟發現有着野生的竹子，雜在野草裏。

有了化香和野竹，這就證明這裏已經是長江植物地帶了。林學家李寅恭教授曾經調查過南京幕府山上最多的是化香，佔全體樹株的百分之六十六，這一種江南最普遍的樹種，如今已然在同樣地在盤據着東海的山腹了。不過這有着江南樹種的地方的老百姓，却遠不及那江南老百姓的貧窮線上的生活呢。

山上方，有着斫松枝的樵夫看着那張枯瘦的臉子和細細的手腕子，似乎並不像腰有鋼刀的綠林豪傑，使向他作了一度訪問。他本是一個漁人，因爲近來風不對，出去一天總是無所獲而歸，只好回到已賣掉的柴山上偸斫點松枝去賣，「你看這麽大的一、堆，」是的，有兩抱大的一堆，結束得很緊，「才植幾個錢？……挑到新浦去，七堆才賣一塊錢，三四個人的來往，吃用想想難不難？」站在「貧窮」的面前，我心頭上的「森林保護」的字樣消失了，我隨着爲他嘆息。

「鐵路把老百姓害苦了！」最後他這樣嘆息說着，皺起了額上的疊紋。

的確，鐵路奪了他們的土地，衝破了他們原始的自足自給的環境。一部份幸運者是更幸運了，可是大部份的無告者也就更無告了。這也難怪開港時候引起了多少糾紛和械鬬，老百姓們堅持着「不准破了風水！」然而，「風水」到底是破了——

時代使老百姓變成「頑民」。徐海一帶的人民從來是出名

的強悍。

到了黃窩，那裏依然還在作開掘基礎工作，因爲還沒有找着堅硬的石底，所以打壩的工程只好展緩了。這裏的水流速度約爲每小時六千方光景，等到水壩築起來，每天便可約束着二十萬方的淡水來供給鐵路和市民的消耗了，但將來若是連雲碼頭發達起來，這點淡水夠不夠支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轉上更高去，翻過一個山，遇到一個追蹤過來的農民，他問，是不是想去法起寺，那麼他可以引路。到那裏還要翻過七八重山，筆者便謝絕了。他看到筆者滿手握着枯枝雜草，便憬然有悟地說，「你也是來採花的嗎？」後來方才知道，原來中央大學曾經派人往山採集過標本，當時還有軍隊保護着。

太陽稍斜，筆者便有點戒心地轉囘來，那人還跟着，走到馬路地方，見了一塊斜出的方桌模樣的石頭擱在路旁，他說「這裏是仙人洞，從前修路時候，山開到這裏，一個工人正要點炸藥，覺得肩上有手拍一下，一囘頭，沒有人，以後這裏就沒有動工……」

這，使人不禁想到河工博士們向着龍王跪拜的事了。

到墟溝的路上

第二天破曉，雲台山孫家山，還都在濃濃的霧帳包圍着的時候，筆者便和在睡夢中督工的朋友告一聲別，開始向西進發。引導者背起我的簡單行李，我們下了那串天梯一樣的高階，看見一列特別快車停在碼頭旁，車頭在不停地喘氣，後來便從它身旁過去。

曉風刮得奇冷，這地方雖然和溫度平均六十七度的徐州府處在一條水平線上，但氣溫的變化卻大大地不同了。順着鐵道走着，南面是山，北面是海，踏着的是砂子，新風化了的和遠方搬運來的土壤，霧濃得化不開，連滿山的馬尾松都看不見了，路上少見有人，只見鐵路兩旁有發育極劣的小洋槐，乾乾地沒有發青。

穿過孫家山那條長長的山洞，像在黑暗中趕路，洞的長度雖然沒有鎮江的那條長，但也頗可觀，洞裏面陰森刺骨，石縫裏還在陰澈着水跡，到洞口外，竟成爲珍珠簾似的下洩着。黃紅色土夾着卵石有些地方已然在傾塌了。時常爲水刷洗的地方，竟沒有一點植物生長。

遙遠地，在山窩的樹叢中透出一所紅頂的洋房來，那是前海州鎮守使白寶山將軍的家。白將軍的勢力依然存在着，人們說：沒有他的幫助，隴海鐵路就很難順利地展長到海濱來。那大院子裏的樹種頗多，柳樹已然垂下鬚來，成爲萬灰叢中的一點綠了。再西邊，便是江蘇省立的初級水產學校的一所樓房，關閉着，大概正在放春假。由於這所學校，使我感想到連雲港一帶漁業的幼稚。

因爲不能到深海去打撈魚蝦，都難有固定的產額，所以便沒有一個市場。漁民爲了飢餓，甚至於不顧天氣和季節，拚着性命和風浪掙扎，而結果，還是空手囘來。比較着，這裏還是以過些日子的帶魚爲大宗，這種魚因爲能夠互相口銜着前者的尾巴成一條帶子似的游到淺海來，漁人只要捉到第二尾，便可以像扱水似的把魚練拉上船來，一次便可以滿載了，只有這一季是大宗。

慢慢地，山遠了，海望不見了，土壤成爲黑色的黏土了。墟溝車站以西，像東汪圩、前汪圩、唐圩等等地方都是一片露天的大鹽田。

一直向西去，頂到徐州，到處都是這種深淺不同的黑土。

在墟溝車站後面，我看到一匹水牛，在山坡的基部，我發現了幾塊稻田。這眞得使人驚訝起來，我們的農民是多麼會利用他的環境啊。難怪基督教在中國作農業改良工作的辛柏森博士這樣說，『美國配給中國人講農事改良嗎，不配的，這才有幾年，美國人對於自己的土壤已經得費點勁整理了。有人能到中國來，看看那在水旱，病蟲，（戰爭和匪禍還不在內）各種災難，抵抗中的部分成功吧，那他眞就不會再向這兩千年的農業古國亂出主意了。』我們覺得，我們的農民的，對於農事的適應，的確是明智的。客人的讚美是不假。

這一帶鹽田，風輪的水車雖然有，但沒有像塘沽海河口一帶地方的數目之多，稅警團的營防地便是四周用鹽水像一條小河似的圍繞起來，將掘起的土堆成一圈矮城，城門處是一個碉堡，稅警便荷着槍在下面逡巡着。他們的餉足械好，個個人的臉子都有點紅噓噓的。

從墟溝車站向南走到墟溝市——一個古老的村鎮。

沒有生路的老百姓

墟溝市裏住着一位老人——一位有龍馬精神的隱士，同時也是當地赫赫的士紳。他是一個對於時代的進展表示反感的人，他的對於「鐵路」的意見曾經博得多少人氏的喝采。

「自從鐵路來到這裏，」他說「沒有好，只有壞，本來是一個安安穩穩的地方，只要打點魚，斫點柴，山溝裏面種點地，也就能夠平平安安的過一輩子了，可是，鐵路一來，什麼壞事也就來了，好賭了，好嫖了，年頭也跟着壞起來了……」

年頭壞起來，這到的確是事實，但在未來歷史上將要大書特書的「一九三六年」世界的動亂和不景氣，是不是也由於鐵路鬧的，到是一個問題。說到民生方面，老人是更多感慨。

他認爲現在當地的老百姓已經沒有生路。日漸澎大的稅警團，嚴厲地監視之下，本是以匪爲副業的良民也只得洗手了，種地吧，到處不是鹽鹼，就是石頭，勉強地生長一點，也不過僅夠幾個月的食糧，事實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可耕的地；打漁呢，風吹浪打，拚着性命，小帆船也到不了什麼深海裏，尤其是搶來搶去，僅有的一點海產，幾天就乾淨了；斫柴吧，樹枝子不值錢，費上幾天功夫，辛辛苦苦地把柴運到集上，兩抱大的七垛才賣一塊洋錢，這能濟什麼事？尤其是工程上到處都不僱用本地人，更是把最後一點生機都斷絕了，地方人自然免不了有敗類，可是那裏能都是敗類呢？

入春以後，什麼都貴起來，一斗麥子從一塊長到兩塊，小米子一升也賣到兩毛，白麵，黑麵，都是加倍的長，手裏錢越緊，東西也就越法的貴，看吧，今年東邊要是再沒有好收成，走不開的，走不動的人們，總不會再老實了。老人把將來看得非常黑暗。

這些話的確是鐵一般的事實，而當地百姓的強悍的性格，也正是由於這種艱苦的環境所造成。一個小孩子降生下來，父母便把他拋在一邊，各自還是爲生活而奔忙，只在偸暇來哺哺乳，孩子哭笑都是沒人答理的。從幼便在這種只有冷酷沒有愛的環境中過活着，到長大後，自然便會毫不畏懼流血了。

在墟溝市裏，筆者向這老人致敬意。老人的兒子現在是一位非常有成績的專員，過去時候也曾一度主持過銅山縣政，非常的有政聲，聽說有一次兒子寄錢回家，被老人拒絕了，反而痛罵一頓，他說，若不貪贓，那裏能有這些餘錢。這事件立刻傳頌一時，稱之為「蝸戶」。到東海邊，很少有人不知道這老人的。

在古老的中國農村中間，這樣的是不可多得的士紳，古梗的品格，影響着一地的風氣，這是真正的「正氣」的扶植者。這山海中間的隱者，所缺乏的只是一點世界眼光而已。

離開了墟溝，取道新浦。

荒涼的鹼地上

從墟溝到新浦，先是鹽田，後是重鹼的滷地，這一片大面積上，根本談不到什麼農業。

南邊絡繹着一帶羣山，土名為虎山，馬山，猴石山等等，鐵路穿過了無垠的黑土地帶，到處是一望無際的荒涼。在乾透地方，土壤表皮泛出一層香灰色的白，而陰濕地方却變黑了，土質細且黏，握在手指中間有如黑色的桐油。

在這大片的荒涼地面上，人會不時地發現其中有零落地的婦女或兒童，正伏在地上找尋野菜，像在沙礫裏淘金似的那樣小心。荒涼地面上依稀地還可以看到有禾本科的幾種雜草，已竟枯萎了的鹼蓬，和落了叶子的小枸杞。在其中，很少的薺菜已然萌發出幾個叶來，雖然是到處很稀見的幾點青，可是捷足的人們已經不肯讓他安安穩穩地留種了。

又在一個低處的積水塘內，看到無數的泥腿正在那裏發掘，人人都濺得滿身泥點，分不清眉眼了，可是仍然是各據一方地在泥裏來搜索，看那種神氣，彷彿已經是有一點技術了，一捧泥漿只在掌心裏搖兩下，却能立刻找出目的物來，那是一串串地小菱角樣的東西，很難與泥土分別，但他們却認得很清。聽說是在拿回去後，要一顆顆地敲開，浸些時候，去了苦味，然後炒炒來吃，筆者手頭沒有「救荒本草」很難臆斷這是什麼東西。或者那裏面也未必能找到，救荒的東西也是日新月異着的。

另外還有一部分人用着小鋤頭到處翻土掘葦根，大部分是拿來作柴草燒，但那嫩的却也要煮煮吃的。

當快要到新浦時候，鐵路分歧了，一支北上，在臨洪河的口子，那灌雲縣和贛榆縣分河界下是大浦車站，有硝礦碼頭。筆者沒有往那邊去，一直地到了新浦市。

入夜了，電燈已在市裏閃鑠着。這是徐州以東的唯一繁華地方，有供大商人駐足的旅館，有金碧輝煌的百貨商店，有可以開駛汽車的石子馬路，而且還有戲班子在上演，新浦人都愛聽戲。潮河從大浦通過來，十幾隻帆船停舶在大船旁，燃着小小的漁燈，這一點，還可以指證了昔日的新浦。

新浦是被火車碼頭繁榮起來的，新浦繁榮了之後，西邊的海州便一天比一天的凋落起來。到現在，新浦又已經失掉了它的黃金時代，海州尤其是一蹶不振了。

看着新浦發達起來的人，都記得在有一百多家轉運公司的時候，新浦是最活躍的。而現在，還剩了幾家呢，一隻手已經數得過

來了。原因就是鐵路實行了「負責運輸」的結果，自從鐵路與商人發生了直接關係中間的這隻「手」因而便失掉了作用。從戴着瓜皮小帽的老板以至於藍布衫的搬運夫，幾千隻飯碗便爲這每輛貨車上的「負責運輸」四個白字敲得粉碎。在新浦街上繞行一遭果然是非常凄涼。

在同時，附帶着蘆蓆業也起了恐慌，這以後，我們只見車輛上蓋貨用了帆布，已經不再使用蘆蓆。每車價值廿元，能供一次往返用的蘆蓆的命運，便爲上海特製的帆布打倒了，不消說，又是有了直接間接地多少隻碎飯碗。

這用什麽話來解釋呢，只好說是時代的犧牲。

旅館中妓女極多，喧嘩至於午夜。江南，江北，各地話聲齊備，筆者不禁又在默念：這又是一批時代犧牲者。

海州瑣記

從新浦到海州，最慢的火車僅僅走半個鐘頭。

在新浦的車站西面，潮河水泛上來浸着許多墳頭。貧窮逼得慈善家也在減行善事了，似乎沒有閒心再來照顧那些乾骨頭。或者也許那是些英雄們的遺骸，所以博得同車的一位丘八先生大大地憤慨。

一路上很少見有樹，麥田是有了，零零碎碎地分佈在黑土層上，驟然地看到了一片片的青綠顏色，到使從東邊攜來的兩隻眼睛有點愕然。麥子看情形長得不好，單薄矮小，似乎從先天裏就帶來了不康健的病症，加上土壤含得鹼濃，使根部細胞很難吃喝飽了食料，以致後天的營養更成問題。在中國的鹼鹽地帶的土壤的改良雖說僅是一個「排水問題」，但這問題在國家整個沒有辦法時，老百姓是沒有辦法的。

到海州後，沿着大路進城。路上看到黑壓壓地民衆正在高舉鋤頭，肩抬土筐，腰裏帶着乾糧，純義務地在作「勞働服務」，海邊吹來的風，使人穿着雙重夾衣還有點冷時，但我們的老百姓却在赤膊的身體上流着汗滴，幾個稅警團的兵士在指揮着，志在完成一條「大路」。

這樣馴良地精神煥發的老百姓，眞使人對於歷史上的所謂「頑民」頭銜發生疑惑，使人想起「截」和「復」的故事。

事實上是這樣的，老縣志上載得明白，海州以東因爲頑民，鹽梟，再加上矮寇的爲亂，囂張到政府難以統治了，一個秀才上了一篇洋洋大文章，力陳這塊土地沒有再保留的必要，於是到了乾隆年間開始「截海」，把這塊地方從版圖裏截出去算作化外之地；可是到了道光時代，又有了一位秀才的大文章，是力陳「海」的不可「截」，於是又有了「復海」。

到了城裏，景情更不如前，有一點活氣的也就是士兵的購買力而已。過去這裏本來是轄四縣的一州，規模尙在，繁華已非，眞有破落戶之感。

去團部裏拜會一位朋友，朋友以爲我是聽到軍隊的擴充消息而跑來投奔的，却先皺起眉頭致歉意，等筆者說明了等不到明天，就要離開時，他却堅持着要我看看那城外幾座新整好的營盤了。…………

兒童的「玩」與「玩具」

吳靖山

——兒童爲什麼要玩？

——怎樣給兒童選擇玩具？

兒童爲什麼要玩？這是一個很少有人問的問題。大家都知道兒童要玩，從生下來不久就伸手到口中去吮自己的手指玩，稍長用手搬弄自己的四肢，口鼻，以目逐視光亮，以耳逐聽聲音，再長以臂亂搖亂撲，以腿亂踢亂蹴，這都是玩，此後隨着年齡，玩的動作漸漸複雜，玩的種類漸漸加多，直到五六歲時，這個長期間內，兒童什麼也不會做，除去本能的飲食睡眠外，整個都是玩。大家都承認兒童有這麼一個「玩的時期，」也承認這個「玩的時期」是人類生活中必有的階段；但是人類生活中爲什麼必有這麼一個階段？爲什麼別的動物生活中沒有一個這麼長的玩的時期？這些問題並不是十分簡單的。

現在我們拋開人類，單就動物來講，有許多動物也須要一個相當長的玩的時期，例如小貓小狗，生下來一個月內也是什麼都不會做，只有吃乳睡覺，睡醒時自己撥弄自己的四肢玩；有些動物則玩的時期非常短促，例如小雞出殼幾小時後就能跟着大雞各處亂跑，能自己找東西吃，小鴨孵出來不久就會到水中去游泳；更有許多動物根本沒有玩的時期，例如蜜蜂成蜂之後，馬上就飛出來採蜜，螞蟻脫出卵殼就與成蟻無異的覓食鑿穴。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越是高等動物，牠的幼兒須要玩的時期越長。

下等動物爲什麼根本沒有玩的時期？因爲牠們的生活簡單，本能動作便足夠與外界環境戰鬥而維持其生活了，所以牠們一生下來就能開始自己生活。高等動物便不得不經過相當時期的學習訓養，以訓練或被訓練本能以外的種種能力，來應付牠的較複雜的生活，所以在作適應生活的工作之前，須有一個相當長的不能工作的時期，就是玩的時期。現在再回到人類，人類也是動物，

也專憑飲食睡眠以生活，所不同者是人類的生活更複雜，除去飲食睡眠外，還有許多別的慾望，還須有許多別的滿足，人類生活中有許多文明文化，人類要在生活時適應這些文明文化，而且要不斷的增進牠，所以人類的享受比任何動物為高，而人類生活的技術也比任何動物為難。人類有本能，也需要肢能的訓練，而在這兩個步程之上，還有一個最高的階段，就是智慧；人類應付生活時，除去應用本能，運使肢體技能之外，還須有一部更複雜更困難的工作，就是發揮智慧。所以人類在適應生活以前，除去訓練肢能外，還要加上一段智慧的訓練，所以人類停留在不能適應生活的狀況中的時期特別長，也就是玩的時期特別長。由此，我們又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玩的時期」就是生活的準備時期。也可以說：「玩」就是準備以後一切適應生活的能力。

有人以為動物準備生活的能力不在玩的時期，而在學習時期。小貓捕鼠的動作簡單，所以幼貓跟老貓學習一兩個月就會自已捕鼠了，人類的生活複雜，所以人類要受十幾年的教育才能生活。是因為人類學習的時期最長，所以證明人類的生活最進化，不是因為人類玩的時期長才證明人類生活進化。其實這觀念是錯誤的，學習本身已是一種工作，我們要有學習的能力，然後才去學習，學習的能力不是生來就有的，剛剛生下來的嬰兒絕不能叫他入校去學習。仍以前面的貓為例，小貓也不是一生下來就會跟老貓出去學捕鼠，牠也須要一個月左右的玩的時期，到牠能夠跟老貓走出去而且能夠作學捕鼠的動作時，才去學的。人類的學習也是一樣，我們的教育先哲早已提出過「教育即生活」的口號了，人類受教育時已是在一種生活之中，不是受好教育然　才去生活的，所以教育時期的學習已不能說是適應生活的準備，而真正準備生活的只有玩的時期。

我們知道了兒童的玩是為準備將來一切生活的能力，現在却要更進一步問：兒童在玩中究竟怎樣準備一切生活的能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應當先注意地觀察一下兒童「玩」的種種現象。最小兒童的玩是吸吮自己的手指，玩弄自己的四肢，以臂亂撲亂拍，以腿亂踢亂蹴，以目逐視光亮，以耳逐聽聲音等，這些動作大概有兩個目的，一是以各部肢體的運動來促進肢體方面的生長，例如兒童吸吮手指可以幫助口部與面部肌肉的發育，以手足亂搖亂動可以增助四肢的生長，加強全身的體力；一是練習肢體方面的種種技能，例如兒童以臂亂搖的動作可以漸漸進步到伸手取物，以足亂踏進步到邁步走路，如果一個兒童一生下來就將他的手足四肢縛起，永遠不允許他自由亂動，那末這個兒童雖然也吃乳，也睡眠，但是他的身體發育必定非常遲緩，體力必定非常微弱，將來的一切動作都要比平常兒童遲鈍，甚至有缺欠許多工作能力的危險。稍長的兒童漸漸能與自己身體以外的東

西玩，懂得與別的兒童接觸，捉弄放在他面前的玩具，這時的玩除去上述兩個目的外，又加上一種訓練感覺的作用，兒童與自身以外的人或物接觸時，不斷的由於試驗錯誤而增進視，聽，嗅，味，觸等感覺的正確性敏銳性，例如兒童玩小球，由於手的把弄，眼的注視，而漸漸加強對於輭或硬，大或小，圓的，光的，以及各種不同顏色的認識。三歲以上的兒童玩的範圍更加擴大，除去肢體和基本感覺的訓練外，精神方面的機能也開始活動，例如兒童以沙堆成山，城，以積木擺作房子，汽車，以紙剪成人，獸，用鉛筆圖畫一切對他有興趣的對象，拾石子樹葉當珍肴請客玩，作小販賣東西玩，拿偶人當自己的小孩或朋友給他東西吃，學母親做針綫等，這些動作除去繼續訓練肢體技能與感覺力外，又加上想像，模倣，記憶等能力的發展，這種智慧方面的能力隨着兒童不斷的玩而不斷的增進，到六七歲時已發展得漸有系統有規律。我們看見六七歲的兒童已能很完密的重述講給他聽過的故事，能用積木築一座像模像樣的樓房，用鉛筆畫一個肢體具備的人形。到這時兒童肢體方面已大概能夠維持自身的需要（如能自己穿衣，洗臉，吃飯等）感覺方面已能正確的辨別聲色，距離，輭硬，形像，精神方面則能做較有系統的思想，模倣，與記憶，於是有了自己生活的能力，能夠開始作學習的工作，到學校裏去受教育了。入學後的兒童自然還不斷的玩（就是成人也不斷的玩，）但這以後的玩就漸漸變成工作以外的休息與消遣，而脫離我們所講「玩的時期」之「玩」的意義了。所以玩的時期可謂至此而止。

我們知道了兒童為什麼要玩，與「玩」對於兒童身體精神發育上的重要之後，就要注意到兒童怎樣玩？用什麼玩？及我們如何助導兒童去玩的問題了。

兒童用以「玩」的材料和工具大約可分三種，第一是兒童自己的身體和附加於身體上的衣物；幼小兒童玩弄自己的手足，衣襟等都屬於此。第二是接近兒童的環境，如兒童玩弄小床上的欄杆，身旁的被角，枕巾，母親或哺乳者的手臉，衣服，注視房頂上的燈，壁上的鐘等。第三則是我們所供給的玩具。前二者都是生活的自然環境，不必特別設求，後者則完全須賴我們的供給，而且玩玩具時的兒童大體已趨向成熟的路上生長，一切感覺都相當敏銳，玩的動作漸複雜，種類漸加多，因之「玩」對於兒童的影響和印象也漸強大，好的玩具往往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早期教育法，壞的不適當的玩具則不但不能引導兒童身心正當的發展，而反抑挫或誘惑種種良善的本能成為錯誤或不良的習性。所以給兒童選擇玩具實在是兒童的父母和幼稚教師們一個極重大的責任。

怎樣給兒童選擇「好」的玩具？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我們這裏所謂「好」的意義是要建築在「適當」的條件上的。女兒喜歡玩的洋娃娃，做飯用的盤盞鍋爐，縫紉用的針綫等有時

就不大引起男兒的興趣；六歲兒童的「好」的玩具，對於兩歲的兒童就毫無價值。所以所謂玩具好壞的標準，完全要以兒童的年齡和種種特殊情形為原則。那末要從玩具店陳列得五光十色的玩具堆中給我們的兒童選擇他所需要的好的玩具，實在不是一件易事。父母或兒童教師在未到玩具店去之前，必須對於兒童的年齡，身心發展狀態，和他玩的現象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然後才能從許多無目的的甚至有害的玩具中，找出適合這個兒童的玩具來。

現在我們且依兒童年齡的階段，大略討論一下他們所需要的適當的玩具：

一、初生至半歲嬰兒的玩具。　在這個時期中，最緊要的是幫助兒童肢體的發育和感覺技能的訓練。在自然環境中兒童自動的亂動，吮手指，逐聲光等，都足達到這個目的，本來沒有急需其他玩具的要求，不過父母因為珍愛他們的嬰兒，往往很早便想給他一點東西玩，一方面是使兒童因玩具而喜歡，另一方面却是父母們看見嬰兒能玩玩具而自己高興，但是現在玩具店裏所陳列的玩具中，實在很少適合此時期兒童玩的，選擇的結果，只有各種方式的「撥浪鼓」和小球，小球最好是輕而輭的球形（如用毛絨織成，內裝棉花等，）用一條細繩緊起，掛在嬰兒床前，或用手牽着使牠在兒童面前搖擺跳動。因為此時的兒童極喜歡將拿到手的東西向口中送，所以給兒童的玩具必須注意清潔無毒。此外這時的兒童對於物體的形象顏色等還毫無辨別的能力，所以複雜多色的玩具於此都毫無價值。

二、半歲至二歲兒童的玩具。　這時的兒童正在學習坐，立，爬，行等動作，他們的發育是偏重肢體方面的生長與加強的，所以這時的玩具也應當以發展肢體的技能為主，木製的三輪小車是兒童練習走路很好的工具。木製簡單的小火車，汽車，及帶輪的各種獸形，繫一條繩在地上牽着走，很能引起兒童的興趣。此時的兒童已很喜歡在露天中坐着玩沙，這種遊戲對兒童的身體發育有很大的益處，所以父母們應當設法給兒童設備玩沙的機會，但務須注意沙的清潔與不潮溼。玩沙時候給他們的工具如小桶，小鏟，各種盛沙的模型，運沙的小車等，都以木製為宜，鐵片製帶許多不必要的彩飾的，毫無教育價值，而且不能耐久，又易發生傷損兒童的危險。此外這個時期兒童不可少的玩具是皮球和簡單的偶人。這時兒童已漸漸有拋擲玩具的習慣，故給他們的玩具最好是木製，布製或帶彈性不怕摔的膠皮製的。

三、二歲至四歲兒童的玩具。　這時的兒童漸有拆毁玩具的習慣，這種拆毀完全由於他們探索本能的衝動，從這種衝動中

往往能夠啓發他們最初的思想。所以我們對於兒童拆毀玩具的動作千萬不可加以強硬的制止和責罰，而應當利用這種動力來設法發展他們的智慧。所以在一切普通玩物之外，最適合這時期兒童需要的是各種能夠無限拆擺的積木，彩方木，排板，拚合圖畫等，這種玩具在適合兒童拆毀的慾望外，同時還有能夠無窮變化之建造的價值；使兒童的拆毀同時變成一種新的建設，於啓發教育上實在有無限的大功。但這時兒童的組構能力還十分幼稚，所以積木務須注意形式簡單，最好是只包含幾塊方形，長方，長柱，三角，及一個可以作屋頂用的弓形就是夠了，排板只要幾片三角，四方，長短不同的兩種長條，及一個圓圈。這時的玩具可以着色，因爲他們於發展技能與想像力外，還可以因此幫助視覺和美感的訓練，但務須注意顏色鮮明與不可太雜亂。此外須留意的是兒童玩這種玩具時須允許他們發表個性與幻想的充分自由，千萬不可預先給他們做好模型圖樣，來叫兒童只作模做工作，兒童不知如何堆砌時，不妨給他以種種激發與暗示，但切忌給他範例與命令。兒童從三歲起就漸漸曉得做表演的遊戲了，例如他們請客玩，賣東西玩，上學玩，作母親玩等，但這時兒童表演的情節還非常簡單，所以供給他們表演玩的玩具如小鍋爐，盤盞，賣貨攤，貨物，小筐，小籃，洋娃娃，皮製或木製的動物等，都以形式簡單爲主。有時就是不給他們這些東西，他們也可以利用他們的想像力，用別的東西來代替，例如我們常看見小兒抱起一條手巾來用手拍牠，對牠講話，當做自己的小孩。這時的兒童自我觀念漸強，他們常常喜歡做一切事物的主動者，例如吃東西時不要別人喂而願自己拿匙向口中送，洗臉時自己伸手在水中亂攪等，供給他們的玩具如能適應他們這種慾望也能引起他們特別的興趣，如帶輪能轉動的火車，汽車，輪船及各種動物等。兒童以自己的手使靜着的東西活動起來，常使他們的小心靈上得到無限的滿足與快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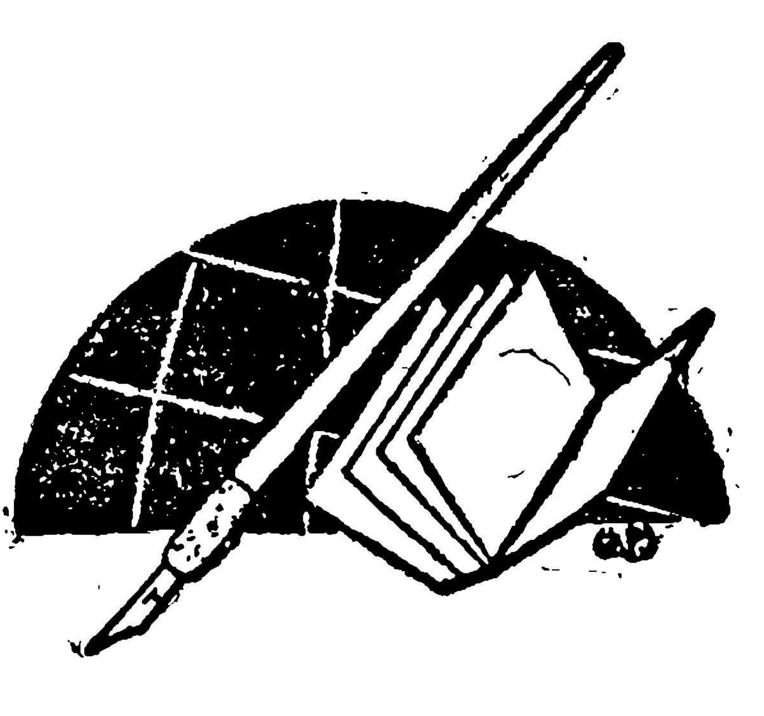
四、四歲以後兒童的玩具。 這時期兒童的玩，大致與前期相同，不過玩的花樣比較加多，動作比較複雜，供給他們的玩具如積木，除普通積木外又可加上「活動積木」即用木片做成方圓，長方，三角等各種形式，上面鑿許多小孔，另外給兒童許多長短不同的木條，他們用這些木條將各種形式的木片穿插起來，成功各種形體，如車，船，桌，椅，房屋，簡單常見的機械等，這種玩具最大的價值在適應兒童的想像力與創造力，所以玩時也務須注意不要給他標樣與模範來限制他思想的自由。這時兒童表演遊戲的範圍更加擴大，供給他們的玩具仍以車馬，獸形，偶人及偶人用的什物器皿等爲主，玩物的結構

可以比以前稍加複雜像眞，但仍須注意留給兒童的幻想以發展的餘地，如偶人身上的眞頭髮，能開閉的眼睛，腹內裝上假聲音等，都是多餘的贅物，這些地方兒童自會以他們的幻想來補充，替他們做得如此逼眞，反是蛇足。還有偶人的形像最好不要做成任何典型，例如做成軍人，農夫，學生等，因爲兒童利用他們的想像有時把偶人當做自己的小孩，有時當做他的朋友，有時又當做自己的母親，所以只要一個人形，便足夠他們用了。此時圖畫書和作畫剪紙用的材料也不可少，剪刀須注意沒有銳尖的，畫圖用的鉛筆顏色要無毒。發展肢體方面的玩具於玩沙器具外又可加以三輪腳踏車，鞦韆，壓板，滑梯，滾環，大皮球等，有許多兒童在這時期男女特異的性格已漸明顯，例如女兒喜歡縫級用的針綫，洋娃娃的小車，替洋娃娃做的衣服被褥等，男兒則喜歡投擲玩的小標槍，小軍刀等。後者兩樣玩具容易使兒童養成粗暴的習慣，所以給他們玩時須盡力避免粗暴的動機。

總括起來，好的玩具除去要適合上述兒童年齡階段與種種特殊情形之外，還該有幾點共同須要的條件，就是：形式要簡單，裝製須美觀，質料須耐久，顏色要鮮明，無毒，而不易脫落，玩具的形式越簡單，給與兒童想像力發展的範圍越廣大，構造太繁複的玩具，將兒童一切思想都籠罩於玩具巧妙的機關中了，失去「玩」的偉大的意義。玩具裝修得美觀是一種美育教育，使兒童自幼就受到藝術觀感的陶鍊。玩具耐久可以減少兒童許多因玩具破壞而發生的痛苦與失望，有時甚至無辜的被責罰，而且同時也爲父母們儉省許多重買的耗費。鮮明的顏色可以刺激兒童對於顏色的美感，並且可以訓練他們辨別顏色的知覺，有毒和易脫落的顏色於兒童身體精神的健康上都有很大的防害。此外還有宜注意的一點，就是兒童的玩具過多時要暫時替他收藏起來幾件，過幾個禮拜再拿出來給他，這樣兒童就可對牠發生新的喜悅，以免因對玩具的厭倦而影響「玩」的興趣了。

以上所說，不過大概舉例，自然是掛一漏萬，不過以此類推，父母們倘能因此而於給他們的兒童選擇玩具時不致太茫無頭緒，則是本文最大的供獻與希望了！

二十五年四月廿日寫於維也納。



書評

「聖陶短篇小說集」

常風

葉紹鈞著　文學研究會創作叢書　頁四六七
定價一元　廿五年三月　商務刊

文學研究會在三月裏刊行了十種創作叢書，這本「聖陶短篇小說集」就是其中的一種。作者葉聖陶先生是一位辛勤地在文學裏耘耕的人，也是文學研究會的一位重要作家，以前曾彙刊過五本短篇集子和一部長篇「倪煥之」。葉先生自民國八年起即開始寫小說，到二十二年不曾停寫，雖然每年作品的多少不等。現在的這個集子就是將他「十五年間的小說淘汰一下，選集比較可觀的多少篇印在一起，作為這期間我的習作成績的總帳」（作者的付印題記。）

這集子一共收了二十八篇：第一篇「一生」是寫於民國八年的。從這按照寫作的時間先後排列着的二十八篇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得出作者寫作技術和處理題材的能力在這十五年中如何的演進。作者的選材幾乎可以說從他開始寫小說一直到他寫作生涯的第十五年沒有什麼變動。展示在作者之前的是永恆地表現着灰色的，卑瑣的人生的凡庸中等階級的人們。他從這種人們中的一點細微的情節上表現他們那些善良的懦弱，可悲憫的鄙怯，他們所特有的種種品德。他能冷靜地觀察人生；他能客觀地，寫實地描寫。這兩點可以說是作者惟一的成功。作者的小說有一個特殊的傾向：那便是問題小說的傾向。我們的新文學運動最初並不是一個單純的文學運動；它不過是一個大的社會改革運動中的一個支流。受着這個運動的主潮的激盪，於是作為它支流的文學運動也當然要被這主潮支配。所以我們勿用驚奇，在新文學運動的初期有許多問題小說，社會問題小說與追求人生的意義的小說。這集子的作者，我們猜想他開始創作時已是一個中年的人，或是他的理智比較地冷靜，能夠遏制那過於自由的感情汎濫，

所以從他寫作的開始他就不曾用動人哀憐的感情發洩，吸引人的婉麗的詞句。他觀察他自己所生活在的圈兒內的各式各樣的「現實，」他也根據一點人類所共具的同情心，給那些自己的圈兒外一班更苦的人們以憐憫。我們假若說得誇張一點，幾乎這集子裏的二十八篇中有二十篇可以算做這句話的註脚。

作者對於一篇小說的結構非常注意。我們處處可以看出過分用力的痕跡。作者在他最初的創作中十分注意一篇小說的結尾，喜歡在結尾點明這篇小說的主旨。這種「點明」有時過分顯明，介我們覺着它是有意識地安排的，因而會破壞了這作品所應有的效果。比方說第一篇小說「一生」的結尾：「把伊的身價充伊丈夫的殮費，便是伊最後的義務！」（頁六，）以及第三篇「一個朋友」的結尾（頁二十）和第五篇「飯」的結尾（頁四二。）這種結尾往往含着諷刺，而這諷刺對於作者所欲造成的效果似乎並沒有有益的幫助。

從「一生」到「秋，」在寫作的技巧與處理題材方面，作者逐漸顯示出熟練。在取材方面，作者也能隨着時代展示開在遼動中的時代與在新時代中小市民階級中人的憧憬，期待，畏懼，憂慮。「某城紀事，」「李太太的頭髮，」「某鎮紀事」這幾篇值得特別注意。總括起這廿八篇小說我們來看作者的成就，我們覺得「冷靜地觀察人生；客觀地，寫實地描寫」是作者惟一的成功。不過，有的時候，因爲過分的「冷靜，」過分的「客觀」與過分的「寫實，」所寫成的作品缺乏生命，缺乏色澤，僅是一點「情節」的鋪敍，如這集子裏的許多篇小說。一點「情節」祇可以算做小說的骨骼，它須要肌肉與血脈。這是一個細小而重要的分別：它判別「小說」與隨便的一段敍述，它判別藝術與非藝術。

作者的文字很質朴，乾淨。雖然經過鍾煉，它還顯得出純朴的本色。但這種文字往往不可避免地給讀者帶來單調與疲倦。

「漢園集」裏何其芳的詩

張景澄

卞之琳編　商務出版
二十五年三月　定價六角

這本集子共包括了六十七首詩，何其芳僅佔十六首，李廣田十七首，卞之琳三十七首。若概括的將這集子介紹給讀者，不免就要牽引我們要將三人詩品中的風格與技巧作一次互相對照着品評的打算。因每個詩人都有他獨特的「美，」用了對照着品評的方法，非欣賞詩的眞純態度，而且容易把欣賞的心境給弄散亂了，不能聚精會神的專把自己深入一個詩人的靈覺裏面，使自己的意象情感化，使自己的情感意象化。直覺的跳進詩的天地裏。

這本集子雖然篇幅不多，而且僅有三四千字，可是寫成一句

詩，是需要經過了洗煉又洗煉的，讀者讀這本詩，確乎比讀一本長篇著作還要費時間，費心思推敲。因性格和經驗是每個讀者皆不相同的，讀同樣的一首詩，對於性格與經驗不同的讀者就要引起不同的意象和情趣。所以我只有一個自我的性格與經驗，作一個讀者立場來讀這本詩罷了，至於我所引想起的意象，較之讀者大家或原詩作者，當不盡同。現在只提及何其芳一人。他具有震顫的靈魂，將心思嘔成詩行，每個詩行都像被夕陽燃燒了半個天時所呈現出的金雲紅雲與紫雲。就是把平常人都認成帶有幾分藝術家或詩人面目的克羅齊，但他卻也承認：『蓋詩人之所以為詩人，就因為他能觀徹到別人所只能感着只能瞽目卻不能觀徹的東西。』我們的詩人，他的心靈，就有着這一點特性，為什麼他想使夕陽將心子也鍍上一層金呢？

在「漢園集」中把他的詩分成兩輯，第一輯八首（一九三一——三二）第二輯八首（一九三三——三四）這是他的早期作品，至於最近他的成績，並沒有收集在這裏。這位詩人努力在雕琢自己的理想，孤獨的吟詠，就是為了那個小小的嗜好嗎？親愛的讀者，我們都會理解到這一點的。何其芳最近更深沉的傾向于冥想之中了，他想來建築他心目中的那一座——樓，我們若來讀一讀他的最近詩作，當會見出這種趨向，他的最近詩作，比這集所收集的早期作品顯見凝煉得多呢。現在僅就這裏的兩輯說，短短的詩篇與短短時間的距離，已見出他的悲哀心理由深處進到更深處的演變過程，第一輯中他的詩還有時充溢着抒情的氣息，想那時他還年青一些，還有點癡意的希求，在第二輯中他顯出有深一層的悲哀了，至于最近，想他已把整個的人世，看得如浮雲了。

在第一輯中，在他的筆尖下雖然也有時點化出悲哀，可是他常常有喜悅的句子鑲在詩文中，吟起來，會使人有快樂的感覺：

是的，一株新的奇樹長在我心裏了，
且快在我唇上開出紅色的花。

在夏夜的場園上，年青人喝了情愛的酒，醉了，像這樣的日子，能不貪戀活着嗎？我們真希望他能這樣永久快樂下去才好！但是不可能，那喜悅的心如一縷溫帶的風，只一時覺得暖，隨了時光的流逝，隨了風沙，帶着它飄向苦寂的沙漠上去了，從此侵進了涼意。我們看：（第二輯柏林篇。）

從此始感到成人的寂寞，
更喜歡夢中道路的迷離。

夢中的道路，是孩子時所走的道路，當身在現時寒冷國裏，詩人常常在撲捉溫暖宜人的孩時，我們知道：詩人的心象最單純，但也最原始，因了這個原故，他對事物能直覺。就是他與天真爛熳的孩子有同一樣單純且原始的心。比如歷史和小說，在兒童時期看來是完全一樣的，真實的事與非真實的事，小孩子讀起來，把它同

樣的很微妙的純化了，把印象客觀化了，認書中的人物像眞又似假，像假又似眞，將時空的界線也給解開了。詩人喜歡小說，但他自己就像小孩，他是何等的醉心夢中迷離的道路啊！

我們的詩人是怎樣的貪戀着孩時，故鄉，在「初夏」一首詩中，你不也會想起了那塵封了的南方的舊居嗎？他老是不忘那歡天喜地的孩時，用了像孩子樣單純且原始的心來追憶着，奈何時光飛逝開很遠很遠了，他時時以不能永久做一個簡純的孩子而引起感傷。因了如流水樣的時光的推移，孩時的景象，撈不着它，反而淡忘了。

何處是孩提之伴的歡呼聲
直升上樹杪的藍天？
這童年的闊大的王國
在我帶異鄉塵土的足下
可悲泣的小。

他漸漸溫不暖孩子樣的心了，因之他更憂鬱起來，他的心，怕將要凝成玲瓏的冰了。在「歲暮懷人」一詩中：

但失掉的東西太多，
惦念的癡心也減少了。

失掉的東西都是些什麼呢？照我們的揣度，也許是迷離夢中的道路，也許是「眞」「美」「善」三者所胚胎成的一種不知名的東西，也許是 Beauty of Profound Secret，解釋更合宜一些，也許是那一根神奇的魔術草罷！(註) 畢竟肉體不能完全化爲精神，他更覺得時光不等人了。

衰老的陽光漸漸冷了，
北方的夜遂更陰暗，更長。

這明明是他在指明歲暮時的陽光，然而不正是他徵象自己嗎？

以上是他的心理的演變，在他的詩中看得很淸。論及他創作的傾向，他以爲在第一輯中，他常常想法在修飾詩句，用別的事物爲題，用徵象的技巧想把心中的情感與心象織進詩行。到了第二輯中，他的詩顯有進步，他想用平淡的句子在創造語言詩了。至于最近的詩，（如箜篌引等篇，未收入此集）他更進一步的把他的詩美化，神祕化。因他最近過于悲哀，他的心靈時時受着顫動，是故影響了他最近的詩作。讀起他的近作來，能使讀者站在想望的邊緣上，發現自己生命的渺小，那捉摸不淸而有永久詩的情緒的境界，那可貴的——一種宇宙間極崇高的東西。若問這東西是什麼，我們無法答出，只有請教我們的詩人。

詩人的眼光是流動的，他能把事物的「平面」「直面」同「稜

（註）魔術草是他的一篇散文的題名，曾載水星月刊上，他小的時候，聽見有人說某地生魔術草人得之就會賦有一手神法。

角」同時吸進眼中，詩人的想像爲什麼豐富，詩中的暗示爲什麼是多方面的，原因在此。這就是詩的內容的實質。

在何其芳的「初夏」一詩中，我們看：

一片白水誤認是河流，

………

想起故鄉，故鄉的漁船……

一片白水不就是指海嗎？他爲什麼把大海認是小河呢？客居異鄉看到海，而他的眼界無形中遂放望到那也有水的河流了。在這短短二行中，我們就看到了二個境界，一個是異鄉的海，一個是故鄉的河流。陶淵明的一首名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試問我們能有什麼樣的情趣與印象呢？比如我們看到一片境界，有時可以說：「無邊無際」，就是形容大，有時也可以說「把宇宙放在眼底」也是形容大，前者是把印象客觀化了，後者是站在客觀，的立場，把印象吸進來。

評「五里霧中」

張振亞

宋春舫作　二十五年三月文學出版社出版

七十頁　定價二角五分

如高級喜劇必須以在骨髓裏暗[illegible]着的「嚴肅性」爲根本的基調，必須以在內在的本質裏孕育着的「悲[illegible]成分」爲原則的條件，則以富人汪春龍被從他懷中出走的女人暗中戲弄的簡單故事爲主幹而演生出離奇光怪的情節，且在這故事和情節底開展下蘊藏着資產層一手造成的「灰色社會與灰色人生症候」底嚴重和可悲的「五里霧中」是堅實地把握到了這根本基調和原則條件，是具有了高級喜劇底特質的。

在第二幕將告終的地方作者這樣寫郭女士求職底迫切：

郭　（自言自語）剛才羅小姐不是給我一封信嗎？她說如果那姓汪的真的不肯，那末須得拆開看這封信便有辦法。（把自己手裏那封信拆開）呀！原來如此，現在既然衣食逼人什麼也顧不得了，（轉向汪）你眞個不肯用我麼？

汪　眞個不用。

郭　果然不用？

汪　果然不用。

（郭便大踏步走近汪身（應作伸——評者）兩手扳住汪胸，口對口的接連吻了三下。）

在這裏，出人意表的情節和小丑般的對話都很惹人發笑。但是由這小的「奇奇怪怪」中，我們可窺到大的「奇奇怪怪」——整個社會底不合理。郭女士因「衣食逼人」不惜「什麼也顧不得」「大踏步走近汪……口對口的接連吻了三下」是會令人略一深思時，感到大量的嚴重和濃厚的悲哀的隨着這笑而流出

的淚，性質是純眞的力量是雄偉的；這笑和淚保證了作者底功績。

在第三幕中，作者這樣寫汪春龍底小小姪子底說話：

大安 撒謊便是你孫子——

兒童順口說出下流話實堪引人哈哈大樂。不過，天眞兒童處在那樣一個表面上高貴富麗而骨子裏漆黃一團，有物質享受却無精神陶冶的家庭中，那樣一個黑暗，混亂的社會中，才學會這種言語；想到這已染上了輕微惡習的兒童會繼續在那環境中完成他底教育，有心的讀者或觀衆定得出一身汗，同時，悲傷也要湧上他們底心間。（不是「僞道學」底氣分，而是「環境影響人」底學說，「漸」底定則和「點滴聚成江河」底哲理，讓他們見到這現象而生出這感想的。）

「嚴肅性」與「悲劇成分」交織，應使本劇在它所取體裁底運用上得到高的評價的。

我以爲文藝作家底題材有三種：一是「消極題材」以舊社會中的沉沒層爲對象，一是「積極題材」以舊社會中的新興層爲對象，一是「理想題材」以大衆嚮往中的新社會爲對象。取「消極題材」時，應着重在黑暗，不合理或空虛底暴露，取「積極題材」時，應着重在被剝，掙扎或奮鬥底揭展，取「理想題材」時，應着重在光明合理或充實底啓示；而一個共同的原則是普遍性和眞實性（眞實性是理想性和代表性底總合。）是每種題材所必須具有的。本劇底以崩毀中的資產層爲主要對象的題材，抓住該層底生活，思想，精神和心理底腐敗，謬妄，渾雜，狂亂，動搖和過分緊張又過分鬆弛底核心，而加以顯示，就如同由成千累萬的資產小集團所形成的資產層在這裏覓到一個最理想的替身，在這裏塑成一個「不像任何却像任何，不像一切却像一切，無處有却處處有」的模型。本劇底取材是與「消極題材」底必要原則相吻合的。

或能引人不滿的是本劇底情節底發展很有些違犯常情常理底自然規律而陷於離奇，誇張，反常和荒唐的地方，如羅小姐竟作了規模如斯宏大的惡作劇，汪春龍故意和棺材店老闆搗亂，醫生強制地把汪春龍用汽車載走，汪不向毛全泰木器店小老闆及周滋桂揭開眞象却暫時將他們敷衍走以爲脫身之計，郭女士不惜用接吻底手段以求職等。但是，如能了悟在適當制約下的離奇，誇張，反常和荒唐（一）是喜劇底要素，（二）能推動情節底開展，（三）是藝術，（四）可更深刻地暗示出透露出正常之現實，（五）能埋伏着且流露出効力強大的「潛隱諷刺」，再細味本

劇作者在離奇，誇張，反常和荒唐底地方所下的苦心與所賦予的含義和這些地方底「結果效能」時，我們就不得不轉不滿爲讚賞了。

本劇底結構周密，緊湊且諧和，統一。表現底技巧成熟，在烘托劇情和渲染人物底身分與性格上已達到「圓潤」底田地。簡鍊地繪現出一種忙迫，焦燥，雜亂，腐朽，神經衰弱過敏且心情紛紊無主的現世紀人間象，活活地浮雕出一羣卑的，傲的，純樸的，陰私的還有愚蠢的靈魂。作者把抓住社會底「質」與「象」，也把抓住人性底變動部分（受環境影響的。）與固定部分（不受環境影響的。）在把抓住社會底「質」與「象」和人性底變動部分這一點上，本劇具有了時代意義，在把抓住人性底固定部分這一點上，本劇具有了永久價值。

除去有些地方底「必要誇張」外，本劇底對話頗和人物一致，沒有「生安硬擱」底痕跡。心理底刻畫常在人物底語言和動作中無意地顯露出來，含蓄，有力。筆調上閃耀着利刃底光芒，是諷刺的，刻辣的。風格如小溪間的流泉，是明快的，流暢的。

我以爲一切標準文藝底基本成分是崇高偉大的思想或態度。崇高偉大的思想或態度是以最大多數人底最高文化——亦即最大幸福——底促成爲最終目標的，是攻擊，仇視製造地獄的魔鬼，力助，同情地獄中的受難者，祈求，祝福新天堂底降臨的；標準文藝是具有皈依或禮讚這種崇高偉大的思想或態度的。本劇有崇高偉大的態度，因爲它仇視製造地獄的惡魔。本劇是標準文藝，因爲它有崇高偉大的態度。這崇高偉大的態度是時代的理想，也是永恆的眞理。它讓本劇盡了對於時代的使命，也讓本劇在永恆的時空上佔了一個位置。（就是站在這種觀點上，我們對於巴金應致最高的，無限的敬意。）

豐富，醇厚而崇高，偉大的感情是文藝作家所必需的；它能通過作家底筆端滲入讀者底靈魂深處，它能增加作品底感人力。本劇已向我們透露出這種消息。

「無藝術的人生是可厭的，無人生的藝術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我們也可說：「無藝術的思想是可厭的，無思想的藝術是令人不能忍受的。」本劇思想和藝術兼備，且皆在水平標準以上，是值得讚美的；而這思想與這藝術已達到「飽合」底程度，更是奇蹟。作者今後的作品，如能在質上思想和藝術邁向更雄偉更廣闊的途徑，在量上貢獻給讀者幾册厚厚的東西，則更大的敬禮是他所應得；這對於戲劇學者兼戲劇作家，天資優越，工作努力且處境富足的作者，並不算是過分的奢望的。

本劇簡潔有力，氛圍濃郁，上演時也定成功，頗「五里霧中」底「霧氣」能繼「雷雨」底「雷雨」之後在觀衆底狂熱歡呼與冷靜欣賞中出現於舞台。

安心唯有耐輸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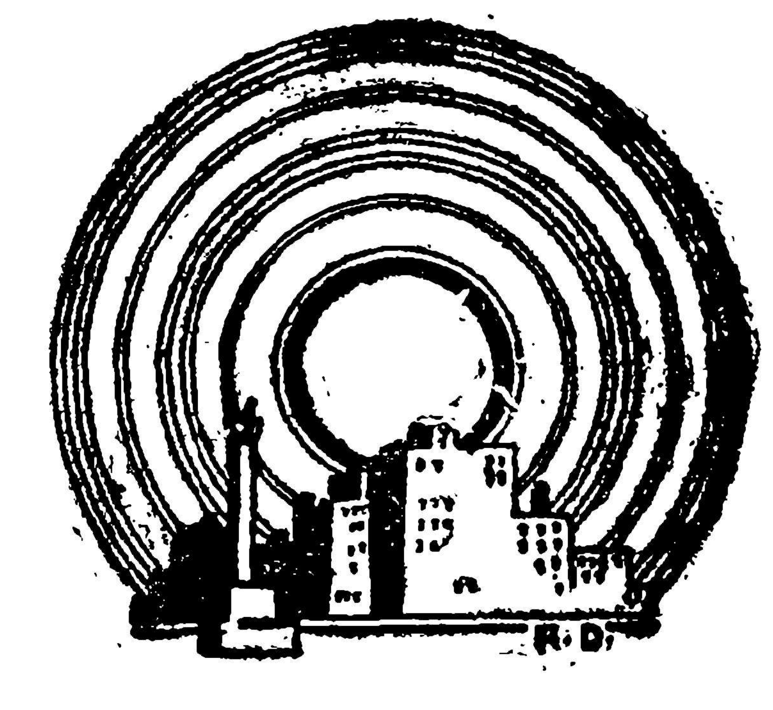
江寄萍

人到老了便自然的有了涵養，事事覺得「得過且過，」不願意別人起點衝突；民族到老了，也是這樣，不必說它是因循偷安；總之在可能的範圍之內，就是教它吃點小虧，只要在人家在自己的兩方面都說得下去，那便沒有什麼關係。中國人有許多地方認爲吃虧就是佔便宜，佔便宜就是吃虧，這種哲學雖然到現在我還不明白，但我們的前哲先賢的確是這樣教我們的。孟子說：「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仍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這種寬大態度，正可以表現出我們老大民族的精神。至於後來說的：「世守也，非身所能爲也，效死勿去。」這便有點慷慨激昂的樣子了。

前天讀袁中郎的詩集，有幾句覺得很好，現在將它寫在下面：

「人間得失只如斯，得固欣然失豈知，消日總多無義語，安心唯有耐輸棋……」

我覺得這幾句話很有雋永的韻味，人到看透世情的時候，便沒有吃虧佔便宜的觀念，所以往往明明是吃了虧，心中仍然是喜悅，這種修養比強勉忍耐，而不得忍耐的高明多了。常見許多青年下棋，輸了一盤，立刻不自然起來，面紅耳赤，氣浮神燥，這都是沒有涵養，不能體味「人生得失只如斯」的眞理。如果眞有涵養，不要說輸一盤棋，就是輸光了家產，讓出了國土，又有什麼關係？









十五年來之外蒙

T. A. Bisson 著

Conflict in Outer Mongolia

The Nation, April 22, 1936

自民八九年徐樹錚氏經略外蒙失敗後，中國與外蒙關係隔絕，世人對之，亦頗似淡忘。迄去年一月，滿蒙界爭鬥始，形勢推演，日呈嚴重，至今年三月，竟發生大規模之衝突，於是世人目光，胥集矢此項衝突，深恐其演成未來日俄鬥爭之導火線。畢森氏此文，陳述外蒙十五年來政治與經濟上蛻變之情形，暨今後日俄鬥爭之展望，內容頗關重要，爰介紹其要旨於次，以諗讀者：

「外蒙與蘇聯之密切合作，始於一九二一年底，其間以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爲第一階段。在此期中，當局嚴厲鏟除舊日之封建勢力，尤注重打倒喇嘛的政權。當局對活佛之權力，施以憲法的限制，并取消各地王公之治權，又實行廢止苛雜。一九二四年，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者聯合，在丹禪氏Danzan之領導下，作奪取政權之最後嘗試。一九二四年八月第三屆蒙古人民革命大會開會時，反丹禪主義之運動，最爲猛烈，丹禪勢力卒被摧毀。因此項勝利之結果，并因活佛先此已於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圓寂，於是正面攻擊蒙古封建制度之基礎，於以奠立。一九二四年六月，外蒙宣布採用共和制，最高權力屬諸大呼魯爾丹 a Great Hurulden ——即人民大會。第一次人民大會於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召集，當通過一憲法案，將封建制度鏟除淨盡。政權均歸勞動階級，凡王公，喇嘛，商人與高利貸者均不得享有政權。土地，礦產，森林與水利，收歸國有。更分離政教關係，而以信仰作爲私人問題。執掌政權者有大呼魯爾丹，該會得推選政府人員，有小呼魯爾丹爲一三十人組成之執委會，每年至少須開會兩次，以及由五人組成之小呼魯爾丹之主席團與政府。

「外蒙之政治的封建制度雖被推翻，然其經濟的根據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則并未受有嚴重的影響。在封建制下的經濟禁令被取消後，資本主義日形發達，至一九二四——二七年而達峰極。一九二五年封建式的資本主義集團成立，迅即獲得政治的勢力，而逐一遂行其貿易，轉運與工業政策，經濟資本主義之發展，日趨鞏固。至一九二七年左翼反對黨出現，彼等動員民衆的勢力，以反抗右翼領袖，此項政治鬥爭，一變爲廣泛的反封建勢力的農民革命。當一九二八年第七屆蒙古人民大會開會時，右翼首領遂盡被排斥。

「一九二九年開始之程序，一般均認爲「強迫的社會主義的建設。」

當局沒收喇嘛之牲畜，并開始集體化運動。惟因技術方面之不充分以及運輸困難，故集體制無從施行。商業國營制亦因操之過切，以致發生同樣之停頓。至一九三一年底，發生「物品荒」之威脅，於是一九二九——三一年之政策，遂不得不予以放棄。

「至一九三二年七月，蒙古人民黨開始一種類似蘇俄新經濟政策（一九二一至二八年）的運動。集體農場多半均自由解散。分配，開礦與轉運諸業，一部分仍歸私人經營。當局并允在某種條件下，予以銀行放款之利益。此項讓步的交換條件，爲强迫施行訂立當年合同制，與規定勞工之工資與工作時限。自一九三二年此項政策施行後，牲畜與農產品之產量，陡見增進。小規模之新式畜牧事業開始與新北部與西北部之農業，均施以機械化，而轉運方法，亦經改良。他如喇嘛人數之日見減少，新式學校之日形普遍化，宗教勢力之日見微弱，其經濟活動之疇範，亦漸受限制。分配的合作工具既已擴張至一限度，使集體的生產組織能獲得一健全的出發點。」

作者於泛論十五年來外蒙內政之發展後，更陳述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貝爾池事件以來之滿蒙界爭事件以及雙方會議之經過，以爲此項事件，爲日本軍人派對內方面之示威，其結論稱：

「除非日本能與德國成立一堅實的軍事條約并能確實獲得英國之財政協助外，其對蘇俄開戰，將無殊自殺。現時前一舉縱使未曾實現，然亦在迅趨成熟中。惟德國現時尙未準備着手發動，而英國之立場，亦仍曖昧。頃間關東軍正在滿洲華北與內蒙各方從事鞏固其戰爭的根據，於是最後一幕之揭開，亦日趨迫近矣。」（歷樵）

日德提攜的可能性

末廣重雄著

日本「外交時報」五月十五日出版

近來日德間成立密約之說甚囂塵上，即使這問題尙未成事實，日德兩國確有此意，以作對外之牽制政策，殆無疑義。此篇爲日本有名國際政治學者末廣重雄所著，茲介紹其大意如下。

他首述蘇俄近來對日態度硬化的原因，第一因第二五年計劃，得到較好的成績，第二因爲前年九月蘇俄加入了國際聯盟，增強了國際地位，第三因爲蘇俄與法國締結了互助條約，減少其西方後顧之憂，不過蘇俄現尙在社會革命的途中，很不願對日開戰，而犧牲其二十年來的努力。而日本識者，亦知與俄開戰乃關係國家盛衰興亡的重大事件，極力想防止而確立和平關係。日本和平論者之中，且有提倡日俄間應倣日俄戰後，成立政治協定的。不過當時乃因日俄兩國有了美國那種共同的敵人，現在則不特沒有這種共同敵人的國家存在，並且兩國遠東的利害，只有衝突的，所以沒有政治提攜的可能。

次述日本退出海軍會議之原因，現將成爲無條約狀態，最近將來，必將發生造艦競爭。在陸上既與世界最大陸軍國爲敵，在海上又要與最富强之美國作造艦競爭。加以中日關係，亦難打開，所謂對華三原則，不免要受昧於時勢之譏。現在中俄間，已有成立對日密約之說，雖未證實，如日本再不改其對華方針，將來必至迫使中國接近蘇俄的。自滿洲事變以來，日本已陷於孤立地位，現在此種形勢更爲惡化，實有找一與國，互爲援助，脫離孤立地位，以維持日本國際地位之必要。最後他說找求與國一事，日法提攜是不可能的，恢復英日同盟，亦非今日利害相反之大勢所許，其餘只有義德兩國。不過義大利在對俄關係上，不能引爲援助，所以只有日德提攜。德國的情形，與日相同，也是「沒友的國家」，也是以打破世界現狀爲國策的。德國自歐戰後，完全失去了殖民地，現在領土至爲狹小，缺乏資源，但是人口又在增加，不能不採取工商業立國主義，且爲國家之生存發展起見，反對世界市場之封鎖與經濟集團之形成，而主張資源之自由分配與市場之公平開放。這是日德兩國利害一致的地方，應該互相提攜，以謀根本解決。再由防俄國威脅來說，日

本亦應與德國作軍事提攜。若在思想上說日本是以排除赤禍為國策，德國也是以防衛蘇俄之思想侵略為任務。在軍事上說，法俄互助條約，日德兩國亦同感威脅，故日德兩國以蘇俄為對象而作軍事提攜，亦屬自然之勢。以德為友國而締結軍事互助條約，其意不是在作日俄戰爭的準備，乃是想用作防止日俄戰爭的有力手段，以強化日本之立場。(子修)

日本與暹羅

Japan and Siam

The Living Age April, 1938

Otto Corbach 著

英法於先割暹羅土地之後，目下姑使之獲得獨立的生存，作為彼此間的緩衝地帶。然彼等固未料及日本帝國主義竟乘隙而入。近年以來，日本政策無時不思平靜的侵入暹境。於是此與人無爭之國家或將以戰略上最重要之地位，讓諸日本，以實現其在東亞之霸權。

暹羅領袖人物漸屈服於日方利誘之下。彼等但感英法二強重重包圍之苦，而忽於日本取得統治權之危機。暹羅既損失北方各省之大部於法，英又取其南方大部。且在彼自主領土之內，又有多種的犧牲。其鐵路系統與鑛業森林權已落於英人之手，而南部之金鑛，則歸法人掌握。

職此之故，在此貧弱的機構中，外國僑益至易得到地位。比利時人丹麥人已得到許可，而從事於各種實業之創辦與開發。華人侵入之數量達五十萬人，彼等攫取各種事業。於是一千三百萬之暹羅人口，竟不能脫離外國經濟之勢力而獨立。

日人以賤價貨物供給暹民，使彼等感到價廉物美，且為彼等有限的經濟能力之所允許，一方即利用此種辦法，以獲得暹民之信仰。據去歲之估計，日方輸入暹羅貨物價值達日圓四千萬，而暹貨之輸日不過值八十萬。同時日本正企圖將暹羅造成一頭等棉產國，從此日棉紗業可以隨意購置。據美國專家考察，暹羅適於棉植，一如美國合克撒斯州(Texas)。暹羅人口稀疏，其可以耕種之土地至少有三分之一宜於棉植。在以後六年中，暹羅在日本監督之下，預期可以輸出值價日圓二萬萬之棉花，而美棉對遠東之輸出，將絕斷生命。日方得到暹棉供給之後，可以免去若干損失，其商業情形自形進步，在國際市場上自可與美國勢力抗衡。

暹羅既能以大量土貨供給日本，日本乃亦擬武裝此友邦，此舉在軍事上實甚重要。去年九月間暹羅參謀部長曾赴日考察。在九月以前更有暹軍官十五人組考察團赴日，定購軍艦二艘。此外更有暹政界人物十六人偕海軍軍官若干人，在最近數月內會赴日作一友誼的訪問。

去年英法日三國軍艦開至盤谷港口時，盤谷人民之親日態度，表現十分狂烈。日練習艦隊先期公布將到暹訪問，英法艦隊於聆得此消息後，即先日艦而駛至暹境。法艦首到，暹羅派飛機十機騰空歡迎。英艦繼至，有暹機二十架示敬。當日艦一到，竟有飛機百架翱翔上空，以表示其舉國之歡騰。

暹羅駐日東京大使拉克薩(Phra Mitrakam Raksa)最近會接見上海字林西報記者。該記者嘗詢拉克薩大使曰：「日本既嚴厲限制暹米入口，何以暹羅對日方友誼仍甚親密？」

暹使答稱：「吾人深知日本之限制稻米入口，乃因農業危機而採取之不得已行為。但日本必將補償吾人於將來，光景固甚明朗化。截至目下止，暹羅出口僅有小量的土棉，木材，鑛產；目下吾人正努力開發未經利用之天然利源，特別注意於棉植。暹羅乃一獨立國家，日本刻正在暹發展其商業，暹羅絕不願受其他國家之影響。倘日本能供給吾人以價廉物美之製造品，吾人即欲從而購買之，如是而已。」

此等態度傲慢之談話，出之於暹羅外交家之口，而對象又為遠東英國權威之報紙。則此在日本勢力下之東方小國，對於西方兩強所具之感情，概可見矣。(西真)

法報之疎英親義論

Weak Army, Weak Policy

From L' Homme Libre, Paris

歐洲當前的兩大難題、一是蘇亞事件和制裁問題；一是德國廢棄羅迦諾公約重佔萊茵區。所有的政治家外交家現時正在絞盡腦汁來求一個比較完滿的解決辦法，然而就目前止，可以說這種企圖已經失敗了。失敗的原因固不止一端、而其最主要者，却由於國聯的二大台柱——英國和法國之不能和衷共濟。下面是巴黎自由人報的一段疎英親義論，由此我們也可略見法國輿論之一斑。

近來英國報紙幾乎完全是袒護德國反對法國的，到底為什麽呢？這原因很多。第一，英國看見大戰後十五年來，法國儘在退讓；而且法國政府口頭所說的雖然强硬，可是，在事實上除了佔領魯爾區一事外，却別無表現。因此英國對於法國的實力，不免發生懷疑。

第二，英國人因為地理環境的關係，對於大戰，和約，賠款等等問題，早已淡忘，漠不關心。他們生怕凡爾賽條約和羅迦諾公約會引起戰爭，持盈保泰的英國人，素來是憎惡戰爭的；况且英德兩國，民族血統相同，英國人尤其不願和德國作戰。

同時法國方面，內部政見，既多糾紛，內閣更迭，亦無常局，這種種都足以增加英國人懷疑和不信任的心理。况且法國人口口聲聲，不忘反德，英國人聽了也覺得不痛快。

法國在一七九二，一八一四，一八一五，一八七〇和一九一四年曾先後受德國軍隊的蹂躪五次。尤其是最後一次創痛更深，在法國人民心中，是永遠忘不掉的。可是英國人的心理却和此不同，七百年來，從未有敵國的軍隊在英國登陸；對於法國人心目中「被侵略」的這一個觀念，他們是無法了解的。

而且法國所希望於英國的援助，就算英國已經承諾了，也未必就能實現。一九一四年的英國參戰軍，現已不復存在，到了危急之秋；英國所能派遣來幫助法國的軍隊，未必能在二師團以上。

在二次大戰中，空軍的地位將居首要。可是英國空軍，實力單薄，未必就能助法敗德。對於這一點，英國的執政者也知道，所以他們力求藏拙，力求避免戰爭。

「一個國家的政策，當以武力為後盾，」這眞是一句至理名言。我敢說今後二年中，英國必不惜任何犧牲，委曲求全，以求苟安，這是無足驚異的。

因此就我們法國的國家利益說起來，與其聯英，不如親義。在歐洲大戰當時，我們儘管沒有英國，也能取勝；可是義大利假如不退出三國同盟，則法國前後受擊，必將一敗塗地。這種情形，到現在仍然沒有多大變更——所不同者，就是英國的兵力較前益弱，而義大利的空軍實力却突飛猛進，有雄視全球之概。現時我們受了英國的騙，也去加入對義制裁，這實在是一種極大的錯誤，我們在這裏提出反對。（丹楓）

奧國政局的分析

Austria—Below Ground and Above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May, 1936

G. E. R. Gedye 著

四月一日奧國議會通過總理舒斯尼格所提出的普遍服役制，但有軍事的與非軍事的區別。這區別是很有意義的，因為全國人口百分之四十四是社會主義者，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是國社黨，如把他們都武裝起來，便是加速革命的爆發，來推翻現政府；並且會引起他們為奪取奧國的政權，而內鬨起來。

還有，奧政府兩年來用最嚴酷的經濟的或道德的方法，壓迫它的敵黨

加入法西斯工會，祖國陣線和天主教會。共產黨的戰術是盡量加入祖國陣線，法西斯工會，把他們轉變爲革命的團體。國社黨的戰術也是如此。政府實行普通服役制，怎能保證這些新兵不是敵人呢？如今奧政府既知一部分國民會援助國社黨作第二次進攻，便應知道只有勞動階級的全體武裝可以維持奧國的獨立。不幸的是奧政府全未領會到這種教訓。

反對政府的左翼勢力可分四派：一，共產黨，二，革命社會黨，三，非法的工會，四，共和保衛團。革命社會黨是從前社會民主黨的化身，它的領袖都是青年，一半是智識階級，一半是手工勞動者。從前該黨在議會中的首領都在警察監視中，如和這些青年領袖來往，立刻便被逮捕。當局對待革命社會黨和共產黨是非常嚴厲的，據說在維也納二大中央監獄中，被監禁的黨人有二千餘人，多半是未經審訊的。革命社會黨雖帶着革命的頭銜，卻不以爲流血革命是必不可免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觀念仍深深的印在他們的心裏，覺得溫和的天主教徒可以脫離法西斯派的內衛團，來復興民主政治。

社會黨和共產黨曾簽訂一個紳士協定，相約不互相攻訐，並在行動上密切合作；不過還沒有完成眞實的聯合陣線。因法西斯獨裁的高壓政策，共產黨倒從少數熱心的理論家和一些失業者的團體變成廣大的羣衆運動，可和革命社會黨相匹敵。共產黨的智識階級的領袖和中級的人員都比革命社會黨強。並且從社會黨中吸收過來大批軍人，他們對於緩進的議會政策已失去信仰。此外又吸收不少國社黨員，他們已看穿希忒拉主義那種反資本主義的假面具。共產主義的勢力在軍隊中潛滋暗長，還從軍人時常因有共產嫌疑而被捕的事得到證明。

至於共和保衛團是爲抵制法西斯武裝團體而公開武裝起來的社會黨衛兵的化身，它在左派各種運動中，勢力最小。雖然共產黨人和社會黨人都參加在內，但革命社會黨的領袖很敵視它，希望將它完全解散。因爲一九三四年二月事變給他們一個教訓，工人羣衆在和敵人鬥爭的時候須得倚賴它，而它裏邊共產黨的勢力又日見強大。據說在維也納有團員五千人，它有秘密的軍火貯藏所。

至於奧國的前途是很可慮的。現政府是否能造成堅固的陣線來抵抗希忒拉的第二次進攻呢？據政府中人說，現今的獨裁政治不能放鬆，因爲反對政府的勢力太多了，一經放鬆，馬上便混亂到不可收拾了。眞的，奧國一天倚賴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對於異敵的虐待便一天不能放寬。奧國今日的不幸地位，英法兩國要負大部分責任，因爲兩國都不採取有效的辦法來保障奧國的獨立，而奧國的獨立又須堅持必以維持民主政治爲條件。保障獨立並不能算是干涉，因爲任何國家如不能根據多數人的意見來獨立的行使統治權，便不能算做獨立。英法兩國既將保護的責任都放在墨索里尼的身上，他自然要找一點代價，那就是令前奧總理道爾夫斯以武力征服社會黨，並將他所扶植起來的內衛團抓住政權。這新的羅馬議定書大大的增加義國在中歐的權力，和攻擊猶哥斯拉夫的可能性。奧政府採取親義路線，只有增加奧人對它的不滿。尤其是泰羅爾省人更痛恨奧政府和義國親交，因爲義國吞併了南泰羅爾省，並虐待該省奧人。同時受過教育的中等階級青年，更憤恨天主教的專制政治。這給國社黨多麼好的宣傳機會，一般農民和反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將受它的催眠而歸附它了。

現在英法兩國對奧國問題應取如何態度呢？舒斯尼格赴捷克京城，打算和小協約國妥協，墨索里尼便立刻召他到羅馬去，而新的羅馬議定書阻止了多瑙河諸國的攜手。史泰漢堡游倫敦巴黎時，據說也有和小協約國進行談判的話，羅馬方面立即給他一個警告。甚至於當舒斯尼格在羅馬時，外間盛傳奧國人壽保險公司即將倒閉，原因是內衛團有驅逐舒氏和天主教徒，樹立內衛團的獨裁政府的陰謀。舒氏宣布恢復普遍軍役制，打倒史氏的法西斯派民團不啻是對史氏的反攻。

英國幫助奧人的唯一辦法，就是遵守條約義務，保護奧國的獨立，自由

與民治。這樣可以阻止德國勢力由奧國經巴爾幹達蘇彝士運河，妨害英國到東方去的通路。（李生）

法國左傾

France Goes Left

倫敦泰晤士報五月五日社論

法國二次投票，人民陣線獲得較預料還多的議席。一般推測法國政治將趨向左傾。共產黨代表由二十增至八十二席，增加四倍有奇。社會黨由九十七席增至一百四十六席，成爲法國衆院最有勢力的政黨，取急進社會黨而代之。是以左派各黨聯合起來較右派及中立派聯合起來多一百四十四席。人民陣線組織的政府應該在議會獲得適當的多數，能夠應付危機。

現在推測新閣的組織，稍覺過早。左派各黨在選舉之前對於聯合最低限度政綱成立妥協。但範圍過廣，實際解釋，易生衝突。一個左傾政府如果希望存在，必須要滿足社會黨及共產黨而不致失掉急進社會黨的擁護。選舉的結果反映一般對於目前社會經濟情形的不滿，但對於改革並沒有一般的妥協。代表城市工人的社會黨及共產各有他們的萬應散，彼此都不能接受對方的主張。而代表農人，小商人，手工業及小地主之急進社會黨，個人主義色彩濃厚，很難容忍大膽的社會黨及共產黨辦法。左派各黨之所以不能不合作者，蓋由於共同恐懼法西斯主義，共同不滿因貨幣緊縮所加於他們的犧牲，共同厭惡大金融家及大實業家，他們認爲法蘭西銀行等對於他們的困苦應負責任，及共同懷疑最近法國政府未能與其他酷愛和平，擁護國聯的民主國家合作，使法國的安全發生危險。這只是消極的共同點，用以推翻共同的敵人。未來的法國政治端賴左派各黨合作，組織有力內閣，制定法律及改革行政。四年以來，共產黨未參加政治，社會黨拒絕參加內閣，急進社會黨稍占多數的政府，不久即因財政困難而倒掉了。以急進社會黨及中立派爲基礎的協力政府，屢有更替，時處動搖，恢興事業，殆難進行。此次社會黨決定不再蹈一九三二年之覆轍，彼等領袖李昂伯倫已宣佈組閣。共產黨或可參加內閣，但急進黨是否擁護社會黨與共產黨之聯合政府，乃一疑問。故組織新閣尙非易事。

人民陣線協定的最低限度政綱包括由政府統治法蘭西銀行，鐵道，公用事業及重工業等，實行保證最低工資，每週工作四十小時，老年及殘廢卹金。競選期間左派宣佈財政困難實由於資本家將他們的資源送往國外所致，故應採取步驟防止資本逃避。但禁金出口將不能避免的要實行貨幣貶值。惟左派政綱不主張貶值，無論新閣組織如何，總是要避免此舉。彼等雖反對貨幣緊縮，但無適當挽救方法。

世界各國最注意者爲法國選舉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法國是否與德國容易或更難妥協呢？一般認爲李昂伯倫及共產黨領袖擁護國聯，反對侵略。選舉結果指示大多數法人皆希望避免戰爭。這種心理可以促成法德的和緩。但在另一方面，左派一般反對獨裁，熱烈主張法俄親善。再者惟莫斯科馬首是瞻之共產黨勢力大增，這是不贊同與德國妥協的因素。法國現在暗流甚多，一切要待新閣開始工作後方能決定。我們只有希望法國選舉結果可以給法國一個有力穩固的政府，俾能爲歐洲和平及法德調解而工作。（季廉）

戰時毒氣預防法

C. E. Bower 著

The Menace of Gas Warfare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May 2, 1936

世界風雲，日緊一日，戰爭危機，已有一觸即發之勢。值玆科學發明，日新月異之時，二次大戰，將完全爲機械的，化學的；人類的屠殺，亦非局部的，而將爲整個的。幾顆毒氣彈，可置全城人民於死命。如此殘酷舉動，事先若無預防，

其結果眞有令人不敢設想者。茲特將 Bower 氏所著之普通毒氣預防辦法，擇要迻譯，以供國人之參考。

將來戰爭之使用毒氣，已爲不可避免之事實。普通毒氣，可分爲持久與不持久兩種。不持久毒氣如綠氣(Chlorine)及二氯化碳氧基質(Phosgene, or Carbonyl Chloride)與天氣有相當關係。如遇微風，溫和，無雨之日，該項毒氣彈投下後，卽變爲一種有毒之雲霧體，在地面上九尺至十尺之高度內，隨風飄蕩，直至與空氣化合而後已。至於持久毒氣，如硫化二氯二乙醚(Mustard, or Dichloro-diethyl Sulphide)，則尤爲利害。蓋此種毒氣，能侵入所遇物體之表面內，如不加以掃除，可繼續保持至幾日或數週之久。

防禦方法，最好採用一種避彈及避毒建築，不過此種建築，工程浩大，不易普遍。是以祇能就家庭範圍以內，揀其實行簡易而收效宏大者，加以介紹，俾能人人採用，以期普及。

避免炸彈，自以在地下爲宜。但毒氣成分，較空氣爲重，每向下行，故人在地下，實不相宜。不過房屋建築堅固，牆壁構造完備，並附有地下室者，避居其中，尙無大礙。若郊外別墅式平房，又無地下層，則祇得於室內設法。如爲二層樓，則可於二樓加以改造。佔室多寡，可依人數爲標準，平均每人祇可佔二十立方尺地位。玻璃窗外面，須用木板釘塞，裏面亦須用紙糊沒。所有門窗縫隙，亦須糊以厚紙，使與外界不相通連。若爲地下室，則對於空心磚，煤烟囪，空氣筒及門戶，亦須有同樣之佈置，方可安全。此外，毒氣面具，亦應預備，以爲不時之需。敵機來時，一聞警告，卽須避入室內，非使毒氣正式宣告肅清後，不得冒昧出外。

吾人對於毒氣防範，雖能十分周密，然而意外之發生，實亦不可避免。是以個人預防方法，亦不可不知。

硫化二氯二乙醚(Mustard)，有氣體及液體兩種，嗅之，如大蒜或苦蘿蔔味。氣體目不能見，液體作棕色油汁狀。侵入呼吸器官，固能致人死命，卽着於皮膚，在八小時後，亦可起潰爛。是以在受毒十分內，須立將病人衣服脫去，舁至室外，用肥皂洗刷全身——以不大感覺痛痒之部分爲宜——並數易其水，如是約十分鐘，或可有救。若因施救稍遲，皮膚已被燒傷時，必起一種水泡。此種水泡，千萬不可弄破，宜穿棉質或羊毛內衣，更須輕輕將事，以待專門醫生之診治。

氯化丙烯基二氯代胂化物(Lewisite, or B. Chlorovinyl dichloroarsine)亦有氣體及液體兩種，嗅之如葵類植物味。氣體目不能見，液體作無色油汁狀，毀傷能力與硫化二氯二乙醚同，故其治法亦同。不過氯化丙烯基二氯代胂化物之水泡，可用砒霜醫療，既能消除，復可防腐。至於綠氣，曾用於第一次大戰中，嗅之如氯化石灰味，氣體可見，作黃綠色。

二氯化炭氧基質(Phosgene)，嗅之如爛草味，氣體目不能見，觸之卽發生咳嗽，及眼部刺激，同時胸部亦感覺痛苦，呼吸發生障礙。救治之法，應使病人躺下，保持相當之沉靜及適當之溫度，然後再送往專門醫生處治療。至於眼部刺激，可用鹽液(Saline)洗滌(鹽液做法，可用普通食鹽一匙，入一品脫(Pint)之水內，煮沸陰涼後卽可。)

二苯胺氯化胂(Diphenylamine Chloroarsine)，卽俗稱噴嚏毒氣，但並無大害。本爲實體，受熱後，卽變爲烟狀小粒，無色無味，目不可見。中毒者，除鼻喉兩部感覺不舒適外，頭，齒及齦亦發生痛苦。救治之法，祇須將病人舁出毒氣範圍以外，半小時後，卽可恢復原狀。(蔭恩)

職業選擇測驗 （陸）

最近美國紐約兒童俱樂部發起一種職業選擇測驗，問題爲『全世界職業，假使你都有機會選擇的話。你選擇那一種？願學何著名人物？』收到的答案很多歸納起來共得下列十一種：

（一）願做瑞普來（Robert Ripley）——漫畫家。

（二）願做埃德高胡佛（J. Edgar Hoover）——聯邦政府司法部調查課主任。

（三）願做詹姆士凱奈（James Cagney）——電影明星。

（四）願做丁英（"Dizzy" Dean）——棒球選手。

（五）願做芳蘭亭（L. J. Valentine）——紐約警察專員。

（六）願做傑克鄧普賽（Jack Dempsey）——前重級擊拳世界錦標。

（七）願做羅斯福——美國大總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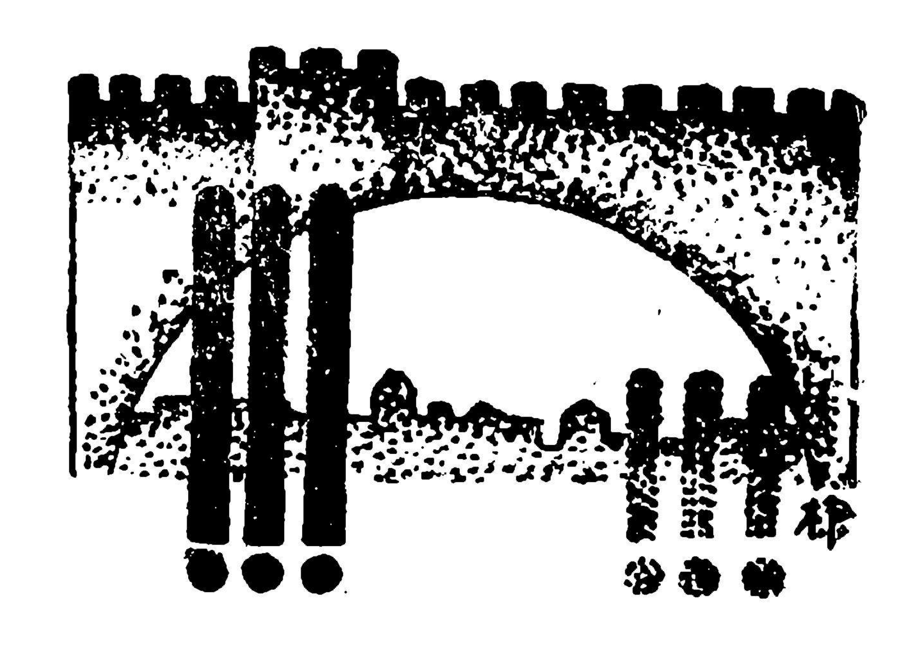
（八）願做愛德華第八——英王。

（九）願做拉迦狄亞（Fiorello LaGuardia）——紐約市長。

（十）願做瓦爾特溫區爾（Walter Winchell）——報紙廣告家。

（十一）願做墨索里尼。

此外，亦有人願爲英國電影童星弗萊第白塞洛繆（Freddie Bartholomew），林德伯大佐，及職業網球家鐵爾頓者。不過全體答案中以願做漫畫家瑞普來爲最多。按瑞會繪滑稽畫『信不信由你』，極得讀者之歡迎，因而成名。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要

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起至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止

本週國內大事，以日增兵華北，及走私問題之發展，最令人注意，已另闢專篇記載之。此外全國各地，均熱烈追悼胡漢民先生，中央幷特派居正孫科許崇智等八大員南下祭胡，附帶爲團結問題與粵桂當局爲切實之懇談；結果如何，尚難懸測。中美貿易協定，業經正式宣布成立，在我外匯上多得一保障；在美則世界多一銀出路，使其兩年來之購銀政策，不致失敗，並可補足其規定之白銀準備；更使我之幣制，介乎英磅與美金之間，蓋亦兩全其美之辦法。聞陳光甫一行，以在美任務已畢，將轉赴歐洲各國遊歷矣。國民大會已着手籌備，籌備會已成立，代表選舉總事務所組織亦已通過。陝北勦匪，不久即可總攻，西安勦匪會議已畢，中央已委陳誠爲晉綏冀陝四省邊區勦匪總指揮，此後協勦殘匪，必益能便利也。

國外方面，亞國命運，已鮮有人念及；對義制裁，大勢必將撤銷。英義關係，在各方疏解調整之中。同時英似將致全力以擴軍，海軍空軍，雙管齊下。日本議會，任務已了，即日舉行閉幕。其預算案及取締不穩文書法案等，均一一修正通過。僅於總動員秘密法案，以不及修正爲辭，未予通過，致軍部方面，極爲憤慨，謂將以緊急敕令公布之。

國內

中美貿易協定成立

中美貿易協定，經陳光甫郭秉文等與美財長摩根託等商洽月餘，終底於成立。今後美將陸續購進我之現銀，而使我外匯得以愈趨穩定，惟總數究爲多少，各方消息尚多分歧；大概約爲七千五百萬盎斯。其第一批白銀約三千萬元，已於廿六日由滬起運矣。

紐約泰晤士報評論 中美兩國業已成立妥協，美國財政部今後，當向中國購買白銀。紐約泰晤士報頃發表一文，就此問題，有所論列，略謂：中美兩國貨幣上關係，不無矛盾之處。此可於兩國最近

成立之妥協覘之，蓋就美國言之，吾人不必以白銀爲貨幣準備，故購買白銀，實無甚需要。然而卒至於非購不可者，無非因國會通過法律，規定購買白銀，務必達到金準備額三分之一之比率。至於中國，則對於白銀，向係購入爲多，而出售爲少，但自一九三四年起，因美國大批購買白銀之故，中國原料價格，大形跌落，致不得不放棄銀本位。故此際乃以白銀出售耳。該報結論謂：財長摩根托以爲中美兩國間所成立之妥協，對於世界貨幣穩定事宜極有裨益，但欲達到穩定目的，則唯一方法，厥當由英法美三國成立協定，對於幣制問題，採取共同政策也。

美國當局均表贊同

美國財政部長摩根托，廿二日就中美兩國所成立妥協，發表談話時，曾謂美國對於穩定貨幣一事，宜與各國分別進行談判。關於此層，據美經濟金融通訊社宣稱，羅斯福總統，對於摩根托談話，甚爲贊成。謂中美兩國所成立之妥協，其足以協助中國實施健全之幣制。該國國內貨幣問題，當可因此較易解決云云。此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畢德門則謂：白銀之在將來，必在幣制上佔重要地位。溯自某某數國相繼放棄金本位之後，國際匯兌，紊亂無序。今茲中美兩國所成立之妥協，足爲訂立其他各種貨幣協定之先聲。對於穩定全世界貨幣事宜，實乃最重要之進步。南美洲各國，允宜採用此項妥協所包含之原則，而與美國進行談判云。

英倫各報極爲重視

我國在幣制上採取新措置，而將白銀一部份，重行鼓鑄硬幣，英京各金融報紙評論此事，認爲關係重要。並謂中國貨幣現金準備，規定白銀至少應佔百分之二十五，此與美國貨幣準備規定金三銀一之比率，遙相應和，殊足令人玩味。溯當去年十一月初，中國放棄銀本位之後，中國幣制，似與英鎊集團相接近，當時一般人謂，中國幣制改革，大部份係李滋羅斯爵士所促成。但至現在則中國業已脫離英鎊集團，而採用有限制的複本位制矣。各該報紙，又謂中國將白銀準備率定爲百分之二十五，其事當較美國增加白銀準備額，以達到金三銀一之比率易於實行。則以此際美國黃金存額，值價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有奇。而白銀存額，則僅值二、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左右，苟欲達到金三銀一之比率，尚須購買價值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之白銀也。

國民大會積極籌備

行政院二十六日院會，通過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組織條例如次：（一）本條例依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第四十二條之規定制定之。（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總事務所直隸於國民政府。其職務如左：（甲）關於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之解釋，及各種關係章則之撰擬事項。（乙）關於辦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之指導監督事項。（丙）關於國民大會開會之籌備事項。（三）本所設主任副主任各一人，由國府特派，綜理全所事務，指揮監督辦理全國選舉事宜。（四）本所分組辦事，其細則另定之。（五）本所設總幹事一人，副幹事一人，每組設組長一人，幹事若干人，承主任副主任之命，辦理本所事務，由主任呈請國府派充之。（六）本所設參事若干人，由本所就有關各機關高級職員中聘任之。（七）本所設事務員若干人由主任派充，並得就各機關人員中調充之，（八）本所爲指導調查全國各選舉區辦理選舉情形，設指導員視察員各若干人，由主任呈請國府派充之。（九）本所爲繕寫文件，得酌用僱員。（十）本所於籌備國民大會開會事務完畢，即行裁撤。（十一）本條例自公布之日施行。

中國大員到粤祭胡

居正，葉楚傖，孫科，許崇智，李文範，朱家驊，褚民誼，傅秉常，偕吳鐵城代表俞鴻鈞，韓復榘代表徐彥之，二十三日上午十時半，由港乘專車抵粤。當局事

前派出憲警前赴大沙頭站警衛林雲陔余漢謀林翼中區芳浦黃季陸陳耀垣，崔廣秀，張任民等，暨治喪會高級職員數百人往迎。由劉紀文，鄧靑陽等陪同往紀念堂，致祭胡主席。由居正主祭，禮畢，各代表乃轉入孝幃，唁慰胡主席家屬。由胡木蘭致謝忱，即行退出，隨復驅車赴延園訪晤胡夫人，致意慰問。至十二時各代表始行告退。鄒魯，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暨各高級長官聆訊，聯赴賓館候晤。下午一時半居葉孫等返抵賓館，與鄒陳李白等會晤。午膳後聯赴蕭邸，探視蕭佛成，當晚居葉孫等，分別下榻賓館及退思園。二十五日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於晨六時提前祭胡，十時出席西南執行部會議，與各委員交換時局意見後，下午再由陳李白與孫科等共商合作救亡問題，期於本月底商决。

首都公祭詳情

二十六日京各界公祭胡，往祭者均依照預定時刻，列隊前往勵志社，先後致祭，秩序嚴肅。上午八時，中央全體執監委員及全體工作人員公祭。到蔣中正，林森，馮玉祥，孔祥熙，及張繼，吳敬恆，蔡元培，邵元冲，何應欽，蔣作賓，朱培德，方覺慧，張羣，周啟剛，甘乃光，馬超俊，李烈鈞，王子壯，石瑛等六十餘人，蔣主祭，行禮默哀後，復讀祭文，禮成。八時三十分，中央黨史會全體主祭、到徐忍茹，湯增壁等，由邵元冲主祭。九時京市黨部周復，彭國棟，及區分部委員全體林有壬陳惠蒼等共百餘人，由周復主祭。十時國府主席及府委暨參軍文官主計三處全體職員呂超，魏懷，陳其采，周仲良，許靜芝，傅選靑等約五百人，由林主席主祭。十時一刻立法院全體委員彭養光，周一志，趙迺傳，陳長蘅等及職員等共約四百餘人，由劉盥訓主祭。十時三十分司法院全體及所屬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全體謝冠生，焦易堂，洪陸東，魏大同等約四百餘人，由王用賓主祭。十時四十五分考試院全體許崇灝，陳大齊，龍潛，暨所屬銓叙部考選會全體張忠道，馬洪煥等共二百人，由鈕永建主祭。十一時監察院全體監委白瑞等，所及屬審計部全部，由于右任主祭，王陸一讀祭文。十一時半行政院全體翁文灝等由孔祥熙主祭。蔣之祭文如下：維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長蔣中正率全體職員，致祭於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胡展堂先生之靈曰：殷憂多難，萎哲同悲，緊惟我公。睿智天資，開襟結士。擊楫匡時，弼諧總理，匪役不隨。公之名業，馳於車書。公之學術，淹於師儒。虞荼如浼，臨變不渝。勁若寒松，淨若秋鶚。昔長立法，經緯萬緒。桴海遄歸，風規彌著。許國以忠，治事以豫。偉畫有加，宏綱斯具。中樞虛席，佇待公來。纖洪萬幾，孰與之裁。長川俄涸，嶽中頹，天不憖遺，億兆玆哀。尙饗。

國外

英發照會增驅逐艦

英政府於二十日向日美兩國提出備忘錄，要求維持英國驅逐艦總噸位十九萬噸。即就現有之艦外，另增四萬噸，其備忘錄中，未引用階梯式條款，俾免各國援引，而起競爭。今後之英國，似將埋頭於整軍經武，蓋亦有感於集體安全無實力保障，終將不可恃也。

英備忘錄原文

第一節　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第十六條規定英國驅逐艦總噸位以一五〇・〇〇〇噸爲限。潛水艇總噸位以五二・七〇〇噸爲限，英國接受上述兩種數字之時，係以關於驅逐艦與潛水艇之總噸位，英國與法義兩國成立協定爲條件。第二節　依據上項條件，英國乃於一九三一年與法義兩國進行談判：結果未能成立協定。第三節　英國政府乃又决定，俟海軍會議於去年底本年初開會時，並行討論驅逐艦與潛水艇之實力問題，俾爲此兩種艦類樹立均勢，但結果海軍會議在量的限制方面，毫無成就。第四節　準此驅逐艦與潛水艇之實

力，既失其平衡，而訂立協定以糾正此弊之最後希望，業已喪失。且自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簽訂以還各國之未簽訂該約第三部（關於巡洋艦驅逐艦與潛水艇之定義與總噸位部分）者所添造之潛水艇，不下二百艘之多，在上述情形之下，英國政府躊躇久之，以為除將年齡屆滿之驅逐艦四萬噸予以保留，藉以增加驅逐艦總噸位之外，別無他途可循，因此英國驅逐艦總噸位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卅一日為止，當為十九萬噸，其中約有八萬八千噸，係服役年齡業已屆滿者。第五節　英國政府不願援引倫敦海約「階梯式條款」，而寧願與關係各國進行友好的談判，以冀成立妥協，承待各該國政府表示意見云。

法國方面觀察

據法國通信社觀察，依照一九三〇年倫敦海約第二十一條，即所謂「階梯式條款」之規定，在該約有效期內，倘因非簽約國添造軍艦之故，而使簽約國之一安全感受影響，則該簽約國得以通知其他簽約國，而將本國軍艦噸位，作比例式之增加。此次英國決定維持驅逐艦總噸位為十九萬噸，並保留萬噸巡洋艦三艘，僅以備忘錄形式通知關係各國，而並未援引「階梯式之條款」，其理由不外：（一）避免美日兩國援引同樣條款，以為添造軍艦之口實，（二）英國採取上項決定，其在技術上之主要理由，實為美國新造軍艦及法國添造潛艇二事所促成。但因英國現與法美兩國妥協無間，故不欲明白道破，據海軍界人士所稱。英國採取此項決定，真正原因所在，或為防止德國海軍之未來威脅。大約美國不致提出異議，日本則將自認最感威脅，而表示反對，一般人評論英國所採決定，謂係增加英國海軍力量之間接而最經濟的辦法，實即英國整頓海軍計劃之一部。

英下院之辯論

英國防事務大臣茵斯基浦，二十一日在下院提出辦公經費之預算案，發表重要言論，其言已造成良好印象。茵氏詳述其就職後九週內所擔任工作之性質與範圍，其警闢之語曰，吾人必須備有一種生產能力，俾可在二十四小時之通告中，移用此生產能力以適應大規模新式戰爭之需要。蓋一旦風潮倏起，吾人未必能獲從容時間以擴大吾人生產也。茵氏發言之初，首言反對黨與政府黨意見不同之點，謂反對黨以為國家現所需作之準備，其中有凶兆之表示，而政府黨則覺英國國防計劃不致使世界任何國家稍起恐慌，且可增進世界安全，渠以政府黨之意見為然，今之負責籌劃為整個國防軍備，須準備國聯盟約在或不及預料的環境中參加集體行為之新因素。帝國國防委員會現檢討戰艦與艦隊，天空軍備之問題，雖壯觀之計劃與博人稱讚之決議，固足動人，但渠不唯此是務，不過渠苟認為必要，則任何重大決議，渠決不稍事退縮。戰時食物問題，涉及運輸，儲藏，分配，與國內生產等細則，今已組成委員會研究之，畢夫利芝允任委員長。凡與食物供給有關之事項，皆須加以考慮。國防事件，偉大科學研究必不可少，故現徵求各大科學家之贊助，以發展國防計劃，原料，工人，與工業技術上能力，現皆已着手詳細調查。工廠之已經詳查者，現有四百廠，其已經初查，及尚未查者五百廠，相當工廠悉已分類派員考察，列表格等第，分別各機關，不獨製造砲彈等物之各廠，即製造器具之各廠，皆已載入分門別類之詳冊中。渠希望在數月內可分配定單，向各廠定購必需諸品，而促進其生產力云。茵氏復謂空軍增多三倍，需用飛機甚多，故有擴張飛機製造業之必要，現正設法羅致製造汽車者，以便造成飛機，出產之後，備已請其以政府費用添造新廠，或擴張其廠基，其所得之酬勞為經理費，其所添之廠屋將為政府事業，而由廠方管理維持之。政府將採行嚴峻方法，以制止抬價貿利，政府並籌擬計劃以保護商船，而保衛平民之消極計劃亦在籌擬中云。邱吉爾在辯論時發言甚多，謂供應機關領袖之職務，與戰略上思想聯接，似係組織上之重大錯誤。試舉例以明之，茵斯基浦既須處理許多問題，如在已變之外交情勢中，如何保持地中海英國霸權？蘇俄軍力如何？英國是否不獨有天空轟擊之危險，且有敵機載兵入境之危險等，同時及須負責使國家有各種必要原料之充分供應，恐勢難兼顧。今日事態愈惡，距和平與安全觀念點相去愈遠，非一年前所可比。英國必須經過長時期，方可變無備為有備，而在此時期中，歐洲恐將達於危險極度。故渠主張另立軍火部，召國內甚活潑青年事業家相助辦理云。邱吉爾又言及生產之安定，與政府定章之優先權，茵氏答稱，政府未有強迫權，邱吉爾鑒於外國政府之運動，欲英政府效法，而將實業之一大部份置於戰時基礎之上，但英政府現所行者，一方面欲確得增加結果，一方面不使尋常貿易受不適當之擾動，惟將來情形，或將使政府變其初衷，亦未可知云。

日本正式覆文

日海軍與外務兩省，對於英國政府要求增加巡洋艦驅逐艦等共計四萬噸案協議結果，決定提

出正式覆文，已於二十三日由外相有田訓令駐英代理大使藤井，將此項覆文面交英國政府。其內容大致如左：倫敦海軍條約所規定各節，縱令於本年底失其效力，但覺仍應遵守。是以英國政府要求將甲級巡洋艦編入乙級巡洋艦，並增加練習艦等等，對於上項精神，認為不無意義。但在事實上，條約超過量（日本六萬噸，英美約十萬餘噸）之廢除處分，在財政及國防之見地上，自應採取適當應付之立場。倘離開條約行使商議，具有此項意向，則不無承認之用意。

比王斡旋英義關係

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得三世，廿一日晚突自比京乘飛機赴英，抵達林潑納飛機場後，即驅車向坎德葺而去，所往何處，秘不宣布。謠傳比王此來，目的在訪問英國政治家，設法緩和英義間緊張關係。按比王與義國有姻婭之誼，（義國儲君之妃，即比王之妹，）去歲杪比王亦曾遊英，當時即已盛傳渠係受義王之託，欲在英義間担任斡旋，今此說又囂塵上。又據謠傳義國政府曾訓令駐英大使格蘭第通知英國，謂義國所抱帝國主義的野心，已於略取亞比西尼亞後獲得滿足，不再有何奢望，義國大使館對於此說，雖未證實，但政界人士相信義國為緩和英義兩國關係起見，所採態度，要當不外乎是。英義兩國局勢發展情形，關係極大，故政界人士現方極端注視。復據二十五日倫敦方面透出消息，義大使格蘭第日前與英外次汪西泰會晤時，曾向英政府提出若干種保證，並表示英義兩國此際進行談判，殊為適宜。此項談判，具有兩項目的：（一）即英義兩國簽訂條約，將義相墨索里尼所提供之諾言，即對於英帝國任何部份（指埃及、蘇丹及近東而言）均不威脅一層，列入條文內。（二）即簽訂地中海協定，俾將義大利與地中海沿岸其他各國關係，納入常軌。聞格蘭第尚擬訪謁英外長艾頓，面談此項問題。此間義國人頃謂義政府並不期待現行制裁辦法，可于下月十六日左右撤消，義國亦決不因此遂退出國聯，大抵現行制裁辦法，將由若干國家先後撤消，而卒歸自動消滅。一俟義國與參加制裁各國間關係恢復常態後，英法義三國共同陣線，即去年四月間斯德萊柴會議所決定者，當可重行樹立，但若現行制裁辦法繼續實施至九月後猶不撤消，則義國不得不考慮與其他獨裁制各個結成共同陣線，確定放棄斯德萊柴陣線，此乃英法兩國所當瞭然者也。

義國通過鉅額軍費

義政府公報廿三晚載稱，眾院頃通過撥款二・〇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充海陸空與殖民等部之經費。其中殖民部經費計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陸軍部經費計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航空部經費計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海軍部經費計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出征非洲兵士贍家費計四五・〇〇〇・〇〇〇里拉，公報又稱義國政府抵制制裁之陣綫，將持之以恒，始終不屈，財長泰翁台萊維本月午後亦在眾院宣稱，吾人試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份一九三五年一二三月份，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份一九三六年一二三月份，義國對外貿易入超數字比較而觀，則各國對義所施制裁辦法，顯已失其效用，列表如下：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份入超數二三二・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五年一月份入超數二四四・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五年二月份入超數二三七・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五年三月份入超數三七七・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份入超數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六年一月份入超數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六年二月份入超數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里拉，一九三六年三月份入超數一四九・〇〇〇・〇〇〇里拉，泰氏又謂，關於貨幣方面，義國現能自給自足，無須仰求外幣，政府並已採取種種措置，以遏制資本流出，至於義亞戰爭代價若干，此際尚未能宣佈，但義國所獲，得償所失，則可斷言。

日本議會宣告閉幕

日本第六十九屆特別議會之會期，已於二十六日告畢，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在貴族院舉行閉院典禮。統計政府向本屆議會提出四十六件之法案中，獨對於總動員秘密保護法，以審議未完為理由，殘留未經通過。軍部方面，有一部分人員之意見，認為須請由緊急勅令為之公布，但政府現尚未考慮及此。陸海軍當局及內閣資源局，則更進一步，為規律國家總動員關係之全部起見，將來當不僅限於軍機及資源之秘密程度，而以國家總動員法為目標。行使積極廣汎之實體法，有強硬之決心。可見日軍人之憤慨與決心。此外取締不穩文書法案及總預算案等，均經修改通過。

取締不穩文書

不穩文書取締法案於修改後條文如下：第一條，紊亂軍規，攪亂財界及其他淆惑人心爲目的而登載妨害治安之事項，凡屬此類書籍圖畫，並未記載負責發行者之姓名住址，或作虛僞之記載以及未依照出版法或報章法，並不送部查驗，而任意出版或任意頒布者，處以三年以下懲役或禁錮。第二條登載前條等類事項之書籍圖畫，並未注明負責發行者之姓名住址，或作虛僞之記載，以及未依出版法或報章法並不送部查驗而任意出版或任意頒布者，處以二年以下之懲役或禁錮。第三條，前二條之未遂罪則處罰之，但印刷人在交件以前自首者免刑。第四條，認爲屬於第一條或第二條之書籍圖畫，作眞實之記載，或於正式送部查驗以前，地方長官得以禁止其頒布或停止其印刷與刻版，依照前項所規定凡頒布被禁之書籍圖畫者，處以三百圓以下之罰金。（附則）本法自公布日起施行云云。

動員總祕密法

總動員祕密保護法案，雖未通過，恐終將宣布，其內容殊值得注意茲覓錄全文如下：

（一）總動員祕密保護法施行敕令綱要一，內閣總理大臣統轄總動員祕密保護法之施行，二，本法第一條區域由總理大臣指定之，三，總理大臣指定本法第二條規定事項，但國家管理之施設，由所管大臣與總理大臣協議，決定之。（二）總動員祕密保護委員會綱要，一，本委員會隸屬總理大臣管理，而得應總理大臣之諮詢，調查審議或建議關於祕密保護法之重要事項。二，委員由關係各機關高等官及有識經驗者中選任之，（三）總動員祕密保護法關係命令規定事項綱要。一，受本法第二條規定之通知者，作成從業者應遵守機密管理規則，受地方長官認可。二，地方長官認有必要時，對於接受通知者任命祕密保管者之權限與責任。三，接受第二條規定通知者應守左列各項事項，甲，送運祕密圖書物件時，應依適當方法，以保護祕密。乙，祕密圖書如有遺失，缺損，或不用時應適當處分之。丙，持受第二條規定之通告者認有機密漏洩之懼時，應採適當手段以防漏洩。（四）得知或保持總動員祕密者，欲告示或公布之時，應先申請地方長官之許可；但因機關要求報告或實地申請時不在此限。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起
至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止

五月二十日　星期三

△中政會通過懲治偷漏關稅條例
△李宗仁到廣州
△工程師學會等五團體在杭舉行年會
△史泰漢堡由義回奧

五月二十一日　星期四

△西安舉行勦匪會議
△中美成立貿易協定
△中央祭胡大員居正等到港
△比王飛英
△巴杜里阿離亞返義

五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行政院公布稽查進口貨物運銷辦法
△經委會常會通過本年計劃
△美宣佈增加棉貨進口稅

五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中央大員到粵
△日代辦若杉返滬

五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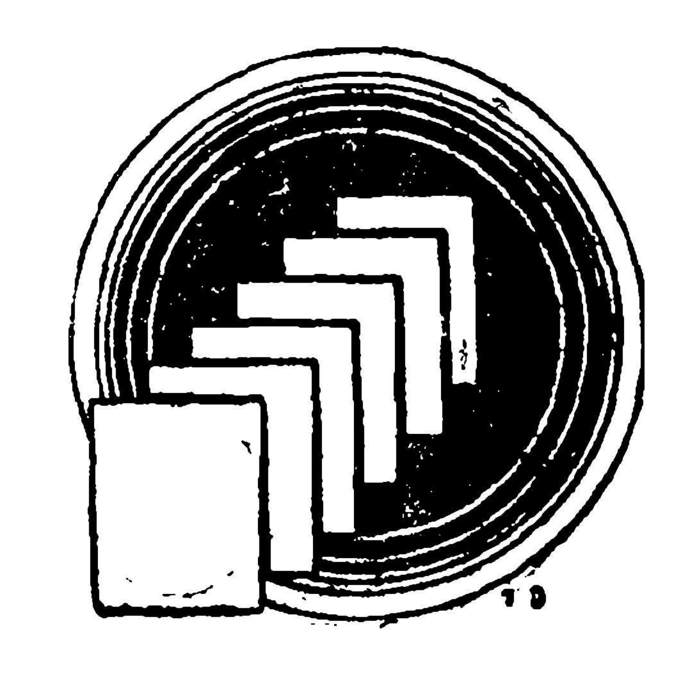
△日對英要求增艦提出復文
△羅馬舉行參戰紀念
△義公布義阿（阿爾巴尼亞）經濟協定

五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張學良飛蘭州
△張外長在外部紀念週講中日外交
△全國各地舉行悼胡大會
△沈鴻烈到京
△日議會通過不穩文書取締法案
△比衆院改選結果法西斯派抬頭
△奧總理發表和平演說

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行政院通過任趙戴文爲晉主席
△有田派東亞局長桑島來華北視察
△須磨奉召返日
△財部爲防止走私設總稽查處
△陳誠任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勦匪總指揮
△日議會工作已竣僅對秘密保護法案未曾通過
△義奧商約公佈
△義駐英大使表示願進行英義談判



論評選輯

大陸政策强化之聲浪

旬日以來，日本報紙及雜誌上，大陸政策强化之聲浪，高唱入雲，不但强調大陸政策之重要性，並且詳細討論其與日本經濟財政之關係及其在日本經濟財政政策上之得失；不但討論其抽象的內容並且有稱日本政府已完成其實現上所必需之準備，而舉陸海外三相會議之成立，「滿洲」冀東協定之具體化，及「滿洲」並華北日本駐兵之增派等以爲例者：種種主張及議論頗足供吾國人之參考。吾人甚願國人加以注意，同時願趁此時機，一抒吾人之所見。

考大陸政策亦稱北進政策，在日本爲與南進政策或南洋政策相對峙之名詞，其來源甚遠，殆始於明治初年，而在晚近之被日輿論界强調，則有兩次：一爲田中內閣之時，一爲東省事變前後，今蓋爲其第三次。來歷既如此其久遠，在與日本爲隣之中國人耳中或已成慣聽之熟語，而不必置疑其所涵之意義，所可怪訝者其只在當有田外相方在特別議會中宣言東亞協調和平外交方針之際而忽有此舊調新彈之現象一點乎？雖然，綜最近日本輿論界之傾向以觀，所謂大陸政策之內容在傾向上雖與從前相同，而在範圍及程度上却與從前有異，「强化」二字之所指殆即在此。吾人請一揣摩其眞意。

所謂在「强化」過程中之大陸政策，在理應爲一個整個的國策，似不應再分之爲若干方面，然依日本輿論界之傾向觀之，則似可暫分爲政治方面，經濟方面及軍事方面，蓋因在日本有識者之討論中，常有「國策的經濟資金之調達（籌措之意）」及「國防的軍事費之來源」之用語，如所謂大陸政策不包含經濟方面的政策及軍事方面的政策在內，則此等用語將變爲無意義也。依吾人觀之，强化中之大陸政策在政治方面，似指「鞏固東亞安定力之地位實現東亞門羅主義之政策，」在經濟方面，似指「結成東亞經濟集團，實行東亞自足自給的統制經濟之政策，」在軍事方面，似指「以日本在東亞之壓倒的海陸軍實力，實現上述政治及經濟兩方面的計畫之政策。」合三方面之意義而言之，則現階段上之大陸政策之涵義，自比以前任何時代之大陸政策爲範圍較寬，方面較多，程度較深，內容較實，謂之爲「强化的，」誰曰不宜？

今試進一步一觀日本識者對於强化中的大陸政策之論調，亦從政治經濟及軍事三方面分別觀之。在軍事方面，大約係因新聞統制甚嚴之故，論之者甚少，有之亦僅簡單表示贊同之意。在政治方面，似贊同者較多於懷疑者。贊同者之理由大致在歐洲政局紛亂之時機，日本民族百年之大計及蘇聯東進勢力之阻止等等。懷疑者之理由則在日本國際地位孤立化之憂慮

及南進政策之有利等等。在經濟方面則似贊同者與懷疑者參半：贊同者大抵以大陸政策能擴大商品市場及投資範圍，因而能振興產業並解除日本內地民衆之經濟困苦爲理由，懷疑者則大抵認爲國防的軍事費易籌而國策的經濟資金難集，投資範圍之擴大雖易而在大陸農民窮困狀況之下商品市場之擴大却難，以爲未必遽能達『產業飛躍日本』之大目的。

中國位於亞細亞大陸之上，當然與日本之大陸政策不無關係。然因中國抱持自求生存只希自力更生，我不犯人，亦希人不犯我之國際和平原則，故對於大陸政策之强化，並不抱任何輕率的感情。如從日本一隣邦國民之資格而對大陸政策之强化作一理智的批評，則吾人以爲；欲求大陸政策之急速成功，必須顧慮下述三條件：第一，在經濟方面必須中國國民經濟能解除目前之困難而有進一步的發展。第二在政治方面必須中國政治能上軌道，在內行統一平和的政治，對外維持獨立自主平等的地位。第三在軍事方面必須中國能有維持嚴正中立之實力。

（錄五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

關於日本增兵華北問題

日本增加華北駐軍事已實現，中國各界之一致的心理，可以不安二字括之，其理由如左：

第一：根據辛丑條約之外國駐兵，其最要目的，爲保使領與海口之交通，此自中國國都南遷各國使館先後大半南遷之後，其必要已不存。而三十年前之僑民地位，民國來早已不同，人民無排外思想，官廳能保持治安，故雖在往年內亂頻發之時，而各國僑民，猶能不受危害，況今日絕無自動的發生內亂之虞，是庚辛間因保僑而駐兵之必要，亦早已不存。其存留至今之理由，恐只爲辛丑條約之紀念的符號而已。職是之故，凡同情中國之友邦，理宜提倡撤兵，取消此舊時條約上之不幸的紀念，而開中外一新之局，中國國民將如何表其感謝！退一步言，縱以爲撤兵尙非其時，則亦只當以維持現狀爲止，而日本今大增之。此與辛約保僑之義，自又不同，蓋即令保僑有必要，而以如此重兵保僑，則顯無其必要也。

第二：拾條約精神而論，實際政局，則亦感眞相之不易解。何則？冀察政委會當局執行睦隣政策，不遺餘力，數月以來，就外交的言之，平津一帶早成爲日本之單獨舞台。在中國當局，凡足以增進日方諒解者，無不盡力爲之。關於經濟問題，尤樂開合作之門，以冀收親善之効。凡此情形，皆中外人之所共喻也。是以常識論斷，日方對於華北今後一切問題，果隨時稍顧華方官廳之立場，則無不可用外交手段解決之事件。關於保護僑民等事，政委會所屬軍警，優能爲之，且必隨時樂予盡力。目前平津間之中日關係如此，則何以尙有增駐重兵之舉乎？

第三：再擴大考察之，近時傳聞日本有海外駐軍四大基本單位計劃，其內容分爲朝鮮軍關東軍台灣軍及華北軍，此爲其對外設防之基本。由此言之，則華北增兵乃其根本國策之一部分，既非迫於依約保僑之必要，亦非只以作對華交涉後盾爲對象，而實爲帶有普遍對象性的實力準備行動之工作。誠如是，在中國希望中日國交調整之人，將亦不能不感失望。何則？日本常以東亞安定力自任，惟其力之表現，應以東亞兩大民族之好意的諒解爲基礎，否則不能安定，今日本施行國策而增兵來華，就最小限度言，亦徒使中國官民深感不安矣。

近知我中央當局會向東京交涉，望其中止增兵，聞日方迄未答覆。又歐美方面，對此事甚感悼惑，日來報端迭有紀載。惟吾人茲所欲論者，全不在此，蓋以爲就東亞全局而論，最近之平津增兵，及察北淪陷後之軍事形勢，俱表現時局之陰鬱，使期待中日關係好轉因而促進東亞安定者，更感前途之棘手。國地當局，宜就日本之大陸國策根本考量肆應之方針，非一紙抗議所可塞責也。

（錄五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北方形勢之一斑

中國國難正在嚴重的演進之中，而一般社會不能隨時詳知，其故由於當局者多諱言，致報紙記載不詳盡。茲將略述我北部諸省目前所遭遇之形勢，雖言之亦不能詳，惟或可藉明若干眞相也。

先言冀察。冀察兩省，平津兩市，在行政上今屬於同一系統，對外處同一地位。冀察政委會自成立以來，努力睦鄰期求相安，尤願於經濟上採日方意願，與辦事業，經濟委員會，正爲各項之具體研究。自常情言，日本已可謂貫澈其去夏以來之政策矣，然實際上問題殆尙未告段落，即就我方當局者所不時發表之談片中，亦可窺知尙有幾許交涉，並可知性質重大。大抵癥結所在，

仍爲一種根本觀點，而非利權或事業之問題。何爲根本？即彼方所欲者，似在務促成實質的分離化。分離之傾向愈濃，則爲愈「明朗」，反之則認爲欠明朗，質言之，蓋期待冀察全體之冀東化，是也。形勢如此，故數月來所傳之取消冀東，其事實恐遙。大連之滿洲評論有一文，譬中國爲象，冀東則牽象鼻之繩，勿謂繩細，將有一日以此細繩牽動大象之全身！其重視如此，故取消冀東之交涉，甚乏實現之望也。

察省之事，有須另述者。則察省府今日，實際只管轄舊自直隸省劃來之口內各縣。張北六縣，省府政令已不能及，而爲李守信等部所駐。最近聞沽源等處，正在增兵，而其事不詳。總之此一帶區域，正供日方軍事的施設之用，視平津間又爲另一形勢也。

次言山東。該省近日平安無事，憶當數月前，該省所感壓力亦甚巨，近時則相安。山東省及青島市，在經濟商業上，皆以日商爲最占勢力。如青島有九紗廠，而日商居其八，山東之出入口，皆以日本占最大部份。青島日紗廠，共有四十萬錠，其製品兼運南洋，並不僅銷行中國焉。日本之資本技術，利用中國之勞力原料，充分發展者，當以山東爲最。吾獨不解日方何以在冀察平津，不亦用經濟本位之政策，抑對山東現狀之相安，亦暫時之事，而爲步驟先後之問題乎？

再次言晉綏。山西數月來爲剿共軍事所困，近已結束，但外交上之隱憂則仍在，綏省尤甚。從內政言，山西目前最亟者爲亂區善後。綏省則四境安謐，庶政如常。西二盟蒙旗亦無事故，官民融洽，政簡人勤，蓋瘠苦省區之有治績者。惟自外患觀點而論，自察北變化，而綏省不安。蓋漢蒙本相親，以德王個人亦非問題，西二盟王公，尤以屏藩國家自任，故內政上毫無可虞，惟試一考察察北之形勢，則當知綏省實處於甚嚴重之地位，而綏省爲西北諸省之門戶，故可謂西北諸省同在嚴重之地位也。

統觀大勢，外交前途，甚屬可憂，蓋其事涉及根本問題。即中國如何維持國家之獨立完整，今依然正受嚴重之試驗。爲當局者，其將束手無策，坐待剖分，抑須定自保之大計，爲整個的折衝？此數月內之光陰，即甚重要可貴矣。

（錄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大公報）

最近北方大勢

國人對於北方局勢，所注意者僅爲走私與冀東僞組織取消問題，實則環境之嚴重，與日俱增，而其程度更超過此類問題而上之。茲爲闡明眞相起見，略述最近北方大勢，以供國人之認識。

查自去年五月所謂河北問題解決以來，北方中央軍隊，一律徹退，察冀黨部，概行取消，繼之更有冀察政權之成立，地方政府權力集中，中央統一僅存名號，經濟開發，準備商談，鐵路展修，已在規畫，宜可以中外相安，共策和平建設矣。乃外人對於破壞關政、鍥而不舍，反對法幣，歷久不忘。明朗化之要求，時騰口頭，而北方之杌隉不安，竟成長期狀態，此誠至可遺憾者也。

去年河北問題解決以後，識者僉認嚴重形勢，行將轉向察綏。果也，察北六縣，突告變局，其初僅用蒙古保安隊移駐之形式，而行政權之喪失，終於不能收復，張家口更失其屏蔽焉。抑自九一八以後，所謂蒙古建國，與滿洲建國，有同樣之呼聲，雖前者實現稽遲，而計畫初未消滅；尤以年來蘇俄在遠東盛張軍備，外蒙與僞國時有糾紛，於是我國內蒙之危機，乃愈逼愈緊。土肥原賢二前月在東京某處講演「日本大陸政策與滿蘇及內蒙之關係」，謂共產主義之東漸的勢力，與英美支配的西洋文化之極東進出，結局對於日本大陸政策之理想，皆有重大障礙，而以共產主義爲更甚。嗣即敘述蘇俄在遠東之政策，而指摘其駐兵設防，實予蘇「滿」國境以不斷的威脅，更謂外蒙之整軍經武，初祇消極的態度，後忽轉爲積極，其間蓋伏有嚴重的問題。土肥原因此反駁日本一部分論者之意見，謂蘇俄之盛留戰備，乃由日方挑戰的行爲而起，如果日本不復挑撥，則俄方當可弛緩。氏於此認爲根本錯誤，尤反對所謂北守南進之說。氏謂蘇俄的東漸勢力，絕對非外交手段所可阻止，蓋蘇俄之武裝外蒙，經營新疆，意在包圍「滿洲國」，而將日方大陸政策根本推翻。氏由此更論及內蒙與「滿洲國」之關係，謂內蒙人口稀薄，一無力量，如果外蒙準備完成，則無力抵抗之內蒙，運命如何，不難想像。此際內蒙古之重要性，不在其國力乃至住民如何，而在其地理的關係。假如此等地方入於外蒙勢力之下，包含於蘇維埃範圍，則「滿洲國」之國防，非常可危。再者，一旦日俄開戰，內蒙一帶地域，向彼向此，在作戰上關係極大，毋待說明。如果內蒙古團結堅固，包含於日本勢力，則因此而使俄國遠東作戰大感困難，此在地理上考之，亦易於想到。最後氏因謂內蒙雖資源貧乏，住民不足倚賴，然就以上意味言，日方決不能漠不關心，無論如何，爲封鎖蘇俄進出計，不能不在內

蒙有所圖。緣是日本當局者乃加以相當重要之注意，正在講種種之手段，其內容雖苦於不能有具體開陳之自由，然著手雖遲，確在着着進展之中，則可以明告云云。以上為土肥原講演之大意，實足為日本軍部政策之代表的說明，而內蒙各地之危機，由此益得一明確證據。現在察哈爾蒙古已大部入於日本勢力範圍，德王復受挾持。惟綏遠之西二盟，尚屬金甌無缺。依最近報告推斷，今後綏省局面，殆將益趨嚴重，蓋察省之商都去綏省平地泉不過一百六十里，萬一綏東事端猝發，立可牽動全省，此實至可憂慮之事。且綏省為山西陝西甘肅青海新疆五省屏障，如有變化，影響內外至鉅；加以日本勢力西進過劇，包圍外蒙古成功，則益當促進日蘇偽滿間之接觸，遠東大局危機日促，此尤國人所應深切注意者也。

（錄五月二十五日上海大公報）

張外長之中日邦交論

昨日張外交部長在外部紀念週報告半年來中日外交經過，闡明中國希望中日關係之澈底調整，謂應不限於地，事，時，而應由正當途徑，謀各個問題之具體的解決。言及華北走私事件，謂日本一轉念一舉手即可改善，最後申明剿共必可成功，容共不成事實，不談合縱連衡，不圖遠交近攻，用以暗示日本各報所傳中國容共聯俄親英親美諸說為無稽。在此中日關係又陷不安之時，張外長此項聲明，當然甚關重要，然實際有何效力，吾人殊不敢言。

查中國外交方針，去年十一月十九日蔣委員長在五全大會上演說對外關係時，言之最為明確而誠摯。蔣氏當時力陳國家與國家間無百年不解之仇，而以自立自強自助自求之主旨，昭告於世界。其言曰：『吾人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最後結論，一則曰：『苟國際演變不斬絕我國家生存民族復興之路，吾人應以整個國家與民族之利害為主要對象，一切枝節問題，當為最大之忍耐。』再則曰：『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致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三則曰：『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定，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達奠定國家復興民族之目的。』張外長昨日宣言，蓋為上述方針之重述。然自蔣委員長發表演說以來，在日本政府方面一時雖有較良之印象，而日本在華有力方面之實際行動，初不因是而有何變更。質言之：中國雖力求自強，而彼方則動生嫉視，中國雖務圖共存，而彼方則時滋誤會，愈疑愈惡，直有『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勢。加以走私問題，已近斬絕國家民族之生機，華北增兵，平添中國民眾之恐怖，大勢至此，滿佈暗雲，彼政府中人，內有難言之隱，對外又不能不飾辭自解，是以於走私則一味推諉，於軍事則若無見聞，此際乃欲以日本政府為對象，求局面之打開，恐終無多大希望也。

吾人確信中日兩國有共通之利害，有提攜之需要，更信日本多數國民，斷不敵視中國，彼邦政治主流，始終傾向和平，所惜者其一部分有力分子，認定日蘇必有戰爭，而願早迫中國與之步趨一致，認定中國統一有害，務欲拆散我國，使成分裂割據，執著既深，牢不可破，所以由九一八而熱河之戰，由河北問題而冀察問題，至最近之破壞關稅，反對法幣，經營內蒙，覬覦綏遠，所以使中國分離削弱者，萬變不離其宗，無所不用其極，而不悟以力服人者，緩急何可以相恃？既有所需矣，又何以不許其自存？心理矛盾，令人費解，而觀察日本政象，中樞力量，殊不足以抑制此一錯到底之潮流，張外長所謂具有遠大眼光而又富有毅力之實際政治家，求之目下日本，眞有毅力者似尚不易多見。在此情勢之下，中日邦交，莫非悲觀資料，中國當局縱有披肝瀝膽之宣言，其不為徒勞也幾希！我政府實逼處此，將何以善其後乎？

抑吾人最不解者，日本有力者何以視中國政府為不能並立，而不悟中國果成無政府狀態，於日本究有何益？更不解此曹何以不承認中國有民眾，而不悟統一的中國乃今日大多數國民一致的要求？近讀日人鈴木東民著『廣田內閣之自主積極外交』一文，中有言曰：『日本外交指導部若獵人追鹿者然，惟知有鹿而不見當前之有山，惟以南京政府為目標，而不見中國民眾之存在，因是屢屢顛仆，而幾經顛仆之後，彼固不擬變更方針。彼不認識中國民眾之政治的地位之重要性。更正確言之，彼亦不願認識之。日本外交指導部殆似眞信如果傾耳於中國民眾之動向，直為涉及日本自主強力外交之威信，東京要人對於面子乃較南京要人蓋尤重視也。』此言出諸日本人士，誠令人有空谷足音之感。特恐此種『不願承認』之結果，必誤兩國國家之百年大計，此則吾人心所謂危者，而半年來兩國許多人士努力所求之中日關係好轉的機會，現已瀕於稍縱即逝之境，應如何盡最後之力，使其不再惡化，已非中國方面所能有為，是不能不望日本識者之奮發矣。

（錄五月二十六日上海大公報）



國風社選

題秋岳聆風簃集　映庵

閱詩雖稍後，盛始宋南渡，於贛同詩風，比接述騷賦。
作家十數輩，堂堂一州聚，秋岳性情正，濟以學養素。
贍辭工具速，記問入鎔鑄，石遺序君集，譽君亦吾譽。
吾詩豈及君，稍賫困學助，偶然稱古賢，豈自標家數。
誦古罕有獲，溢分吾增怍，平生遺有涯，徒假文字故。
讀書靡所用，與世宜異趣，詣君聆風簃，心焉默有悟。
行間愼加墨，竊恐點竄誤，佩君一生言，砥流不枝梧。

纕蘅民政長檄遵義守令修葺鄭莫兩徵君墓盧淸釐祭田并捐百金補種子午山梅賦詩紀事　尊吾

吾黔兩經師，邨叟與柴翁，流布等身書，海內多欽崇。
樂安江上路，營兆分西東，青田與子午，山脈連雙龍。
後裔各吳蜀，拜埽希來蹤，無人禁樵采，日久淪蒿蓬。
兩賢在天靈，下視神其恫，綿竹曹使君，軺車駐黔中。
庶政次第舉，民物期昌豐，宏獎及士類，尊禮先儒宗。
下檄播州牧，兩墓重加封，墓廬就頹敝，施以塗墍工。
墓田杜侵越，饗祀蘄無窮，緬昔望山堂，雪聚梅花濃。
距今不百年，半充爨下桐，使君分淸俸，補梅環寢宮。
表彰在先哲，嚮往昭羣矇，人識稽古榮，不爲畸說懵。
爲治探本源，與古循良同，甯獨兩姓感，黔人知報功。
作詩告惇史，以爲有位風。

和纕蘅元日大雪詩兼謝餽金次韻　石遺

九九消寒九九春，（余年九十九。）適先蘄南紀息兵塵，武丁撻罷方無鬼，旁午書成筆有神，雪後可添商陸爨，老來倍喜飣盤新，坡公饋歲尋常物，却損兼金到故人。

元日大雪　纕蘅

鵲語晴檐已報春更憑瑞雪壓兵塵放衙吏牘仍難掃拈筆詩篇固有神萬戶簧車天所勞百年藍蓽事方新蹉跎拙政曾何補愧爾青郊待澤人

丙子新正纕蘅寄示元日大雪詩依韵和答　庸庵

卅年久別故鄉春厓洞梅花悵絕塵（丁未冬銜命督川過家上塚戊申元日與唐鄂生丈同謁雪厓洞丁文誠公祠是日大雪忽已卅年矣）舊夢重尋泥有迹佳篇遠寄筆如神懸知歲首瓊瑤集想見門牙政致新黃浦亦逢元日雪勉持寸鐵作詩人（海上元日大雪有詩）

醉司命後一日釋戡以懷纕蘅詩索和次酬並寄纕蘅　次貢

世棄眞如屋角檠朝朝司命奈含醒僅餘吟侶交休絕薄有虛名坐孰驚險韻詩來誇競病短箋字欲剪馨卿（雲仙雜記有人剪牋永興與圓柈書中之馨卿二字換麻一斗）曹倉鄴架分攜後爲問秘書誰共行

吾友麗甸才大令宰崑山時於安亭鎭震川書院廢圃中覓得河東君殘碣二一爲陳雲伯修墓記一爲查撰墓碣文首尾稍缺詞皆駢儷甸才歸石於墓此吾鄉掌故也因賦　子威

十里蘼蕪草色齊一春鶗鴂盡情啼碧城仙館司香尉紅豆村莊賭茗妻已碎璧從鄰邑返有靈碑向墓門題空山二百年岑寂喚起文禽並樹棲手展如臯訪墓圖（鶴亭有訪河東君墓圖）才人好事闢榛蕪耕堂圮尋虞麓拂水巖高見尙湖天上星文鐫姓氏鏡中巾幘辨肌膚長眞夫婿留題筆掘土他年覓得無（甸才跋語尙有第三石刻孫子瀟修墓記文偏覓不可得）

春日仲雲自長安寄眎近詩長句奉懷　仲恂

西笑眞來錦段貽故人不見兩心知和光相嘆陂千頃媚學頻濡墨一池漸近家山遊子老任嗤風柳女郎詞夢回簷溜槽牀注難忘宣南接席時

翠樓吟（乙亥清明前四日寫寄黃棠）　祝南

畫舸清波垂楊院落歡盟儁遊何許扶嬌春力輭笑輕薄輕離輕聚東風無主任劃地流紅還招天妬都塵土嫁桃杏燕鶯休訴最苦過翼年光算借月留雲玉簫遲暮清明妨夢到又驚見穿簾花雨遙峯眉嫵問脈脈青鬢斜陽前路消魂誤倚闌何計不知歸去



凌霄一士隨筆

俞樾於王闓運所撰彭玉麟行狀，除不滿所敘受知高人鑑一節外，「與孫婦彭書」中並謂其「所敘戰功，如沙口沌口一事，與令祖所述亦有不同。」樾撰玉麟神道碑敘此云：

咸豐……五年，湖北巡撫胡公林翼攻武昌，賊閉城不出，水軍無所事，自沙口還沌口，道經武昌漢陽，冠礮雷鳴，萬聲同發。公所乘船桅折，船覆，公墜於水。或以三版船拯之，力挽不起，則水中有抱持公足者。舟人呼曰『速釋手，此統領也！』公在水中閧然曰：『此時豈顧統領邪！』已而並出水，則抱足者卽本船司柁者也。公笑罵曰『若知是爾，我提擲數丈外矣！』公當生死之際，猶從容談笑如此。

頗趣，可與闓運彭狀暨「湘軍志」中此節參看。

樾「與孫婦彭書」謂『昨得令弟佩芝之書，託作墓銘，……吾衰且病，此等大題目，恐不勝任。竊意王益吾祭酒，本令祖舊友，又是同鄉，何不託渠作之？如必欲吾作，當更博考參稽，非可率爾操觚也。』蓋嘗推王先謙爲玉麟作墓志銘，後乃自撰玉麟神道碑，墓志銘則郭嵩燾王闓運各有一篇。

玉麟諡剛直，頗異常格。樾撰神道碑謂『易名之典，略其功業而獨表其性情，上之於公有特鑒矣。敬本斯意而爲之銘。』銘詞云：

人之生直，其爲氣剛，剛則近仁，直大以方。明明天子，知公特詳，錫此二字，紀於太常。公之故舊，私議其旁：情性似矣，功業未彰。豈知功業，非公獨長，卽在當時，並稱彭楊，至於情性，日月爭光，睥睨宇宙，笑傲侯王，直如矢笴，剛若劍鋩。同時元老，命名孔臧，曾曰文正，左曰文襄，歷觀史策，後先相望，公曰剛直，自古未嘗。皇朝諡法，稽

之舊章，曰剛曰直，莫克兼當，惟帝知公，特筆褒揚，傳千百世，久而彌芳，朝野共識，婦豎不忘，辟除魑魅，激發忠良，剛直之澤，永永無疆。

就剛直之謚發揮，詳人所略，而亦題中應有之義也。

閻運彭狀，洋洋萬言，詳記生平事蹟，而所爲墓志銘，則三四百字之短文耳。略敘世系後，以「公承先德，功位烜隆，行狀登於國史，勛績紀於賜碑，薄海周知，固無述矣，」一筆帶過，其下卽以感慨纏綿之辭，寫其鬱抑孤憤之態云：

爰起孤幼，有志功名，及履崇高，超然富貴，然其遭際，世所難堪。始則升斗無資，終則帷房悼影。但恥於侘傺，一從豪宕，吳音楚服，炯然冰映。其用兵也，衆所疑議，飄然赴之；其辭官也，人所咨趄，倏然去之。常患咯血，乃維縱酒，孤行畸意，寓之詩耑。客或過其扁舟，窺其廬榻，蕭寥獨旦，終身羈旅而已。不知者羨其厚福，其知者傷其薄命。由君子觀之，可謂獨立不懼者也。晚遘海氛，起防南越，自謂得其死所，乃復動見扳纏，因積悲勞，加之瘴毒，重感末疾，遂以沈彌。……埋憂地下，鬱鬱千年，宜泐幽詞，以畢深恨。

雖若偏鋒，而情文相生，低回靡已，誠文家之逸調，亦史筆之雋辭，不僅與所撰行狀避複而已也。（銘詞亦頗遒美。）

醒醉生（聞卽汪康年）「莊諧選錄」卷六云：『近見某武員到任後謝恩摺，內有云：「伏念奴才一介武夫，毫無知識，從軍襄鄂，轉戰函秦，枕戈馳宛洛東西，負弩徧皖江南北，決眥伏三軍之氣，由行伍而擢材官，裹創留百戰之身，歷將領而膺專閫。前此總戎畿輔，愧無保障之功；卽今移鎮中州，更被溫綸之寵。查河南居天下要衝之地，歸德實豫東門戶之區，與江蘇安徽山東諸行省面面皆依輔車，凡練兵緝盜籌邊諸大端，事事均關緊要云云。」讀之似自謙，又似自負，良由武員多不識字，此等奏摺，大約係營中貼寫及庸劣文案所爲，故措辭不免失體耳。』按此摺固未爲佳構，然亦不必詆之太甚。「似自謙又似自負」在謝恩摺中不爲特異。蓋有功者必自謙無功而摺中卻每有鋪敘功績之語也。如彭玉麟同治三年八月十七日「謝賞世職並加太子

少銜恩摺」有云：『伏念臣早陪釁序，謬列戎旃，溯夫癸丑之年，始造舟於衡郡，甲寅之歲，初試戰於湘潭，嗣是攻克鄂城，長驅田鎮，回援楚北，馳救江西，破湖口之名區，剗潯陽之劇寇，以洎鑿兵安慶，決策蕪湖，斷鐵鎖於西梁，耀金戈於東壩，三山鎮下，九洑州頭，雖無役之不從，實靡功之可錄。荷兩朝之恩遇，躋九列之崇班，曾未報於涓埃，久抱慚於夙夜。』歷敘成勞，可謂有聲有色矣，而忽申之以「靡功可錄」「未報涓埃」由自負落至自謙，不亦近於兀突乎？玉麟在並時將帥中，尙爲能文者，奏摺多出自撰，（其光緒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巡閱事竣請開缺開除差使摺」有云：『臣前後在軍數十年，百事躬親，未用幫辦。……臣以寒士始，願以寒士終，曾經奏明在案，故力薄不能延幕友幫助。』兪樾序其奏稿，謂：『公雖以戰功顯，而翰墨固其所長，歷中外，幕無僚友，上而朝廷章奏，下而與友朋書札，皆手自屬稿，不假手於人。』似其奏摺均自撰也。惟又按玉麟與郭崑燾書有云：『兩奉密諭，均應速復，因臥病稍滯，而不學無術，兼之心緒惡劣，神智昏昧，言莫達意，姑毋論其文也，擬就起程並復奏附片二稿節略，先專弁祈我兄鴻才斧削潤色，或以復奏爲正摺，起程爲附，應如何始妥當之處，敬求代爲斟酌。』又書有云：『倏奉兩江並通商大臣之命，恭讀之下，惶悚不知所爲，與其才疎任大，貽害將來，莫若陳情懇辭獲罪今日之爲甘耳。茲忽忽書節略一紙，專呈我兄台覽，懇求代作一稿。』又書有云：『此次奉准開兩江署缺，仍溫諭責成巡閱江海，不知要謝恩否。如須要此，俟奉到明諭，卽當具摺前進，惟不才不文，不知謝摺

體裁何似，茲抄來邸報上諭，乞檢閱，求代擬一稿』則亦非完全不假手於人，特自撰者爲多耳。其與崑燾各書，見崑燾子慶蕃所輯「名賢手札」）且號爲質實，而詞令如此，某武員之謝摺云云，更無足怪。

又玉麟光緒九年三月初二日「辭兵部尚書摺，」既云『前年仰沐皇太后皇上殊恩，厚予京察，至今愧悚，寢饋未安，乃忽被非常寵命，無已有加，愧悚彌深，震驚莫措。』是言恩寵逾量，非所敢當也；而接下即云『伏思我皇上用舍黜陟，自有權衡：或以臣補授兵部侍郎，在金陵未復以前，至今已念有餘年，資格似應與考績之列；或以臣辭兵部侍郎，奉巡閱長江之命，至今又十有餘載，敍勞似可在升擢之中。此自是朝廷論官授職之宜，至公無私。』則又代上設想，頗認爲當然之舉，且若有淹滯之感者。其下乃復以『……臣雖巡閱江海之防，究皆僅治其末，而未能治其本，日夜疚心，深虞罪戾。即此侍郎虛聲，已覺忝竊，清夜慙惶，若復加官進秩，豈不致朝廷有濫賞之愆？左右思維，功既不足以掩罪，何敢復飾罪以爲功？才既不足以當官，何敢復受官以溺職？病既不足以履任，何敢復虛職任以忝榮名？』等語，歸入懇辭之意。蓋先似自謙，繼似自負，後又似自謙云。

靈魂受傷者

——監房手記之二——

屈軼

四月底的天氣，竟像大暑天一樣的悶熱。水門汀轉了潮；人獃在監房裏，如同蒸在蒸籠裏的饅頭，軟做了一堆。

我無力地吐着急促的氣息，靠坐在裏手屋角上。

同房的，是個賣老菱的小販。在暗夜裏走過冷落的鮑朋路，給那抄靶子的包探帶了來，就算作是嫌疑犯了。但沒有人能指證他曾經偷過什麽，或者搶劫過什麽。他的案子也就這麽的一天天擱下來了。

他有一張黑色的瓢兒臉。堅實的兩臂，顯出他與生活搏鬪的痕跡。他很少說話；但他一開口時，總帶着極端的憎恨與熱情。兩條濃黑的眉毛，就舞劍似的掀動着。在他的感情裏彷彿沒有中庸與平和。他曾經向我敘述過他那販賣菱的經過。我知道他對於生活，確有大胆而固執的鬪爭精神。這叫執筆爲文自鳴得意却在威權面前發抖的卑劣的我聽來，感到十分羞愧。即如此刻監房的潮溼與氣悶，對於他可竟絲毫不在心中，且還有像詩人仰臥草地看悠悠的白雲一般的坦然氣概。

我們就這麽的，在兩種不同的心情之下，沉默地坐着。

突然，總門外發出一陣鏘郎鏘郎的金屬的碰擊聲。我驚悼着。楞起兩眼，瞧着他。他抱着膝頭，直着頸子，眼光直穿鐵格子射去。彷彿我們都在詢問：「又是誰要被吊去拷問了？」對於這未來的運命，雖然我們一樣地關心；但我是神經質的，而他却是機警的。

總門豁喇喇打開了。接着又撲通的合上。隨後，就是外國頭腦的皮鞋聲，驕傲而響亮地在廊下害害發響。

「一件件的脫下來！」

又是那略帶女人聲腔的差捕，在對新來的犯人，下命搜查身體了。我們一聽到這聲音，就可閉着眼想出：一個精光的身體，抱着一把破衣，彷彿一隻落荒的野獸，在吆喝聲中給追進籠子裏來。

外國頭腦鏘郎鏘郎地拋着鑰匙，走到我們的監房外面來。他彷彿沒有瞧到我們蹐壁角的坐着，大意地打開鐵柵門。

在他那手影上下揮動之間，一個滾胖的像隻白毛紅皮豬似的身段，就滾球也似的，給那紫銅臉的差捕一脚踢進來了。

『滾進去!』

『哇……!』

兩種聲音同時的發出。監房裏的空氣，馬上來一下發抖似的震動。接着外國頭腦再揮動一下手臂，鐵柵門又豁喇喇的合上：彷彿銳尖的虎齒又囓斷了一條活鮮鮮的生命了。

皮鞋聲照舊響亮而驕傲地遠揚着去。

『你再叫!我揍死你!』

在鐵柵門外獃了老一會兒，兩眼送着那發出驕傲的聲音的皮鞋後影的，紫銅臉的差捕，這時回頭向鐵柵裏這位叫喊者這麼威嚇着。

鐵柵裏的這個慢慢兒直起圓筒似的身體，抖擻一下發油的肥肉，一連串的笑着說：

『哈哈哈!你打我，我就叫!你罵我，我就笑!哈哈哈!那可還不够好嗎?』

說着他伸了伸分不出位置的胖頸子，拖出一條紅舌子。

『你再笑!——快把衣服穿起來?』

差捕無可奈何地罵着。尖着鷄屁眼似的嘴子，抑制着笑聲終於也搖了搖頭，逕自走了。

鐵柵裏的一個，一下子可做夢似的呆住了。他瞧瞧自己身上，又瞧瞧威風十足地走着去的差捕的後影。我們這個新來的同難者拍一下大腿嘎的尖聲的笑出。從衣堆裏拾起褲子穿上。他就馬上擺出君子隨遇而安的態度，連這裏是個監房也記不起來似地很自然的對我們笑笑說：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花頭，関住幾個月，不就完事。』

他說着。這聲音，可叫人想起初換黃毛的鴨子的叫聲：是種色情文化盛行以來，我們可以透過那些塗着「年虹燈」「藕絲的臂」的書頁子的背後而聽到的聲音。看他那高高地提起褲襠，兜着褲子，擺着大屁股一搖一動的樣子，又彷彿在這滑溜的水門汀上跳起什麼舞來了。

他一走近我們的時候，我的吃驚可更大了。我將怎樣來形容他這種出奇的神色呢：一張爛黃色的塊黑塊紫的臉子，安放在彷彿比頭部還要大過一倍的簡直是發脹的頸子上。褲襠這回已經高高地掩在齊奶子的胸部那裏，但把他那女人似的奶子，磨石似的肩膀，牛皮燈籠似的手臂，全箍得打足氣的皮球似的了。在他右臂和肩膀相連之處，還分明地顯着一塊塊的血印和青腫。——這可叫我在「生命」的名義下，投入他的靈魂的深處，而共嘗着他的肉體的苦痛似的悲憫起來了。我就兩眼不放地瞧着他這傷處。

『那是打傷的呀!』也許是靈魂的共感吧。他彷彿覺察出我的心情，但却帶着辯護的口氣安慰我似的說。『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我還是痛苦地瞧着他有幾處一大塊的青腫，襯着鷄冠花似的一塊血斑。有幾處却裂着口，用血汚堵住，現在那血汚彷彿乾了。而褲子上的血跡，又是斑斑點點的。——他看着我老瞧着他，覺得不安了。於是用左手拍拍他那傷處表示並不傷痛。且還轉過背去，面對着我坐下了。

『那可沒有什麼，要偷人家東西，總得挨人家打呀!』他說着，又哈哈的拖出一聲驕傲的笑。

『哦!』我禁不住兩眼瞠然了。這可就是軟弱的人類中之最軟弱的耶穌的精神嗎?雖然有時不免以行為反抗舊社會，然而結局上，却在舊社會的習俗道德，武裝法律之前低頭受縛了!以你的血去作贖罪祭吧，愚蠢的偉大者呵!不自覺的埋沒在聖經賢傳里的受傷的靈魂呵!……

『那麼你怎麼讓人家打得那麼厲害呢?』我還是不安地問着他。

『怎麼打得那麼厲害?——不算厲害呢。』他抖動着胖頸子，彷彿要說出一大串似的。『——還祇用柴爿打的呢。哪哪哪，是這麼個粗的柴爿。……昨天夜裏曖曖我到塘山路順德里一家同鄉家去偷東西。哪哪哪，正在我伏下門邊用傢伙撬門時候，不料撞見了別人，就給他一把抱住，大喊捉賊起來

……唔……咳咳咳！……一霎時弄堂裏緊滿了人，其中有一個——唔……』他喉頭更沙啞了。但還聽得清他那每個字的吐音。『看來倒是個打賊的老手，他就拿了一條柴爿，在我背上狠命的抽。這時，準是我鬼迷了心，眞奇怪，竟一聲也不叫了。也許爲了那個女的；但也許希望他們抽够了後，會放了我。……可是他媽的，他們竟放我到這裏來了。——前面寫字間籠子裏，足足就上了半夜……』

『哼！那你眞是個笨賊了。』突然在我們談話中間，那久久沉默的賣老菱的瓢兒臉，譏諷似的插上一句，且向他瞥了一眼，接着又自個兒沉住，裝做沒說過這話似的樣子！

『笨賊？——哼！』可是我們的「耶穌，」却像傷了他英雄的心似的以極其肉紅色的聲調咆哮起來。他站起。回瞥了那瓢兒臉一眼。『笨賊！哼！我做賊也做了十來年啦！我撐開過好幾個碼頭，從姜山到寧波，到鎭海，現在是在上海。哼，不是我誇口：就說寧波，還有那個「馬快」不曉得我張阿生。讓燒紅的鐵絲揷過屁眼，上過猴子燈，喝過椒湯，還吃過三年牢飯。資格也不算不老啦！你不用說、在寧波那樁竊案，不向我頭上頂！這麼着，沒法子，一脚撐開碼頭，到鎭海。……現在，在上海……唔，混了兩三年，破案還是第一遭！你能說我笨！哼，……』

『不笨不笨！』我的感情，突然複雜起來。對眼前這個英雄：憐他？恨他？還是可惜他？——然而最後，我對他的感情，却騰出了一塊空白。我笑了笑。彷彿對付一匹頑劣的狗子似的，搭着他順毛，誇着他『我也是寧波人，我就知道你是個寧波的小時遷——天字第一號的竊賊張阿生！』我說着，還掄起一個大拇指，向他面前晃了晃。

『眞的！你知道我——我是個寧波的小時遷嗎？』於是這卑劣的靈魂，在我這回「正名」之下，快樂得發跳了。他跳了跳，挨我坐下，抖動兩下胖得發滾的肩膀、用極其低輕的沙聲「順音」下去。『實在呢，這回事情，該是我自己昏了頭，我跟你說吧……』

『唔！那麼你說呀！』我無意地回着。瞧着陰暗而慘淒的屋頂：彷彿在這屋頂上流走着都市的鬧聲：人聲，叫賣聲，電車汽車聲，跟那也許是從我家鄉流來的，也許夾着我妻子的歎息的風聲……

『是呀！我一定得對你說……』他看着我如夢的臉，儘管自己如夢的說下去。『那是我的一家同鄉呢，同鄉呵，而且還是同村的。他的女兒——嗳，他的女兒喲！——今年有廿三歲啦！眞個是個膘又膘嫩又嫩的——呵喲喲！膘嫩的兒哇……我認得她，我從小就認得她！啊喲喲！膘嫩的兒哇……她要出嫁了，在這個月底竟要出嫁了。家裏嫁妝堆得像山那麼多——啊喲喲！山那麼多，這叫我怎不眼羨？我打聽，我打聽得昨夜裏，她獨自個兒守在屋子裏……啊喲喲！……』

『哎唷！這這說來，你倒還想順手吃塊白漂肉？』突然又有個奇樣的聲音攙進來。我回頭瞧：那賣老菱的臉上，現出一絲閃爍的彷彿有些什麼希求又有些什麼欠缺的微光。於是我拍拍這回像鴨子似的歌唱着：『膘嫩的兒哇』的英雄的肩膀說：

『別管他，說你的吧！』

『是呀，說我的——膘嫩的兒哇！一個小姑娘，一睡熟了覺，就像麵粉桿在麵餅裏，貼熟燒焦都不管。這可還不都由我。祇要我一進門，屋子裏就祇我是皇帝。還用說那些綢羅綾緞，就是白漂肉，就是那白漂肉——啊喲喲！膘嫩的兒哇！——可是，那知道：（突然他換了腔調，彷彿唱起紹興戲來了！）我一番心計呀全落空！跑來個同弄的狗雜雜。一聲哄動呀——四鄰坊，縛脚縛手抽得我四肢痛！——啊喲喲！這難道也是我命該如此嗎？——今年行的是個牢監運……』

這回，他的肉紅色的聲音，彷彿開了裂；在裂縫裏流着綠色的苦水。我空白的心，又爲他發了一陣冷，禁不住又用手去輕輕地摸一摸他傷的痕。

『倒底痛不痛呢？』我還婉委地問着他。

『什麼？痛——』他從迷失中回醒過來。馬上怫然地拂開我的手。他生氣了。然而他却用拳頭兆賊自己似的，打着自己的前肩膀。發出打在棉胎上似的哺呀哺的聲音。在他的拳頭起伏之間，又顯得那前肩膀十分自在舒適而又有彈力。『哼！』於是他悼悼然說着。『你就是提我一輩子吧，我也不會感到些兒痛的。倒是要就心的是：你提得累死了，我倒還活得挺自在呢！——眞的呀！』他又蹲在我面前，放低聲音說。『不過在平時，我做賊一給捉住，他們總要提我；而我呢，也總得叫。他們用「拳頭」做勳武傢伙我用「叫」做勳武傢伙。他們提一下，我就叫一聲。他們提得越起勁，我也就叫得越起勁。——這時候，我就像個橡皮叫娃娃，一捏一聲叫，自己也做不得主了。昨晚挨提，我可沒叫，那是爲的怕在那個姑娘面前丟醜呀。可是剛才差捕踢我一脚，我就叫了一聲。如其他會踢過去，我準也會叫過去！』

『那麼，叫喊就是你頂好的戰術了。』

『哼！——什麼戰術不戰術，我不懂。我祇知道做賊該挨打，挨打總得叫。這是一二三四五，順手撐船兒！』

『那麼你不做賊，不就不挨打了？』

『什麼？』他跳了起來。圓筒似的身子就在溼溜溜的水門汀上盪，全像水上的浮筒，在浪花裏打晃。

『嘻——』但那個竇老菱的却向我射了一眼。我頓時悟到了自己的話中的破綻。我心裏一冷，像受了箭傷。我似乎不待他的解答了。然而他打晃了一會，還是說下去。

『那就是你叫我不要活！』他向我拋了一眼。『做賊是我的行當，我也知道這是不正當的行當。但我還得做。我做，我應該挨打；要挨打，我總得叫。要叫——』

『要叫！你就得上西牢！』竇老菱的又尖了他一句，站起來，走向鐵柵去了。

『上西牢·哼！沒什麼！沒什麼！』

他搖搖頭，對我裝出個鬼臉，醜惡地一笑，逕自胡謅着一套：『膘嫩的兒哇……，』又在溼溜溜的水門汀上打旋了。

不知怎的，這時，我竟全身發起熱來。悶熱而潮溼的牢房，益發使我安身不住。我是浸沉於愛憎漩渦裏的人。我若不能一輩子熱愛這世界，我情願一輩子憎恨這世界。就讓世界摒棄我於世界之外吧。我若不能從人生中喝到蜜糖，我情願嘗着不能下嚥的胆汁。即使我斷了最後的一口氣的時候，我還是要把這未曾喝盡的胆汁伴着氣喝下去。因此，我有理由來憎恨：裝作白布似的天眞，讓「社會老人」在那上面潑滿汚點，而又不甘自己毀滅，在「社會老人」回過頭去時候，偷偷地伸手到別人身上去摸一把，叫別人染上同樣的黑汚的人。爲了這，我現在要求於自己的是：以更大的勇氣與矜持，來憎恨我眼裏極小的，小得不佔位置的一粒沙子。……

日子還是像一條懶蛇，從溼漉漉的草縫中爬了過去。監房裏越來越充滿了一種膿瘡潰爛似的腥氣。我足趾間發着釘心熬肺的奇痒。我越搓越感到興奮，彷彿每支神經末梢，都在向皮膚外放射出來——一種生命的消滅與放射的痛快。然而竇老菱的那個同難者，總怪我不够安定，警告着我，叫我別那麼老搓着足趾。有一次，他竟從牆上刮下些石灰，叫我放在足趾間殺痒。這火燒似的劇烈的痛楚，倒使我感到生命昇華了的快感。但相反的，我却討厭這位以作賊爲英雄事業的肥猪。他這幾天來，竟越來越安，就越來越高興了。他整天價拍着簡直是顯示自己的恥辱的血跡斑斑的衣服，抖着過分剩餘的圓筒似的身體，這邊那邊的不住的蹉。彷彿要佔領這全個監房，既不停脚也不停嘴。監房中每一塊水門汀，每一塊牆壁，每一枝鐵柵，全都變做他的聽衆；他就這麼的一股正經地說着唱着他光榮的歷史，他生命的浩歌。他像要叫世界裏一切的人，知道他生活得如何自然而且安適。……沒錢的時候，

他就在大白天，會竄入別人家裏，隨便取下衣架上的衣服穿上，拿着案上的鐘錶或什麼，去上當店去。……上海這麼大的地面，彷彿有的就是他資取生活的寶藏的處所。他從東頭偷到西頭，從西頭偷到東頭；他也從東頭玩到西頭，從西頭玩到東頭。他不論在法界、華界、或是公共租界，都是無往而不利的行施着他那鼠子的技倆。即使他真到了偷無可偷的時候，那在他，則也毫不在意。他可讓自己的身子，躺在路角任何一堆的垃圾堆上，流着餓涎去數天上星星的數目。然而一年中他總有極其得手的幾回：

『那時候啊——！』他一說到這種時候，厚眼皮下的細眼，就突然發起綠來。肉紅色的沙聲，發揚得成栗色的了。喉頭間，就像有圓珠似的青痰在上下滾着。『我得揀一件上好的衣服留下，自己穿戴起來，手放在衣袋裏，鏘郎鏘郎地拋着洋鈿，角子，上大世界去。……我在那裏，撩女人：高興起來，出幾毛錢向愛多亞路小旅館借個乾鋪，一兩元錢殺上隻野鷄。……這麼着，我又得一夜幹到天亮，幹它個死去活來。哈哈哈，這可多便宜呀，做人無非這兩樁：有吃，有幹，可還不够開心？我真想不透那些蠢頭子，爲什麼一定要弄個雌的來：又得給她吃，又得給她穿，又得借房子給她住，還可多麼不合算！我是情願像水一般的流，流到那裏，算到那裏；碰在岩石上也好，落在旋渦裏也好，總之是：——啊喲喲！膘嫩的兒哇……唔！唔唔！……』

他說着說着，又把手拍到那隻受傷的肩膀去。帶着原始性的老牛舐犢似的神情，撫着他這神聖的傷痕，高傲地跳動起來。但那像隻老蝦蟆蹲着的另一個同難者，這時可『啊呀！呸！』的吐了口唾沫，鄙夷地向他瞥了一眼，惡狠狠的說：

『你可別把梅毒傳給我們呵！』

『哈哈哈！』他馬上放肆地接着笑起來。圓胖的肚子一掀動，捲着的褲檔鬆了勁，褲子盡的溜下來。他毫無羞恥地說，『你瞧，梅毒在那裏？梅毒，哼！它會找上我們做賊的嗎？不叫我用一股火勁燒死它，連梅毒都沒得做，可不算哪！』

我這時沉入在另一種的思慮裏：這難道也是命定的，社會製造了一批受難者，卻叫另一批受難者去加重她們的苦難。他們或她們中間，全像安之若素的結着相互戕賊的關係，再也不會掀起相互憐憫的感情，進一步發生了共同憎惡，負擔起更大的工作。

『那麼，你可不想一想，一個孤弱的女子，讓你這麼無情的作踐，不是不應該的嗎？』我於是憤恨地叫了起來。

『不應該嗎？——作踐嗎？』他站定，展開粗劣的笑容：『唉！你老哥，可又在講聖書了。是我作踐她們嗎？還是她們要我作踐呢？沒人作踐她們，她們就活不下去。她們要活，就樂意別人這麼作踐呀！……我又沒賴過她們的賬。反正現錢交易，講明一塊是一塊，兩塊是兩塊。不缺一隻角。但幹呢，總得讓我幹過通氣。……哈哈哈！老哥！你別掉書袋子。野鷄總歸是野鷄，得讓人作踐。賊總歸是賊，也得挨人打，讓人拖來坐牢監。這才叫做『人不虧我，我不虧人！』我是從不跟巡捕老爺頂個硬，跟物主喊句冤枉。她們呢，可能向我出錢主喊苦不成？越叫她們受苦，我才越感快樂咧！……』

接着，他就放浪的一笑，儘蹺他的去了。我馬上變作一塊拋在眞理的海外的石頭，肅然僵住，靜默了。賣老菱的那個，這時開始用他那尖銳的眼光，看看我，又看看他。淡然地伸直頸子，往外望去。

這回，被打傷的不是他，而是我。我心裏發酸似的在作痛。在這蒼茫的世界里，全是些被現實的大石所壓碎的潰爛了的靈魂；靈魂雖然收拾起那些貝殼似的靈魂的碎皮，也許還可以補綴成一個整的，但我是顯得多麼無力啊！

夏夜

高植

太太剛剛發過脾氣。吳媽還懷着剛才的悚懼，站在門外侍候着。

房內的電扇嗡嗡地响着。太太在未發脾氣之前，坐在牌桌上的神色很緊張，輸過了三十多塊錢，臉上發紅，牌勢還不轉，便顯得不耐煩；吳媽送冰淇淋上桌時，手上的汗滴了一點在牌桌上，太太心裏因輸錢而生的氣於是爆發起來，將吳媽責備了一頓。

「這樣粗心，沒有長眼睛！吳媽，下去，不要你送，叫徐媽來！」

原是小心翼翼地端着冰淇淋杯向桌上送，竟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手上的汗滴上了太太的馬將台，引起了太太心裏的怒火。「吳媽下去」這句話在她耳朵裏特別响亮，吳媽心中覺得寃屈、氣憤、與慚愧。

第一次被人稱作「吳媽」時，她聽來有些不自然，心中發生一種生疏而不舒服的感覺。這個稱呼給了她一種未準備的驚訝，這是在僱傭關係中由農婦而變爲與主人相對立的僕人這種生活變化所產生的經驗中突然得來的。然而她不得不抑制自己的生疏不習慣的覺感，這種輕微的她不了解的感覺一時就過去了，媒行的人去了以後，她便開始讓自己習慣地去聽這個稱呼。剛才太太又責備道，「吳媽下去，」濃厚羞慚中夾雜着輕淡的怨恨，加之舊經驗的重行喚起，她覺得難堪了，幾乎想躲到下房裏去哭一場。

房內的太太忽然和了一個三翻，連莊上所買的花樣，一共贏回了二十多塊，很高興而又很緊張地算着和數，得意地向輸家說着應付的錢數。太太又喊了一聲，

「吳媽，再舀一杯冰淇淋來。」

她聽了這喚使，連忙進了門，走到冰桶的旁邊。她先是怕太太發了脾氣辭她下工，現在太太又喚使，似乎在和牌後忘記了剛才的脾氣，吳媽於是安了心。她把雙肘在衣襟上轉動地擦了一下，覺得不至再滴汗，然後匆匆地舀了一杯冰淇淋當心地送到太太面前。電風吹着太太頭髮裏的香氣鑽進她的鼻孔，加之她手上的涼快感覺，感官的神經的愉快引起她想嘗一杯冰淇淋的願望，然而她知道這是目前不可能的事，就狠心地壓制自己的欲望，牙齒一咬，舌頭舐着上顎，把口涎向喉嚨裏用力一嚥，勉强地將這個念頭打消了。她把目光從冰淇淋杯上移開，看着各人面前壓在銀元與紅色子碼之下的鈔票，鈔票的角被風吹動着像要飛起來。她覺得這幾位有錢有人伺候的年青太太們是有福的。

吳媽替每個人都加了一杯，年青太太們吃過後，精神提起了一下，又專心地打着牌。吳媽站到房門外，在客室的門檻上坐着。她已經很疲倦，想睡又不敢睡，只得靠着門榜，半眠半醒的，聽着房內的牌聲和嗡嗡的電扇聲。

夏天用電扇是她在這一次做「阿媽」之前向未聽說過的，她從前只知道搧芭蕉扇是揮暑的，在她能搧扇子的時候她便知道銀弟是她的名字。

現在的情形是銀弟出嫁前的想像中所不曾想到的。在她有了少女的敏感和青春的煩惱時，她的見聞中夾雜着幻想，她預覺到各種甘苦滋味。她想結婚後的丈夫對她和愛，她還是照常下田上灶，過時過節便又玩又吃，稍遲，養了孩子，便像鄉村裏最爲人稱道的年青母親們一樣，聽別人說「銀弟的孩子又白又胖，又乖又巧，銀弟眞是福氣。」

在她出嫁的那年，鄉村裏還玩過一次龍燈。夏天，田裏的稻長得黃油油的時候，鄉裏還唱過一次『草台戲。』這時候，她的『吉日』已經擇定，『草台戲』中的情節做了別人取笑她的話柄，她雖聽到別人的諸譏面上羞得發紅，但心裏却有一股愉快得意的感覺。她想到嫁後的日子正像『草台戲』詞中所說的，衣食豐足，夫婦和諧，養個兒子進學堂中狀元。

銀弟出嫁以後，鄉間的情形就不同起來。先來的是一陣蝗災，她帶着一個膨起來的肚皮在田塍上跟別人趕蝗蟲，但蝗羣像落雪般一陣陣在支支聲中落到田裏，綠的稻葉在繼續不斷的吱吱嚼聲中就消失了，在田塍上在田畦間奔走呼號的人都啞了喉嚨由緊張而絕望，終於面上掛着眼淚而低聲地嘆流年不利，銀弟也呆在田塍上流着淚。

漸漸的有許多人家叫窮，有許多人家說日子不如當年容易過。米穀賣不上價錢，常常進城的人也很少到城裏去，進城回鄉的人又都說城裏東西雖好，可是無錢買。田賦加重了，各種各樣的捐、券、債是他們記不清的，聽不懂的。借錢的利息高，但錢却很難借。

許多願意住鄉裏過朴素，辛苦，安靜生活的人開始出門謀生。惹人注意的是趙小三也離開了家，到不知道什麼地方去住了一陣。有人在村上偶而談起來，銀弟坐在門檻上對着初春的太陽洗尿布，聽到胡家發用批評地鄭重的神氣說道，

『趙小三的日子平常過得也不壞，怎麼也想出門了。』

蕭宏道中年的黑面容上露着考慮的神氣，用輕微的懷疑口吻說道，

『他說不定是到什麼地方玩的。難道他還想出門幫工嗎？』

『他說是想做生意，說是想同人在城裏合股，做小生意。可是又沒有錢，又說想幫工。』

蕭宏道用老練的口氣說道，

『幫工也是要先幫到我才幫到他。他說不定眞想在城裏做小生意，轉轉運呢。』

村上的人都想轉轉運，連銀弟也希望她的丈夫轉轉運。附近有匪警，但還在二百里外，雖然銀弟聽別人說到許多關於有匪警地方的新聞而膽寒，銀弟却只懊愁自己嫁前的希望未能實現，過時過節還不如從前快樂，深盼秋收後孩子能够添兩件新衣，這是藏在心中預備只等到桂花一香就向丈夫訴述的。

然而秋天還未來，洪水先來了。沖破了堤垻的洪水在一夜之間就把一片數十里綠油油的田疇變成了白汪汪的湖面，隨稻梗一同淹沒在水裏的是無數農民的汗血，希望，還債的準備，衣食的資源。銀弟家的田因爲地甚高，是半山半圩的田，洪水冲成的新湖的邊正在銀弟家的田面上，低田都淹在水裏，只賸下一小部分高田未被淹去，新湖邊的稻有一半冒在水面上，宛如湖邊的葦草。

銀弟的全家都怕洪水再增高，全家的人在焦慮、巴望、與恐懼中過了八天，水開始退落，冒在低處水面上的房頂也漸漸露出了牆，附近各處有許多哭死者的哀聲，許多房子隨同被淹的稻在水落後也不復站立着了。在淒慘的空氣中，銀弟家收穫了僅能收穫的一點穀子，但未來生活的艱難是不可忽視地顯到目前，不得不躭心了。銀弟想替孩子做新衣的念頭是斷了，丈夫的精神也顯得愁悶起來。

隨冬季氣候的淒涼艱苦一道而來的是生活的艱苦淒涼，穀子雖然收

得少，却不得不將一部分穀子變成錢換買油鹽，飯食中也不得不雜着山芋，荚豆，花生，燕麥，玉蜀黍，而且往往吃不飽。公公進城找事，進了臘月，仍然空手歸家。小叔除卸了放牛撮糞的職務，送到城裏去打雜做短工，只管吃管住，做得好便有賞，却沒有工資。銀弟的孩子已經能够呀呀學語，却長得又瘦又髒，叫着聲音時，顯然像一匹餓瘦了的小貓在啼食。

過年的時候，家裏照樣燒香燒紙，貼了門對，但除夕的飯實在很將就，甾弟的孩子穿的還是不講究。飯後，村上有了關於隣村匪警的消息，說是土匪要鬧得有錢的人過年也過不安，在四鄉一搜一刼。銀弟丈夫聽了並不怕，家裏沒有銀錢，但畢究因爲土匪一來，便過年過不安，家裏總還有些破破碎碎可以蔽體的衣服，心中依然望土匪不要來，用了年飯的蕭宏道來到銀弟家同她的公公談天，說起匪警，又恨又怕地抱怨着，說，

『縣長只曉得派人來攤捐攤債，加田稅，不幫我們打土匪。』

銀弟的公公也不平地怪做縣長的一年不如一年，連連搖頭說道，

『害人害人。當年苦，也沒有這樣的日子，只是要錢，只是逼錢。你看，土匪又來了。』

蕭宏道看着黃色的燈光，牆上模糊的大影子隨着他的頭一同搖動着，很酸澀地說道，

『土匪來吧，把我的債搶去，我就無累了。』

銀弟的公公苦笑起來；蕭宏道也笑了，麻木地看着香爐裏的輕烟。銀弟公公說，

『怎麼會，怎麼會。土匪來就來吧，大家都是自家人，光了難道天上會掉飯下來給我們』

『可不是。總不能那麼想。是不是？』

銀弟的公公點了點頭，但蕭宏道自己却並未想到他覺得『能那麼想』的。

無精彩的新年在寂寞荒涼的鄉村裏毫無聲息地就滑過去。銀弟凍破了的手有了不再更破的希望。沒有人再能發起玩龍燈的盛會，賭場裏也不熱鬧。銀弟帶孩子在土坪上晒太陽時，聽見了天上有軋軋的聲音，立刻便有許多人擠到一起來，仰首向天空看。天上有一個蜻蜓般的東西在飛着，大家口裏驚嘆地說着，頭都慢慢的隨天空蜻蜓般的東西的移動而慢慢移動。

不知誰說了一聲，『是飛機。』於是大家都『飛機！飛機！飛機人在天上飛！』這麼說着，看飛機越遠越小，軋軋的聲音漸漸小得同看不見的飛機一道消失了。看的人七言八語地議論着。

趙小三，三十歲還不到，伶俐高大，正從他們面前走過。他說道，

『你們看見飛機好玩吧？人在天上飛。』

『好玩，好玩。趙三哥，你曉得怎麼上去的？』

『不曉得。不曉得。有一天，我也坐給你們看看。』趙小三從容地向天空瞥了一眼。

銀弟心裏羨慕趙小三這種神氣。小禿子低聲說着，『他配！』

過了元宵節，村上眞的緊張起來。先是說有土匪要來，後來是說有兵隊要來。果然從城裏開來了一連兵，要同民團聯防，鄉裏民團不敢出面，農人們都怕兵駐紮長久，這項供養要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但忽然軍隊又退去了，於是又有人說局勢平靜了，有人說還要來。

一天早晨，銀弟抱着孩子在田塍上看丈夫翻地。太陽暖暖地照着，風雖

然冷却不逼人。忽然，村長從遠處跑來，喘着氣，向銀弟的丈夫說道，「來了，來了，你還不家去！」

銀弟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她丈夫也瞪着眼睛，問了一句，

「什麼事，許三爺？」

「來了，來了，你還不家去！」許三爺喘着氣，又跑開了。

銀弟不明白，但看了許三爺的神氣，知道一定有什麼要緊的事。她丈夫說道，「是匪來了吧。」她聽了，陡然恐懼起來，催着丈夫趕快一道回家問問究竟。

他們回到村上，看見已經有許多人圍繞着許三爺，大家都問是什麼來了。許三爺也弄不清是誰要來，大家心裏很驚恐，面面相覷。有人提起了趙小三也許知道，但趙小三却不知道哪裏去了，大家議論紛紛，恐怖地不安地散開。

一直到黃昏時分，看不見什麼動靜，村上的人又都從不安中轉爲平靜。夜裏，大家都睡着。雞剛叫過頭遍，村上便有了騷動的人聲。話聲，步聲，器具聲越來越鬧，銀弟也從矇矓中醒轉過來，驚慎失措地哭着，向丈夫說道，

「怎麼辦，怎麼辦，跑不跑？」

丈夫也無法，不明白是什麼一回事。銀弟又冷又顫，摸了半天，才把燈點亮。她更加清醒了一點，聽見外邊的人聲更清楚，嘈雜的話聲和匆忙沉重的步伐在寒夜中顯得特別緊張可怕，銀弟越聽越胆寒越打戰，終於連話也說不出口。

她聽見外邊公婆的說話聲，外邊的大門打開了，公婆走了出去。她聽見有人在外邊說，

「你們不要驚慌，不要驚慌，沒有事，不要緊，大家安心。」

儘管是外邊有人說，「不要緊，大家安心，」銀弟的心却安不下來，她還是打顫，還是怕。忽然，空中有槍响，噼然一聲，很清晰响亮，銀弟駭得一聲叫，就退坐到床上，恨不得馬上就鑽進地下去。她丈夫出了房，她怕得更兇，外邊的雜沓人聲更擾亂她的情緒。

她丈夫不久便回來了，說是眞的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要她不要怕。她於是抑制着自己的恐懼情緒，仍然手打顫，替孩子穿了衣服，一同走了出去。外邊黑暗得不見東西，天上飄着風，她覺得異常寒冷，冷風中好像包藏着無限的吃人魔鬼。她諦聽到這裏那裏是人的忽忙談話，匆忙舉止，和一些滴滴澎澎的器械聲，全村子都醒覺了。秩序一直亂到天明，銀弟的恐怖變成了緊張，什麼都使她覺得新鮮，許多話她聽不懂，來的許多人既不像兵那末兇，也不搶什麼。

村長忙了半天還無片刻的休息。銀弟對於那些新來的人越看越不明白，覺得他們像是發了瘋，但他們的行爲和言語並不像是眞的瘋子，銀弟雖然不明白，也偶而可以聽懂一些。

一個銀弟所聽不懂的什麼部設在隣近較大的村子上。那個部裏派了人來找銀弟的公公去，她的公公躊躇了好久，還是決定去，跟着來的兵士模樣的人一道去了。家裏的人很罣念，怕是有人報告了什麼，所以那個部派人來傳訊。銀弟的丈夫去探信，但什麼也聽不到就回來了。

銀弟的婆婆焦急地問道，

「你看他們坐堂沒有？傳問什麼呢？」

這可誰也不明白，兒子還麼默念着要把這意思傳達給母親。母親還是急。又有人進來說那個部裏又派人來把蕭宏道和胡家發傳去了。銀弟婆婆聽了又是一驚。

正在着急的時候，銀弟的公公回來了。她的婆婆連忙問他駭了沒有，坐堂的兇不兇。許多人跟着他一道走進來，他安靜地使人驚奇地說道，

『不坐堂，不坐堂，客客氣氣，隨隨便便。』

銀弟的婆婆愕然看着他，更不明白這是什麽一回事，又問道，

『不坐堂，這成個什麽樣子，有老爺沒有？』

『有，不像老爺。趙小三也在那裏幫忙。』

『喲！』銀弟的婆婆幾乎要大喊起來。她又問道老爺們審問的是什麽。

銀弟的公公說道，『要我把田地報一個賬，說是什麽登記。誰曉得是什麽把戲呢。我心裏眞怕，怕他們要我們的地。他們說只登記不要地，我才放了心。趙小三在那裏很神氣。』

在新鮮而令人持觀望態度的空氣中過了幾天，彷彿開始了新的局面。集鎭的米雖說價錢公道，銀弟家却無錢去買。日子還是依舊，他們家裏的粮草也被那個部裏沒收了。

銀弟在這些日子裏可以聽到綁人遊行的消息。她聽到那些平常她最怕的鄉村要人也會被綁着在集鎭上示衆，覺得那個部眞有些威武。她到集上去看過一次，一個有錢的人被綁了起來，臉上寫了銀弟認不識的字，背上插着一個紙標，有紅有黑，銀弟認不識，看了只覺得有趣。

有一天晚上，全村都轟動了。有一個躲藏着的土豪被人發現了，綁在樹上用刀審。銀弟也跟了人去看熱鬧。樹上綁着一個五十歲左右的男子，全身都脫光了，旁邊站着幾個揹槍執刀的人。執刀的是當地的曾被那個土豪『送進衙門』的人。他們在審他說他有錢不實報。

銀弟在黑夜中看見火把光下的裸體男子，便駭得不敢向前去。忽然執刀人的手裏的刀光一晃，被綁的人呀地狂叫了一聲，銀弟陡然打了一顫，駭得用手蒙住臉，遠處的火把光下的話聲她聽不淸，只聽見別人說『淌紅了，淌紅了，』她不敢看。她不敢一個人單獨走回家，她陷於極端驚恐中。

忽然，被綁的人又狂嘶了一聲，銀弟身邊的一個人說『掉了一大塊。』銀弟心裏不住地顫抖得更兇。有一個到燃火把的地方去了回來的人，說道，

『他們要他說出錢在什麽地方，要他不叫痛，他不聽話。』

許多看的人也爲了這種報復性的殘忍而痛快。銀弟却支持不住心理的緊張，在地上坐下了。看的人都變態地在欣賞着這幕悲劇。忽然，銀弟聽人說道，

『掉了一隻胳膊了。』

銀弟怕得用雙手塞住了耳朵，好久才放。不知道什麽時候她的丈夫也走到人叢中來了，找着了她，帶她一同回了家。這一晚，她在床上不會睡着覺，眼一閤就看見許多可怕的影像。

前前後後殺了好多人，抄了好多家，農事還是照常，麥子從土中長得日高，一切在不覺之間變得更多。

但戰事爆發了，在十數里外地方的槍聲也可以聽到。鄉村裏陷入新的恐怖中。緊張的日子延長了十多天，每天有飛機從天空飛過，但那個部裏還發出命令要人安心。

某夜裏，無聲息地，那個部和在村上的幾個人都走了。大家到第二天早晨才發覺。有人說趙小三跟他們去了，不久也要坐飛機。

過了三天，有兵來了。殺了些無知的農民，燒了幾個村莊，銀弟的家也燬了，孩子也死了。她哭得很兇，在逃難的人羣中帶着眼淚進了城。她哭着，哭着，忽然向前一撞，醒了。

她睜開了眼睛，意識模糊，只聽到房裏太太們的牌聲和嗡嗡的電扇聲。

原文献残缺